

蘇東坡全集

四

大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蘇東坡全集

◆平裝十六册實價二元五角
精裝全四册另加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重編者 崔 龍

發行人 沈 駿 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南京 天津 瀋陽 西安
長沙 漢口 梧州 重慶
濟南 雲南 杭州 廈門
南昌 衡陽 廣州 汕頭
徐州 青島 哈爾濱

大東書局

(材 晉 朱 者 對 校 書 本)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尙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爲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毋益有擾，有司裁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一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一首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

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一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擇朕敷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舍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敘，兵不得解，施舍己責，損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舊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尙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

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後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衝瀆淅水，伊洛瀘澗之屬，亦從而治。潴泐滄導九川，濬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蠲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一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公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

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尙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巖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許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與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去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入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一駉牝三千。一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婪，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仗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淋劑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援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搔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自滋，而弊益煩，刑禁其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幣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奉關之中，又變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鰓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

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非，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非，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一文中子曰：「小雅爲乎衰其周之盛乎？」一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觀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俯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讎而不亂。」一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諱對。

問一君子能補過一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既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非也。曰：「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訖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鄉人之子也。」一棒之干，西齊之屋，眼皆當時之所調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子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生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非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劫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賢，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非也已。」雖然，夫子之道，未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鞫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

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飛，能而稱其改之飛，善矣。則補過者，聖人之徒。鄭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特曰伐。」穀梁：「包人民駝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蔡，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廓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駝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駝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一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一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

或一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或一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一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穀，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敵，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

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零，正也。秋大零，非正也。冬大零，非正也。月零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零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零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零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零書月；一時之旱，故零書時；書零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零，季辛又零，而昭公之零，非旱零也。公羊以爲「又零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零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零，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一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一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一公子遂如周，遂如晉。一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關金以賜魏民，陳湯發兵以誅鄧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皆例也。

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一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一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一初稅畝一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思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一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一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一作三軍」後又書「一會中軍」書

「躋傳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一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敵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十八變而成卦，八變而成小卦。）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一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一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一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一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一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一解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一作「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觀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寶裝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禋之受禋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一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一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一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一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三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一劄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

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粲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祀於洛陽，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舜，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一時褚元暹、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一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春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獨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辭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

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圓丘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一有「商」字）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一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一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杼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郊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

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低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序秩，周禮之四時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後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枚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

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鑒旨，令集議官集議開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年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致爭。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有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血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害，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齟齬，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姚岳穢性，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誤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寶華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弟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難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

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戎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取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積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始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憶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愛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一併一使，一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使義修厲，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力排之，及充出鎮秦豫，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還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爲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

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輟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縣榜（附一本作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尙寬簡，守令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惻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權之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憮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一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雍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爲誦，歲一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爲，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

犯入已賊，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一懷德惟寧，宗子維城。一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瀾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常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悻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篋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費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

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將沉。臣之衰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旋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豐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鹿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蒞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尊。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旣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飭，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効至大，封爵未允，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有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代呂申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有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洽，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殺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穿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傅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熾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虛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入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濇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

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子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纆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貴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糴，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入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

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表狀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旣進而歲功成；八風不蕪，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恭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耀之光；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債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遊，魏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昵，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旣聯於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齋房。皇帝陛下，舜

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覩燦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后賀正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歷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日，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擇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愛臣辱，主辱臣死。大臣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而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噦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重罰而不忘也。願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駢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曾窮辭屈，扼頭鼠竄，頰頰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一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特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懲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願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伎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虜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蓄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君耳之聽哉？」漢王曰：「善。」乃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噴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

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一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因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勝，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費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額，楚之境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一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願吾所讎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蒞臨其父，聊快於一時，况與之歸耶？」一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繼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

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一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一侯公曰：一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己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一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一侯公曰：一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罟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竄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竊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寡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寡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寡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一項王曰：一孤所以厚漢者，亦至矣！然去軻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爲圖，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一侯公曰：一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問之，臣意天禍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一前日太公播越於

外，羈旅敵軍，獲侍盥沐，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勃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間，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怨與，環繼乎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威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一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毋，將以還陵也，而其毋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勃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毋，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悲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毋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者，且厭兵，尙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乎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擗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一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曠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遺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利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黥銳，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居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敗孤之志，咸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歷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轍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其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宜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取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一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一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一白首如新。

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璧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子兄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笮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璧乎？孔文舉與楊徙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兢兢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貺臨，海寓寧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懼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願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昇于冲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奠輯上儀，奉壘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旣右烈考，於時風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祜齊我思，成侍臣劬子惻楚，旣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閔休，宣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卽阼之踰年。

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縟，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

元祐二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願治。迺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已來，久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伸眷去季，克已自持，協氣無疵。切慮四方獄行，寃滯尚多。工役煩興，人言胥怨。鬱成繆鑿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思，以召善氣。云云。於戲！燭災祇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入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經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旣醉以酒，共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胖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倫敘，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吳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黜蕞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廡法部。幸獲望靈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上進口號。

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
令下風雷常有信，時來草木豈知仁？
璿璣已正三堦泰，玉璫初知九奏純；
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
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韶齔之童，亦遂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
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故飲食盡忠，臣心而遊豫爲諸侯度。方邇日之攝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啓壁門，肅陳燕豆，共惟皇帝陛下，道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纒攬羣材，蓋天授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獻以寶符。顧良辰樂事之難并，宜羣臣嘉賓之並集。廣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樂九成，固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以髡鬣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羣優之技。綏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隊名瑞日明歌扇，仙臚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聳觀；顧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九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蠶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後樂此。伏維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秦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維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少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優之戲。再調絲竹，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尙觀顧步之餘。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真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姒，德配唐虞。上推願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後，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莫計春秋。臣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効樂語之陳詩。

媯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計年。甲子會逢三朔旦，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地方知禍有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覩榮華之美。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爰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鐘隱地，竦萬目之觀瞻。寶與徐民，長爲佳話！

一新桂石壯嚴闈，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尙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荼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

今朝薄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但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識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釀。伏以某人女耶，蒼梧仙裔，南海真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鏡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蘗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組千峰，笙簧萬嶺。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再天風之引步；此興不淺，烟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畫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况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盡鼓鼙，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卷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遷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共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壽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薑、薺、若蘆菔、若蘆菔、若蒜，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不，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蒸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茶，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甕，熟赤豆與梗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贛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若常從極處回，醜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齋，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內寶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豬肉頌

淨洗錯，少着水，柴頭竈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齋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巖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巖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着藥攻，寒將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奇！奇！奇！大奇！一盤羹，勸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痾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麼。

贊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投其天乎？其將爲不再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遊戲此世，而特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名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旣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苴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斗，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鳥，擁髻顧影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

夜夢虜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子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子雲戲予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六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萊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東莞資福寺再生柏贊

生石首肯，鬚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柏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蘊於名義。東京之士尙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文武忠靈，靈堂如春。中有樛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爲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蝶嚙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蝶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而我百穀。

題王霽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髻，耳卓剌。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是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

猶所立如此，而况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擲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附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蕭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益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乃爲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况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畫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執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飧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

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旣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井引）（卽師子屏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爲甘露寺，有詩云：「破板陸生畫，青貌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再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顙，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窗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子言。

鬻體贊

黃沙枯鬻體，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情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鬢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不受刀傷。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額；（音權輔骨也）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損；是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一作「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轆」一作「駭」）如火自蒸；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替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數（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蒼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怒」）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卽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曇秀作六偈，述龐公事，東坡讀而首肯之，爲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嗇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蒿，性如鷹鷹；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國與冥。被髮撫劍，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注然天膠，涌其冷；汰選妙士，守蒼扁。備然真

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備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唏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同，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彼蕭蕭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子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普照王贊（卽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作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募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黹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

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鸚而一鶴？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與中國棄于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子者，黃魯直。

王頤端硯銘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漚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綾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錄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擧舟而飄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卽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敬，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納以諸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淨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一作雪浪齋銘）（井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一作「蜀」）兩孫當世（一作「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古今畫水唯作平遠細皴，獨有孫知微畫活水，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盧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鷹亦無蒼，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敘）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澠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春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澠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一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澠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顧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一作「兩河」）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并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入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稿麴，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并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泉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澆，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桄榔庵銘（并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僦息于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巔聳，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氣瘴霧，吞吐呼吸。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

岷峨非塵，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之。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一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一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子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入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辨汝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洿彼濫觴，蛙跳儵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圻雷解。坐使此邦，盡爲兩川。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闕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尺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澗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入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咳，弇則鬱，長甫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寶。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寶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糶。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雲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歇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攪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于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灤上。

漁榔

襁褓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闕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鷗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榔。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刃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界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子。爲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并敘）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毳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其發墨無貯水虞。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願子安取。仰疴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子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冀九淵之神龍，湧淵滯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鶴城之南麓，摧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整鬣。爰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蠶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現。歌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球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蝨。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啓

求婚啓

結縞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閨。賦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風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濟，假塗治境，卽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愛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翬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寶被其鈞陶（二字一作「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

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穎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恩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遂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臺。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才簡上心，名高省闕，暨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重鹿，按臨封部。少奉諄言之末，得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答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思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鎮。敢緣厚德，尙許兼容。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願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攬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天聽之卑，乃辱麗書之賜。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帥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已羞，故衆人皆樂以善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祗服訓詞，益修吏職。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固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材，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某之不肖，與在下風。願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某亦恃有執事之英鑒，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際至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願當時之所悅，渺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懷府之優閑。再枉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博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屢朝。體河嶽之兼容，納涓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竄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爲感激，難盡敷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驚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慚，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爲大澤。尙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爲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將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擁節常山，遠邁長城之備；朝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仲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偉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隳，勉知策厲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旣！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歷既頌，蓋履端歸餘之歲；郡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時」）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考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歷既頌，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爽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蔭。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爲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紆於誠意。卽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疎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敲尙熾，忝對未期。伏冀精頤，別卽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閫，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秘近之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卽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思子告，暫優三最之勤；商夢懷人，方俟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爲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疎傳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濯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驚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役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後知天意。凡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履信體仁，秉德直義，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門牆，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暮告以日；卜長觀之黃禊，史書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磔攘以餞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嗣歲。在時爲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謝無階。頌咏之深，敷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什鼓，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己，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邇無世祿之嫌，遠絕法衡之禁。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爲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爲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枚與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願妄庸，敢論疇昔。旣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闕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春三吳之疲民，因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涓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爲喜幸，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拔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明，遠繼父兄之業；早緣

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林之素，寫述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便，欣謠頌之藹然；臧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爲，知伐柯之不遠，其爲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鹿廡，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漑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瞻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况；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入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稜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候星言而風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竇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蔭，舉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愾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帥，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荆棘之棲。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官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一作「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在華絨。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祗率邦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絨膝，過形謙抑。其爲感忭，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旌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遠辱移書之重，益慚爲具之疎。卽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惟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作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旣！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部，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卽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撥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懼悚。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美績。議法造令，久裨於廟謨；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其爲厚幸，未易究陳！（「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選，粲列星之經躔；華使周爰，凜外臺之風采。」）

回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齋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備，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願慚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謝右史啓

此者誤被聖恩，軫及棄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旣多，則功不可徵；職旣榮，而責尤當重。願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入。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頓增愧慚。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爭號揚延，士識上心之所向；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

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夏。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奉違。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皆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繼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緊疎逃，所獨詠歌？惟民間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途，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捐己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蓋爾憑生，猶知助頌。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屢。永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苴，彫朽業朽。出都見日，去益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廷。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技」）以相誇；王公大人，願雕蟲而自笑。舊學

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煥弊。常切憫嗟。苟非常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閭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師。一作一宗一。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一欲聞一。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特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嗜。一作一平一。昔所欲一作一歎一。於今遂忘。某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素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一入一。之舉。誠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籬楚之地。雖識思之所自。願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一不知所措一。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願於無堪。寧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運變者恐人村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願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

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計，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後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勸吾君，以伊周之事，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一以堯至一大猷，五十字一本件一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

下財啓

風緣契好，獲諧婚姻。願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雁之儀。庶微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閱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修，卿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倍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閭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達仁鹿，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載，儀表一方。議論信於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既常荷於兼容；勉厲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索，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

臧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湖右，更竊寵榮。願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律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鄰，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優息江湖，尙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大中公）

伏以拜恩王庭，畧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忭。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爲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

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卷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聞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亮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翫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爲此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路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一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

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去讒厲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與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

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鬣，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共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一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率非令典。漢武遣綉衣直指，何帝遣八使，皆以守宰領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避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頽廢，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査漏田。時張說楊珣皇甫瑒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命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部省而公卿以下，權勢不敢異辭。陛下令政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竄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多不服，或致侮謾，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

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謬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澁且糞，長我禾黍。」一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攢利，蓋略盡矣。今徒擊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太煩擾。凡所擊剽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中陳，或官司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受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備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用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克衝前顧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宣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懦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以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戒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

千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東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

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一民盡樂爲一，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一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推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捐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遞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一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以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行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建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

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預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鎔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遊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一空一）僵仆無日，天下之劫，與此無異。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考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一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奸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一用兵則十出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文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

享其利，燒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國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番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聲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聲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聲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真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言，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若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慌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

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接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虛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設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前，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託，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聲。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循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一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惡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

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尊，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堯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桀，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爲，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入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或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共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鉗竭則孽取，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部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共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直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入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

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治，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錢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鬻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盜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窟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鑿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權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奔飲酒，無所不至，窮若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遣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章，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

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一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闕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贖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書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鯀爲之制。今

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察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一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蠶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悲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軍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

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黃允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加幾，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避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澤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徵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覩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獨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爲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風，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繫

者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章，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驚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鱗，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譜，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虜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頌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筆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痛

憊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縷，可以靜而不動，可以蓄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一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闔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關，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

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奉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側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作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愛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昔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

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蓬，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藏也。士之賢，不肯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善人，而荆之遺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荆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最聞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矣。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刻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鄙能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遣。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資，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衷之，想見聞此，欣然指畫盡。

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改，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豈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寶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亦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諒存焉，建節施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化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宜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作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清

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慮，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來使點瀉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詢許之，使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願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葦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綉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殫，新弊復作。大者鑄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軾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爲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厚誦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軾不爲有司之所排，實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謝范舍人書

右軾嘗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歸入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鄉鄰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有孟氏入朝，民始負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閣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嘗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一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

之人試之，並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之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飭修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爲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道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伴，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

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善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視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卒，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旣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其旣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甚懼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是平人，邢夔妄意，其爲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卽免矣。」一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來歸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省記中，行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某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遺錄，黃甫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臂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輕重相違，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在，尙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某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某材術短淺，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熙寧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持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費常平米十入萬石，得米卽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於爲鴛鴦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焚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者，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某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

訴風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而官吏皆來見，某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某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恤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某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京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某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某之疲憊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悚，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廨宇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某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

此兩弊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徼熙寧流弊之禍，上戶有米者，皆斷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中，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某近以本州廩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脩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入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廩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廩宇弊壞已甚，不可不脩，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廩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某愚慮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以一而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極何補於事，兼某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太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緩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帖錢雇人，

兇年入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

與章子厚書

某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密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愛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狼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留一飧，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慮祿相絕，恐年

載聞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受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真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堯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勸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能毋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溼，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溼，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一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

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蓋禱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王庠書

某啓：某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愛，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書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一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屬勃，則恐不然。利物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稼穡，猶凡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規，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同，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宣，某再拜。

又一首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密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貴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誦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旣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苟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尙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某啓：惠兵蠶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密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樹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費，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遺骨復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

雲井二者，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蛙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尋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壺之興。想尋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一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宜某再拜。」

與吳秀水書

某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某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以煉氣服藥爲土苴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懼矣。」夫南方雖號爲瘴厲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慮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韓諸子，皆有理辭，氣奮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而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僂足遠來，又致酒

頽海物菘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告人哉？感愧厚意，無以爲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知僕汎掃身心，澡滌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所已得，而詞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目昏不謹，某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達，亟辱問訊，具密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蓄縉紳，自還湖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一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宇某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曾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作帥）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慮。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懼，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閉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發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奉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維，維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淪盟，但恐縉兒驚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前茅，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優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馬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面賞其高強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己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蒂，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防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冒氣壯健。安道數朱砂膏，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予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

者，但此言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遞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頗堪憐想，知極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闕數年，索我閱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松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若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之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答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爲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卽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峴巒，令竟化於廩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瑤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不唯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况於嶺外，唯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倏然清境，計尊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壑，幸更著鞭，多讀史書，仍手自抄爲妙，造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娛老，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十一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瞻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廣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貴於某可乎？東漢虞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泯沒之理，足下但以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某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懼欣踴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

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寧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况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况於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卹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罪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穿之中方其困急時算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懼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難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言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慙慙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窗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旣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猶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合，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卽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聞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遂去耳。久不聞餘論，頓躑無所措，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宥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齋居內，觀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爲造人，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乎？餘非而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在草鞋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於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常少，思念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論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邪？更與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二篇，及新詩碑刻，廢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爲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爲小字，寫草書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校教及時，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罽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轡，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

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嗛嗛。

答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吾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疴，所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喜如之？昔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兒子，由龔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事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漢東漕餉，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生爲本，殆無出此者。稽中散云：一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一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慶。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未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年矣，卽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卽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寶錄讀之感，噫自聞變故，卽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苟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

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漢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某謫居已逾年，諸况粗掃，倘藉苦樂，念念于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寶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言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費，乃吾介夫遺意，謹性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膏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忭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慙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川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適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示論開處來，此相聚，雖爲不幸，然窺逐中，唯欲親故，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然敬其人，欲作集引，亦不終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字文叔書已領，諸兒爲學頗長，迨自宜興寄詩文字，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雅節哀自重。

卷十一 記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掣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馨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

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游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力，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渴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鋪磬，鋪磬文章，可悅耳目，如人善博，口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願我今世作是僞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拜，而說僞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其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須更相說，我今說此僞，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富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一以無所得故而得。一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一以無所得故而得。一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一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釣履，掃畫壇，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釣履，掃畫壇，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

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書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遠，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會（一作「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懲此三十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竟，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州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適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

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埋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一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以及于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余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撼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褒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過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室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其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入石氏生九子自宣城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人竊伴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一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終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蛇骨于池者金身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萬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虞墉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疢驅攘螟蟲開闢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葦其露度公之居具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愛民」）民無傷農（「民」字一本作「无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奉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助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并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恆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宇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百三十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于歸成，瀆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一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流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

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聖哲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鎮、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靡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每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讀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密矣。」一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存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膏妻愴若或見之，譬如繫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蜀世掃糝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東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雞卜羞我觴。於

祭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佳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堂，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俠子，容南圭復完好之。

遺愛亭記（代巢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最樸樸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頰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一則此人意，蓋在頰頰間也。僂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體，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一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疎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冲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尙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貴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愛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鬘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坵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

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爲獸，魚鱉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官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漸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曰：立酒，且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爲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扎癢，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綈，夏而纈，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閉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

大治，似睡鄉焉。降及魏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微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仲遊焉。騰虛空，乘雲霧，辛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竊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翛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間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銷誅，豪俊將軍，乃羸身汗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金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拖王霸之略，著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關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墨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未涸，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大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埋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語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屬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鬲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盜，常與京師言法華，嚙頌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遊，盜以謂盡得我道，盜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盡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大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舟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巖礮，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

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善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難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謫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妍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甚奇，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子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

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聞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子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子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冢宰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村寺故光祿卿李澄居弟，祿山陷東都，澄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愛修善歌，聞於時。及澄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褙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澤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誅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吟風不舉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幸公真信士，然俗緣未

蓋真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萬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頗冗，頗爲刪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都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瓊名，從之游。因隙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權。」瓊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街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層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于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藁葬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陶之，而欲其中空滿，是坐恆山而葺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一。」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別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滌耳，豈當歸之哉？」瓊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俸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無破須知，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爲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瓊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即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清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理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董，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舉。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尙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札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昔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欽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處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

事耳！雖食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多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之，文塵垢而目頗憐，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曰：「碑，胡人初不知書，索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頗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騁欲聞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有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乎何人哉！」遂棄其經，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次曰馬，頗始來鄭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慙而內淳，稍長去襁，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麕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

吾聞人多矣！昔人夢賚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一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主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或溷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馮遂臭之矣。則客歸矣，尙可與合氏子爭乎？一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一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游游博俚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敗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一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大史公曰：里諺有云：一果蔬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一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蕩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愼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費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喞然謂之曰：

一詩與子論事。甘曰：唯唯！一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一曰：一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割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一曰：一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曰：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虜虜制栢梅福輩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甘曰：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一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一於是羣臣皆伏歲終，言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甘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一女無好醜，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一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違，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免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一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感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輩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一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一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一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一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刊知猶未詳也。一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一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一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一嘉以皂囊上封

事，天子見之，曰：「吾久旣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植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槩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有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歐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訕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歐嗾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寘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此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尙書。尙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于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遠去闕中。旣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繭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思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浮慮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一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夫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

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微，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叢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旣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謂之美，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疎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澄水湯先生游，旣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奉，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圖由、蔡甲、肥鄉、羊頤、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曰吳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患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旣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曰吁，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餒，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

卽無息。一因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爲尙食矣！中美曰：「吾爲尙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候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卨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苗，募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湖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越，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旌，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文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積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

廢佛利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簪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一制曰一可一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一詔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變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安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產將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入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宣長小心厥篚相望大具南金五朝昏亂國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洽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官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學律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固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直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璉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一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

未有銘，君遠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一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王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已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祝文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瞶者，可以使挾耳，以奔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同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難倫，高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德以作鎮者，五嶽之神也。天爲真君，帝爲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某叨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虛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謝靈貺！

秋賽二首

惟神聰明，爲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况農事之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蠲潔之儀，冀報有年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與慈率，一拯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因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慧光照臨，陰沍消復；採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某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微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觀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斂其新。迨茲秋暘，載穫載春；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厚；盡勅兩官，遣止其靈。旣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霖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素盛；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電，於稼則傷。稼將有秋，民飢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賜；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爲沴；寢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羣俗；以下音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寶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款辟容；輒傾涓潔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霧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再一勾，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消寸而已；如燔與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爲期。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乎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爲耕候，維爾有神，實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於寒飢。草木昆蟲，悉罹其虐；並走羣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專，惟我大士，舍法分無爲，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寶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乎神，卽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蝻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止所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洲塔文

淮南東西，連澤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某移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尙矜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海真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文

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入懷暵虛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爲國，俯念輿民，燃香霽以禱祈，對龍湫而壑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荇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上，民命係焉，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己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千，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爲陽是逢，始殫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祿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豕。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嚴；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

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者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待二奴，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社公壻也。社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涓灑更守壽春，已而涓守襄陽，灑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涓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爲尚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涓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涓不已，後涓四十五日，子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于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慚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以親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生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灑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涓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爲軍判官，之閔早卒，之舟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愉，之梯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丑，曾孫女五人。灑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子爲從母子，而子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續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迥，未期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盡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衲油鑽裏，恁把心肝燥；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似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從橫，不相留。

礙直從已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神杓報，盡而止，止不先乎，於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朔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峰供養，乃說偈曰。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世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及復，認此爲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生炭，從炭生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善烏銅鑑，圍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像，乃捨爲佛心鑑，且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眉山蘇軾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于黃崗，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曰。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于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予欲于燕宣室是傲，俾彼臣朔，辟戟趨陛，嚮奉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慚斯闔。黃也揚解，杜舉得名，殿檻勿轉，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蘇東坡東坡續集終

蘇東坡志林序

東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紀元祐紹聖二十年中所身歷事；其間或名臣勳業，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僊伎術，片語單詞，諧謔縱浪，無不畢具。而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危困厄之狀，亦既略備；然而襟期寥廓，風流輝映，雖當羣口見嫉，投荒瀕死之日，而灑然有以自適其適，固有不爲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余友湯君雲孫，博學好古，其文詞甚類長公，嘗手錄是編，刻未竟，而會病卒；余子開美，因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爲校定訛謬，得數百言。庶幾湯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當時，其趨趨於世途，鞿縛於窮愁者，亦略可見云！

萬曆乙未海虞趙用賢撰

蘇東坡志林序

蘇東坡志林目錄

卷一

記遊	一
記過合浦	一
逸人游浙東	一
記承天夜游	一
游沙湖	二
記游松江	二
游白水書付過	二
記游廬山	三
記游松風亭	三
僧耳夜書	三
黃州憶王子立	四
黎椽子	四
記劉原父語	四
懷古	五

廣武歎	五
塗巷小兒聽三國語	五
修養	五
養生說	五
論雨井水	六
論修養帖寄子由	六
導引語	七
錄趙貧子語	七
養生難在去慾	七
陽丹訣	八
陰丹訣	八
樂天燒丹	八
贈張鷟	八
記三養	九
謝魯元翰寄煖肚餅	九
辟穀說	九

記服絹	○
記養黃中	○
疾病	○
子瞻患赤眼	○
治眼齒	○
龐安常耳聾	○
夢寐	一
記夢參寥茶詩	一
記夢賦詩	一
記子由夢	一
記子由夢塔	二
夢中作祭春牛文	二
夢中論左傳	二
夢中作靴銘	三
記夢	三
夢南軒	四
措大喫飯	四
題李巖老	四

學問	一四
記六一語	一五
命分	一五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一五
馬夢得同歲	一五
人生有定分	一五
送別	一五
別子開	一六
曇秀相別	一六
別王子直	一六
別石塔	一六
別姜君	一六
別文甫子辯	一七
卷二	
祭祀	一七
八蜡三代之戲禮	一七
記朝斗	一七

兵略	一八
匈奴全兵	一八
入陣圖	一八
時事	一八
唐村老人言	一八
記告訐事	一九
官職	一九
記講筵	一九
禁同省往來	二〇
記盛度誥詞	二〇
張平叔制詞	二〇
致仕	二一
請廣陵	二一
買田求歸	二一
賀下不賀上	二一
隱逸	二二
書楊朴事	二二
白雲居士	二二

佛教	二二
讀壇經	二二
改觀音呪	二三
誦經帖	二三
誦金剛經帖	二三
僧伽何國人	二三
袁宏論佛說	二四
道釋	二四
贈邵道士	二四
書李若之事	二四
記蘇佛兒語	二五
記道人戲語	二五
陸道士能詩	二五
朱氏子出家	二五
壽禪師放生	二六
僧正兼州博士	二六
卓契順禪話	二六
僧文輩食名	二六

本秀非浮圖之福.....二七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二七

異事上.....二八

王烈石髓.....二八

記道人問真.....二八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二九

記羅浮異境.....二九

東坡昇僊.....三〇

黃僕射.....三〇

冲退處士.....三〇

臞仙帖.....三一

記鬼.....三一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三一

道士張易簡.....三二

辨附語.....三二

三老語.....三二

桃花悟道.....三三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三三

卷三

異事下.....三三

朱炎學禪.....三三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三四

冢中棄兒吸蟾氣.....三四

石普見奴為祟.....三五

陳昱被冥吏誤追.....三五

記異.....三五

猪母佛.....三六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三六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三六

先夫人不許發藏.....三七

太白山舊封公爵.....三七

記范蜀公遺事.....三八

記張憨子.....三八

記女僊.....三八

池魚踊起.....三八

孫抃見異人	三九
修身曆	三九
技術	三九
醫生	四〇
論醫和語	四〇
記與歐公語	四〇
參寥求醫	四一
王元龍治大風方	四一
延年術	四一
單廉孫兆	四二
僧相歐陽公	四二
記真君籤	四二
信道智法說	四二
記筮卦	四三
費孝先卦影	四三
記天心正法呪	四三
辨五星聚東井	四四
四民	四四

論貧士	四四
梁賈說	四四
梁工說	四五
女妾	四六
賈氏五不可	四六
賈婆娑薦昌朝	四六
石崇家婢	四六
盜賊	四六
盜不劫幸秀才酒	四七
梁上君子	四七
夷狄	四七
曹瑋語王巖元昊爲中國患	四七
高麗	四八
高麗公案	四八
古述	四八
鐵墓厄臺	四八

卷四

黃州隋永安郡……………四九

漢講堂……………四九

記樊山……………四九

赤壁洞穴……………四九

玉石……………五〇

辨真玉……………五〇

紅絲石……………五〇

井河……………五〇

筒井用水輔法……………五〇

汧河斗門……………五一

卜居……………五一

太行卜居……………五一

范蜀公呼我卜鄰……………五一

合江樓下戲……………五一

名西閣……………五二

亭堂……………五二

臨臯閑題……………五二

名容安亭……………五二

陳氏草堂……………五二

雪堂問潘邠老……………五三

人物……………五五

堯舜之事……………五五

論漢高祖羹頤侯事……………五五

武帝踞廁見衛青……………五五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五六

跋李主詞……………五六

真宗仁宗之信任……………五六

孔子誅少正卯……………五七

戲書顏回事……………五七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五七

顏蠋巧於安貧……………五七

張儀欺楚商於地……………五八

趙堯設計代周昌……………五八

黃霸以鷓為神爵……………五八

王嘉輕減法律……………五九

李邦直言周瑜……………五九

朱勃遜之·····	五九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五九
郗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六〇
論桓範陳宮·····	六〇
錄溫嶠問郭文語·····	六〇
劉伯倫·····	六一
房瑄陳濤斜事·····	六一
張華鷓鴣賦·····	六一
王濟王愷·····	六一
王夷甫·····	六一
衛瓘欲廢晉惠帝·····	六二
裴頠對武帝·····	六二
劉凝之沈麟士·····	六二
柳宗元敢爲誕妄·····	六三

卷五

論古·····	六三
武王非聖人·····	六三

周東遷失計·····	六四
秦拙取楚·····	六五
秦廢封建·····	六六
論子胥種蠡·····	六七
論魯三桓·····	六八
司馬遷二大罪·····	六九
論范增·····	七〇
游士失職之禍·····	七一
趙高李斯·····	七二
攝主·····	七四
隱公不幸·····	七五
七德八戒·····	七六

蘇東坡志林目錄

蘇東坡志林

卷一

記游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船橋。或勸乘蜚，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講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泉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

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澗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而歸。

記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懼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亭夜坐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入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甚

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棗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游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里，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備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澹耳夜書

己卯上元，余在儻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夏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黃州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黎檬子

吾故人黎鏗，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真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闔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

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尙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廣武嘆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一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感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養生說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入，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論雨井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為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况所謂玄者乎？

論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醫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醫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醫；固不可於醫中求明，即不可言醫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癡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僮，警策孔君，不覺犇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聲飛

灰火如猪嘶狗鳴，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鳴裏面，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惠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心，如珠在淵；衆人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子嘗與其語，故錄之。

養生難在去慾

昨日太守楊君柔，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蕘，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陽丹訣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瀾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爐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盡爲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卻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欲，若不絕慾，其砂不結。

陰丹訣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並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少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卽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食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燒丹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贈張鶚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人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爲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二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卻以見還。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僞不遺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

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服絹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飯耶？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爲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作養黃中之氣。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疾病

子瞻患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痞，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爲私記云。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日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龐安常耳聵

蘇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此條見前遊沙湖內重出）

夢寐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記夢賦詩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緜緜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記子由夢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過子。

記子由夢塔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閑報爲笑耳。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麻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三不護。」

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夢中作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閒，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記夢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完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方苦臥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葢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葢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弔德公楚泗間，乃爲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予甚領其意。或曰：「真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廚。」予曰：「真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尙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葍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旣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措大喫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題李巖老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吾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鏡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學問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同歲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竟醉；案上
有此佳紙，故爲作草書數紙，過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釀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相別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它無著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
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庾州觀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
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別石塔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著是博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別姜君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守姜君來儋耳，與子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遺日，獨此二事，日和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別文甫子辯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真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一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謁尾高邱以望之，髯婦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遷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卷二

祭祀

入蜡三代之戲禮

入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者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八陣圖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繩，繩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子就視，皆卵石漫，優不可辨，甚可怪也。

時事

唐村老人言

僊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烝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

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子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記告訐事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爲畿邑，上殿論奏：「賊可滅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寶錄。」

官職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數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答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尙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瀆淵。

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穀觶之牛，以爲是心足以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遠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一賦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燭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籬省，與中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記盛度誥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錢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送，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取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餘殿中，時軾方論周禮擅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張平叔制詞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乎？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請廣陵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四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願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願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隱逸

書楊朴事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願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搞項黃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佛教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尙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記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令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搥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可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蘇仲甫聞之孫景修言：「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礪，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礪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飢渴之念，卽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饋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飢，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僧伽何國人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僮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曰：「余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

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道釋

贈邵道士

一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入萬四千。此義出禪巖，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辛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生，一此言有理，靈固有道者耶？」呂猶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一猶曰：「夫人得疾十年，豈

可介平令起耶？一靈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幸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記蘇佛兒語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聞兒嘗賣茶之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伴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一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能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僧正兼州博士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種世衡知青澗城，無以_{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子其權，不責其專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輩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浸花」，鷄爲「鑽雞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本秀非浮圖之福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噓枯吹生，亦非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徇徇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

妙摠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歎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歎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麤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子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詞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秀州空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愛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詞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能僧備

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鳥可之寒。子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子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可愛，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關黎，皆子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子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子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怏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子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一問所欲幹者？」子無以答之，默念吳越多名僧，與子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子意，且謂道子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尙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上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穉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
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姪直又甚於退之也。

記道人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涪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慈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爲涪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甚得重晚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爲異人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一唐僧契虛，遇人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一沖虛觀後有米真人刺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

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處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嘗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一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黃僕射

庾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冲退處士

章督字隱之，本閩人，遷於城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督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

持東岳寄來書。一誓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祭果死，其子襁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當，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富，策舉首。」已而果然。

臞仙帖

司馬相如諸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鳥賦，其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記鬼

秦太虛言：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銜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一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之記。」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生死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隱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

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壁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入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旣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入，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煉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契嵩釋師常曠，人莫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嘗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曠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一塔墓所在。一曰：「我師昔有毒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毒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院林，以銅爲棺，何有安以毒塔爲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冢中棄兒吸蟾氣

富彥國在荆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窾，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飢渴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蠶、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蠶則能不食，不食

則壽；此千歲蝦蟇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一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拍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號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一道。」

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者，邀入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一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旣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先夫人不許發藏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爲紗穀行。一日，二婢子鬻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襪，覆以爲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襪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襪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暗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一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一軾愧而止。

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一境內可禱者。一云：一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一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一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一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一龍

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范蜀公遺事

字力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一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子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記女僊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釣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僊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羣鳥獸者，託於箕帚，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繞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圍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孫抃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蕪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姓，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樓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巖下，髮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與之。旣返，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修身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子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醫生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論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一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拖牙，爲拖工手汗所漬，刮末雜丹砂，扶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一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襲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

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參寥求醫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曰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一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驥孫兆

蜀人單驥者，舉進士不第，願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問，資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爲刺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驥，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聲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驥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昏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一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昏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記真君籤

沖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見善勤修學。一敬再拜受教，誓莊子養生一篇，致有厲之意，不敢廢，遂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嵩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信道智法說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度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不得延。一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一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一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怨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記筮卦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而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一益之初六變爲家人。其繇曰：一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一家人之繇曰：一家人利女貞。一象曰：一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一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一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是信也。

四民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冷冷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風瘤，瘳之蝨蟻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

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怪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餽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欬；獻披巾櫛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僥而忤，仰而歎曰：「一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妾者，不棄憔悴。子以無孳歸，我以有瘳逐，嗚呼！墮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脈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恥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峰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場，空地爲爐，外爐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養，以既濟風火相濟，而瓦礫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子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東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日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鎗於鉛汞，室廬盡於鉛錘，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繼繼而其效不進。至者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一居士曰：「朽牆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牆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世其中

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一竟爲羣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鱉，一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婆婆薦昌朝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嘗曾薦昌朝，非吾仁宗感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廳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盜不劫幸秀才酒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藏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數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一官人識其意，即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覩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一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曹瑋語王巖元昊爲中國患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巖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巖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情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子盍自今學兵講邊事。』巖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巖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巖之孫爲子由壻，故知之。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垢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睚眦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高麗公案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卷四

古迹

鐵墓厄臺

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一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

散弩臺以控黃巾者。一此說爲近之。

黃州隋永安郡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書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此！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一不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掩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掩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堤。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菴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亂於樊口，得一豹見者，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于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洞穴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鵝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一不知何時人，非邈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玉石

辨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礪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替者。真玉須定州破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紅絲石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盤盃。」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筒井用水韜法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涪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圓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積入淡水，則鹹

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窳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轆，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居。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葺衣簞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

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煩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廬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名，不知可否？

亭堂

臨臯閑題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陳氏草堂

茲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邱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雪堂問潘邠老（名大臨）

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脊，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瓊顯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暝，相相然若有所適，而方輿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子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蠅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脊，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子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患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踢感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

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一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子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視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談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南望而還，攢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入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適而優，不寒而凜，溼漉其肌膚，淋漓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趨起利害之途，猖狂愛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候，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爭，姑置之以待後論。子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今春草齊，雪堂之左右，今斜徑微。雪堂之上，今有碩人之頤頤，考擊於此，今芒鞋而葛衣，搥清泉，今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今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

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今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轡。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今，我共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願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人物

堯舜之事

夫學者載籍極博，備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計由，由不受，取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一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工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輒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候，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輒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武帝踞廁見衛青

也。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楚孝王薨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蕪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跋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桀，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真宗仁宗之信任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一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以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一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與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觸拍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

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戲書顏回事

顏回草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稌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一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一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爲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蠲巧於安貧

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蠲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

清靜真正以自娛。一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鈍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入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入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商於地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獲，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趙堯設計代周昌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趙王貴強，相試周昌為可。一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代昌，爾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黃霸以鵠為神爵

吾先君友人史繩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為搜小數，陋哉！穎川

鳳皇蓋可疑也。謂以鵠爲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虛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祭戲，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一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減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朱勃遜之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饒蔑一言，得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蘇東坡志林卷四

劉昫聞言，須臾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受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邳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邳超雖不桓溫腹心，以其父情也。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驚。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一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愾大怒曰：「小子死晚矣！一更不復哭矣。苦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論桓範陳宮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驛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尙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書。

錄溫嶠問郭文語

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鶻。」

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卽郭生之舊。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卽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房瑄陳濤斜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鑑，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辨，以待熱洛河疎矣。

張華鷓鴣賦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入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

王濟王愷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

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借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慚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衛瓘欲廢晉惠帝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立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魄爾。

裴頡對武帝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寶告。裴頡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劉凝之沈麟士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一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

當如滕士，不當如疑之也。

柳宗元敢爲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於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於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 恭墓誌云。

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嘗罪湯，武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故意焉。曰：「大哉魏，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

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一然則臣王乎？一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周東遷失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

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聲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強，願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拙取楚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

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恃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代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虛不閱歲，如晉取虜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郟齊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郟齊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為晉，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郟，晉之平吳，隨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廢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繆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一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

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而君之雖欲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置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廳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爲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其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知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子胥種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紫烏青首，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走狗烹子，可以法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樂斂積財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

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而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之言。

論魯三桓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章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亦亡。季氏之忌刻，恆害

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一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一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一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僭，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司馬遷二大罪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

險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取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敗游之所，致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解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露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佛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棄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爲喙，而縱酒色，所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殺增歸卒伍。一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乎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游士失職之禍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宮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六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

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其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宦，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俛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候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餓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趙高李斯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殺，讀高從道病，使蒙殺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請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帳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道病殺，故高亦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殺，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狂獸，未有不裂肝碎膽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堪一二於千萬，以致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隕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如僕熏腐之徒，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一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祖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慘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執堯舜而駕馭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命，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對斬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

之過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攝主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了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了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謬，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向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節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難養之。』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主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十一矣。自漢周鄧不能無識，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

謂也。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隱公不幸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窺、裘吾將耆焉。一懼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

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七德八戒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聲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于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于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管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晉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慕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常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致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

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也；天下豪傑，其可勝飭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被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稜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加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蘇東坡志林終

蘇東坡志林卷五

蘇東坡艾子雜說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國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蓋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癒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戒王問之，故感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蝸蟬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球，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齊地多寒，春深，求竿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蓆一筐，以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以饗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甌，腸致臍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一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入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費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尙少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壤，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犖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令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卽目，經大行，接輶轅，下武關，遠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伐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路，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卽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質之？」曰：「眉上五角，犖目光爛然，鼻直口哆，豐頤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鎮宅獅子也。」

艾子爲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於猥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魯滑釐出逢嬖媪，揖而問。」

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媪有大疑，願質於子。」滑釐曰：「媪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媪曰：「馬鬣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鬣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媪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鬣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媪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卽入見田巴曰：「適出嬖媪問以鬣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媪申之以鬣順爲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媪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俯首久之，乃以行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墼三尺，芋茨不藟，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飴土器，食糲糲羹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願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鈞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願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眇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恆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遠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囊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緡線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縮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鵲，買一兔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兔不能飛，投於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兔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鵲，可以獵兔耳，乃鴨耶？』兔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腳手，可以擲得他兔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雖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穰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尙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懼而不敢甯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彼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狂，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

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鞵棺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對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輩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疊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伶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敘而行，傲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日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

慨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擱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擱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鼈，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鰕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厭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羸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麩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入陰事，恐取則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卒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旣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褌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貶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褌。」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又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旣出鑊，東帶將出。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滅刻官柴，猶有可更求。枉法豹皮褌。』」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旣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又

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須臾，不曰一首也。一言「吾誤矣。昨日因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首。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寃，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攪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繪秋至冬，多雨潦，即賣指日攪，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攪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卻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惟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攪，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寃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卻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與倒過耳。」

秦既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喜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王禮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必可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甘旨，必謂甚有籌畫，原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尙裏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其勢，以其紗相粘爲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壅門，以是多愆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尙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嗷嗷久之。艾子因曰：「

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凡國之重事，乃關與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鐘，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鐘之重，五百人可扛，人衆均擊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卻費銅鐵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之時，見閻羅王詰貴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變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乏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問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

蘇東坡艾子雜說終

蘇東坡仇池筆記序

筆記於志林，表裏書也；先大夫既已序志林而刻之矣。茲於曾公類說中復得此兩卷，其與志林並見者，得三十六則，去其文而存其題，庶無複辭，亦不廢若原書；此余刻筆記意也。竊謂長公才具七斗，遊戲翰墨，皆成文章，故片紙隻字，無非斷圭折璧。才既高而節復峻，此足以起忤矣；况復嗽嗽不勝，其睥睨一世，則側目而擲揄之者，固將甘心焉；而相公廡壞，殆以柄國者爲繁矣，士固可殺不可辱也。議新法未必傷柄人之心，然此等語不足以徹髓耶？夫荆公固士也，學雖僻而奈何辱之哉？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乎？刻筆記。萬曆壬寅孟夏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蘇東坡仇池筆記序

蘇東坡仇池筆記目錄

卷上

論文選	一
三殤	一
日月蝕	一
中宮太一	一
八陣圖詩	一
不伎之誠信於異類	二
陽關三疊	二
磨蝎爲身宮（見志林一卷）	二
治齒治目（見志林一卷）	二
老子解	二
三疊詩	二
蕙花會	三
弄胡孫（見志林四卷）	三
治大風方（見志林三卷）	三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酒名	三
論詩	三
禁同省往來（見志林二卷）	三
劉原父語（見志林一卷）	三
谿洞畫李師中像	三
韓玉汝李金吾	三
舒公封荆公	四
以意改書	四
書秋雨詩	四
杜子美詩	四
子美詩外有事在	五
歸去來詞（見志林三卷）	五
孟郊詩（見志林三卷）（并見論貧士則中）	五
白樂天詩	五
成相	五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擬作	五
薑多食損智	六
石墨	六
桃笙	六
池魚（見志林三卷）	
耳白於面（見志林三卷）	六
如夢詞	六
論物理	七
木蠹	七
小兒吸蟾蜍氣（見志林三卷）	
奴爲祟（見志林三卷）	
附語（見志林二卷）	七
晉人書	七
隱者楊朴（見志林二卷）	
古鏡	七
剖桃核得雄黃（見志林三卷）	
研光帽	八
戴松鬪牛	八

鵝有二能	八
戒殺	八
論醫	八
黎稼子（見志林一卷）	
服井花水（見志林一卷）	
費孝先卦影（見志林三卷）	
看茶啜墨	九
正獻公焚聖語	九
賈婆娑（見志林三卷）	
世有顯人	九
論柳宗元（見志林四卷）	
論金土同價	一〇
青苗錢（見志林二卷）	
巫蠱	一〇
字謎	一〇
論墨	一〇
佛菩薩語	一〇
李赤詩	一一

論茶	一一
魯直詩文	一一
論漆	一一
二紅飯	一一
大禹周公	一二
卷下		
論設醴	一二
服松脂	一二
孔北海	一二
梁賈（見志林三卷）	一二
雞唱	一三
晉卿墨	一三
徐仲車二反	一三
論漢武帝（見志林四卷）	一三
硬黃臨二王書	一三
魯直詩	一三
寶應民（見志林二卷）	一三

佛受戒平寃	一三
君謨書	一四
張子野詩	一四
林擒詩	一四
鳳唳研	一四
李十八草書	一四
楊凝式書	一四
杜甫詩	一五
與曇秀倡和	一五
與可拾詩	一五
論董秦	一五
樂天燒丹（見志林一卷）	一五
盤遊飯谷董羹	一五
參寥詩（見志林一卷）	一五
責猪頭頌	一六
菘草詩	一六
採艾	一六
治內障眼	一六

潘谷墨……………一六

雪堂義尊……………一六

顏魯公論逸少字……………一七

歐公書……………一七

荆公書……………一七

真人之心……………一七

搬運法……………一七

勤修善果……………一七

衆狗不悅……………一八

三老人問年（見志林二卷）……………一八

夢韓魏公……………一八

真一酒……………一八

法報化三身（見志林二卷）……………一八

蒸豚詩……………一八

儋耳地獄（見志林二卷）……………一九

五穀耗地氣……………一九

論菊……………一九

本秀二僧（見志林二卷）……………一九

梅詢非君子（見志林四卷）……………

吳育不相（見志林四卷并上條見真宗仁宗之信任內）……………

時無英雄儒子成名（見志林一卷）……………

永洛之役……………一九

二李優劣……………一九

太尉足香……………二〇

西征途中詩……………二〇

招高麗（見志林三卷）……………二〇

易書論語說……………二〇

太極真人（見志林三卷）……………二〇

論金鹽……………二〇

放生他碑……………二一

三駿馬……………二一

誦金剛經（見志林二卷）……………二一

神清洞……………二一

論杜甫杜鵑詩……………二一

轅釜（見志林四卷）……………二一

論淳于髡	二二
竹雌雄	二二
論殺	二二
廣利王召	二二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蘇東坡仇池筆記目錄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上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常。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僞，今日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強作解事也。

三殤

幸善註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荒陋者也。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穉，而注乃謂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爲殤，此類甚多。

日月蝕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中宮太一（庫本徐鈔作乙下同）

杜子美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舉世不曉其義，而妄者以爲唐有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太一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又有「南海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入陣圖詩

予嘗夢杜子美云：「世人誤會入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

恨不滅吳，非也。我意本為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

不伎之誠信於異類

予少時，書室前竹柏雜花，衆鳥巢於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僕不得捕取，數年閒，鳥有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此無它，不伎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則一句不疊，審矣。

磨竭為身宮（見志林一卷）

治齒治目（見志林一卷）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晉宋閒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辭，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此類語。永叔不諳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默豪氣正是江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萬花會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京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困諸邑，吏緣為奸，予首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為民害，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貢落花，有識鄙之。此官妾愛君之意也。

弄胡孫（見志林四卷）

洽大風方（見志林三卷）

酒名

琪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劍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論詩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賁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蘇子美家有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曾子固編李太白集，而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已乎數首，皆賁休以下，格調卑陋。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皆世俗無知者所記，不足多怪。

禁同省往來（見志林二卷）

劉原父語（見志林一卷）

谿洞畫李師中像

郭祥正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嚴。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師中誠之也，嘗為提刑，權桂府耳。夷獠乃爾長信之。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爲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舒公封荆公

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曰：「宰相不學之過也。」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蒼葦滅沒於煙波閒，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

書秋雨詩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有氣節，學生不喜，博士亦忌之。予偶至齋，書杜子美秋雨數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卽日辭歸，至今白首固窮守節。

杜子美詩

余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項下重胡倒立，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乃知鄧公驥馬行「肉駿碾碾連錢動」當作肉駿。悲陳陶云：「四方義士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濟，未知孰是。瑄旣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擊，遂大敗。故後篇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曰：「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謂陳女禮也。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此張鎰也。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踰躓至此，至忠亦踰躓者耶。」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

爲時所憐。後出塞詩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躍馬三十年，恐負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荒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可恨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子美詩外有事在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歸去來詞（見志林三卷）

孟郊詩（見志林三卷）并見論貧士則中

白樂天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爲幸禍，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春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亦恐由此得名。」

擬作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並齊梁文士擬作；子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擬作。列女傳蔡琰二詩，

其詩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苑擘荒淺，遂載之本傳。

董多食損智（庫本徐鈔作食董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也。貢父雖戲言，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塊，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宮中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墨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

池魚（見志林三卷）

耳白於面（見志林三卷）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余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爲人閒一切。」此本唐莊宗製名憶先婆，嫌其不雅馴，改爲如夢。莊宗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云。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木蝨

木實之蝨者，必不沙爛爛者必不蟲而能浮，不浮亦殺人。常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蟲者，以其沙也。

小兒吸蟾餘氣（見志林二卷）

叔爲祟（見志林二卷）

附語（見志林二卷）

晉人書

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富千軸，皆在祕府。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閒，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棄其書。余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字，皆奇爽，甫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隱者楊朴（見志林二卷）

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而明。」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剖桃核得雄黃（見志林二卷）

研光帽

徐侔李陶有子年十七入，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戴松鬪牛

有藏戴松鬪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鬪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鬪而尾掉，何也？」黃荃畫飛鷹，頭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鵝有一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卻蛇；其葉殺蛇，蜀人圍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戒殺

水族癡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怨。」是乃欺善怕惡。李公擇云：「雞有雌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予曰：「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蠹初如塗粉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千為曹，無非佛子。梁武水陸畫像，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惘惘然於空中，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蠹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閒耳，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但一起殺念，地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閒，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痊驗。

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閉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以然，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于中，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黎樣子（見志林一卷）

服井花水（見志林一卷）

費孝先卦影（見志林三卷）

看茶啜墨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看茶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正獻公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外。仁宗曰：「卿等密欲得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依舊。」上可之。復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白奏留，不當遽焚其書也。

賈婆婆（見志林三卷）

世有顯人

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誅死。士衡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敝，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論柳宗元（見志林四卷）

論金土同價

齊高帝云：「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入豈爲之哉？」孟子亦自忘此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不可賤如土，猶土之不可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青苗錢（見志林一卷）

巫蠱

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噉噉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何以貴臣下此最可笑。

字謎

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又「乾之一九，雙立無偶；坤之六二，宛然雙宿。」云是桑字。又「頭如刀，尾如鉤，中閒橫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也。

論墨

今世論墨，惟取其光而不黑，是爲棄墨；黑而不光，索然無伸氣，亦復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

佛菩薩語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荆公華嚴解，余曰：「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曰：「公謂我，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予能識其

非是乎？曰：「不能也。」曰：「非獨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也。子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至美，使人往致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屠者買肉，倡者唱歌，或因以悟子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保國曰：「唯。」

李赤詩

姑熟堂下詠，怪其語不類太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後爲廁鬼所惑死。今觀其詩，止於此，以太白自比，其心疾已久矣，豈廁鬼之罪耶？」

論茶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剔，而齒性便若綠，此堅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數日一啜，不爲害也。此大有理。

魯直詩文

黃魯直詩文，如蝟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論漆

漆畏蟹，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急以蟹黃食之，乃蘇。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卽堅頑不可用也。

二紅飯

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爲飯，嚼之噴噴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蟲子。」然日中腹饑，用漿水淘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

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大禹周公

東坡將別，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

卷下

論設禮

楚元王爲穆生設禮；王戊卽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雜舂于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晁懲於旣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絕者，未必然也。

服松脂

松脂以鎮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單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棄不用。入白茯苓末，杵羅爲末，每日取三錢，匕箸口中，用少熟水漱，仍如常法揩齒，更啜少熟水咽之，仍漱齒，牢牙駐顏，烏鬚也。

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說：『蘇子瞻比于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吾豈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憊也。』」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憊哉？

梁賈（見志林三卷）

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耳；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劭曰：「今雞鳴歌。」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考古本，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晉卿墨（庫本徐鈔晉上有王字）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瑤，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論漢武帝（見志林四卷）

硬黃臨二王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薛稷之流，硬黃臨倣，亦足爲法。

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不無補於世也。

寶應民（見志林二卷）

佛受戒平寃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下

李如損之妹，既并發病，見前世冤對，日月咎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

君謨書

僕嘗論蔡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險而中實無有，此真所謂弱者，以李主爲勁，則宜以君謨爲弱。

張子野詩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餘波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來聞草聲。」和子詩云：「愁似鯉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古歌詞。唐周昉畫人物入神品，世亦但知有周昉士女，可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林檎詩

兒子邁幼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鬪鮮紅。」於等輩號有思致者。又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晚村。」此亦可入。

鳳珠研

僕好用鳳珠石研，論者多異同，蓋少得真者，黯然灘石亂之耳。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巖盆。」蓋未見佳者。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舊問僕：「近日比舊何如？」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

楊凝式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泥，字畫從之，而楊凝式筆跡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解。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杜甫詩

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與曇秀倡和

余在廣陵，送客山光寺，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關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可拾詩（庫本徐鈔作文與可詩）

余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閒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論董秦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詳味此語，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秦本忠臣，天寶末，屢立戰功，亦頗知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秦即日赴難，或勸擇日，答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汧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樂天燒丹（見志林一卷）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餽脯餿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

參寥詩（見志林一卷）

資豬頭頰

淨洗鍋，澆著水，深壓柴頭，莫教起。黃豕賤如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有時自家打一碗，自飽自知君莫

管？

蕨草詩（原本庫本徐鈔皆作蕨，據杜集改字，書無蕨字）

杜子美有除蕨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蕨，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螫，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蕨背紫者入

藥。杜詩注云「蕨音潛山韭也。」

採艾

端午日日未出時，以意求艾似人者，採之以灸，殊效；一書中見之，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此何疑也？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為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錢七酒服，治瘡久不合。」

潘谷墨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下視之，跌坐井中，尚持數珠

六。

雪堂義尊

元祐中，駙馬都尉王晉卿置墨十數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搗和為一品。昔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為雪堂義墨耶？

顏魯公論逸少字

顏真卿寫碑，唯東方朔畫贊最爲清雄。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臨此，雖大小相懸，而意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之言也。

歐公書

歐公用尖筆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如見其清粹豐頰，進趣裕如也。

荆公書

王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學之則無法。僕書作意爲之，頗似蔡君謨；稍得意，則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

真人之心

道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搬運法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官於二廡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谷道，搖颺兩足，如氣毯狀；氣極卽休，氣平復爲之，日入九度，得暇則爲，乃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卽止，若不廢，當有益。

勤修善果

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况我在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得失賢愚，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虛妄，以誠知本性，最爲著身要事也。

衆狗不悅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閒亦有微肉，熟煮熟臠。若不熟，則泡
水不除，隨意用酒澆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際間，如食蟹，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
年堂庖，所食芻蕘，減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矣。

三老人問年（見志林二卷）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銀；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真一酒

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桃柳葉，手攜斗酒，豐神英發，
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余，
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法報化三身（見志林二卷）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
醜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酒肉耶？尙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豨長毛短，淺含
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焦葉裹，熟時兼用杏漿燒；紅鮮雅稱金盤飮，熟軟真堪玉筍挑；若把醜根來比並，
醜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儻耳地獄（見志林二卷）

五穀耗地氣

吾昔有田在蘄水，僅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至漢光武六年，野蠶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脩，蓋土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書此以爲衛生之方。

論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華乃開，嶺南冬至乃盛。地煖，百卉造化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嘗以冬至微霜也。仙姿高潔如此，宜其通靈也。

本秀二僧（見志林二卷）

梅詢非君子（見志林四卷）

吳育不相（見志林四卷，井上條見真宗、仁宗之信任內）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見志林一卷）

永洛之役

張舜民云：「永洛之役，李舜舉、李稷、徐禧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云：『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意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

二李優劣

中官李舜舉死於永洛，將死，以故紙半幅書曰：「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使一健黠者聞

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尾曰：「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二人優劣賢不肖，已可見矣。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令妻執板以侑酒。彭孫本一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孫在許下，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至郡斬訖，乃奏會除穎，乃止。

西征途中詩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察所奏，貶郴州鹽稅。舜民云：「官軍圍靈州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捺否？』答曰：『兀捺。』城上皆笑，兀捺者，慚愧也。」

招高麗（見志林三卷）

易書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編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之耳。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太極真人（見志林三卷）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肆萬斤閒楚，董卓鄜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不可知，復

歸山澤。即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放生池碑

湖州有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貴公區區於放生哉？

三駿馬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水，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乎六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駿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駕赤驃歌曰：「赤韜胡雛金箭刀，平時藉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皆藉治，而三駿其飾也。

誦金剛經（見志林二卷）

神清洞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曰：「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轍歐水叔門人，汝以承叔爲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承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承叔，蓋嘗破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事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論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蓋自題下注斷自我昔遊嶺戒爲首句。讀伯爲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百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此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譏當時刺史，禽鳥有不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劍刻剗，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旅，絕貢賦，如克遜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爲詩？

鸞釜（見志林四卷）

論淳于髡

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閒，男女雜坐，幾於勸矣，何諷之有？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竹雌雄

竹有雌雄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以上至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信哉？

戒殺

余少年不殺，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惜嗜蟹，每見鉤者，皆放之江中；雖在江無活理，庶幾求一活，即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親遭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食味，食自死物可也。

廣利王召

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子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

但聞風雷聲；有頂，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霧，赤虬噴滂海。家近玉皇棼，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驚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蘇東坡仇池筆記終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下

蘇東坡格物廳談目錄

卷上

天時	一
地理	二
樹木	二
花草	三
種植	四
培養	五
獸類	六
禽類	七
魚類	七
蟲類	八
果品	九
瓜蔬	一〇

卷下

飲饌	一
服飾	三
器用	四
藥餌	五
居處	六
人事	七
韻籍	八
偶記	一〇

蘇東坡格物彙談 目錄

蘇東坡格物廳談

卷上

宋 眉山蘇 軾子瞻著

天時

立春晴朗無雲，歲熟。正月八日雲掩月，春雨多。上元晴，主一春少雨。雨水陰多，主水少。春風對秋雨。清明柳條止，醬醋潮溢。清明泉水造酒，可留久。芒種前，籩豆開花，主水。立夏夏至日，疊主水。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烏賊魚過小滿則形小。風仙花五月開，主水。秋熱則無薑，秋分晴，主少收。中晴，主來年水。中秋月光多，免少魚。中秋無月，蚌無胎。立冬晴，主暖，多魚。冬風夜半息，必凍。重霧三日，必大雨，或大風。未雨先雷，船去步回。月壘主七日內有風雨。月望則蚌蛤實。閏月，梧桐樹多生一葉。對三光便溺，折人年壽。小兒指月，令耳後生瘡。重陽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初三月下，有橫雲橫截，主來日雨。鴉浴，風鵲浴，雨。鴿浴，斷風雨。雲如人頭，在月傍，白主風，黑主雨。田螺肉視月盈虧，月毀於天，螺消於淵。大風將至，月壘重圓，風從缺處來。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榆葉化灰，置密室中，將風則飛揚。元旦，端午，鷄鳴時，以火照諸樹，無蟲。清明午前晴，早蠶收；午後晴，晚蠶收。鴨過清明後，則生卵內陷不滿。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樹上，不生蠶毛蟲。醬味不正，取冰雹一二升入甕中，即佳。立秋前收小麥，以蒼耳剉碎同曬，則不蛀。臘月廿四日種楊柳，不生蠶毛蟲。雪水浸原蠶矢，和五穀種之，耐旱不生蟲。怒目久視日月，令人失明。元旦及端午五鼓，以斧砍諸果樹，則結子繁，不落。辰日亦可。棗熟著霧則多損，以葶麻或稽穰，四散擲樹上，可避霧氣。季冬鵲始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風多，巢必卑下。

炭與土等重，懸室中，天將雨，則炭重；晴則炭輕。又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夏至一陰生，炭重；冬至一陽生，炭輕。」清明採薺菜花陰乾，暑月置近燈燭，則蚊蛾不侵。

地理

山有莖，下有金。山有葱，下有銀。下有人參，上有紫氣。山有葱石，下有金若銅。山有穀者，生玉。上有鉛，下有銀。山有陵石，下有赤銅。草木黃秀，下有銅器。上有赭，下有鐵。中煤氣毒，飲冷水即解。草青莖赤，其下多鉛。等閒刀畫地，多招不祥。山中二月，草木生光，下垂者有玉，掘地二尺餘，下即有土氣。入名山，必齋戒，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升，山神喜，芝藥異寶為出，未到百步呼「林兵」二字，卻百邪。入山攜明鏡，精魅見形自遁。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是肉芝。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不漏。朱書「禹」字佩身，渡江免風濤。入山林默念「儀方」，不見蛇狼，念「儀康」，不見虎。默書「土」字於手中，握定，過江不懼。穿山甲血入土，則隄岸滲漏。

樹木

櫻桃接貼梗，則成垂絲。梨樹接貼梗，則為西府。柿接桃，則為金桃。梅接桃，則脆。銀杏雌雄合種，則結實。木犀接石榴，花必紅。桑以楮接，則葉大。李接桃，則為李桃。桑上接楊梅，則不酸。棗木作匙，不饜，不粘飯。松喜乾。檜喜溼。拍樹向西。火榴愛日。橘畏冷。虎刺愛潔。梨畏熱。林有梓，則諸木皆內拱。槐樹無蟲，大豆有收。李樹不蛀，菘豆有收。梅少，穠不收。杏花多，豆有收。松毛可斷米蟲。枇杷不宜糞。楊桃枝去粘。橘渡江北，種化為枳。橘見尸而實繁。橘樹下埋鼠，則結實加倍。山礬葉燒灰，可染

色。河豚殺樹，狗膽能生。荔枝熟時，人未採，則諸蟲不敢近；人纔採動，爲鳥蝙蝠之類，無不傷殘；必日中而衆采之。海棠色紅，接以木瓜則色白，剪去結子，來年花盛而無葉。竹多年則生米，急截去，離地二尺許，通去節，以大糞灌之，仍茂。梧桐花初生，色赤，主旱，色白，主水。橄欖野生者，子繁而樹峻，不可梯緣，將熟時，以木釘釘之一夕自落。葡萄以甘草作鍼，鍼之立死，其藤穿過棗樹，則實味更美。果樹作穴，納鍾乳末少許，固密，則子多而味美，納少許於老樹根皮間，則復茂盛。阜角樹不結實，樹鑿一孔，入生鐵三五片，泥封之，卽結莢。林檎樹生毛蟲，埋蠶蛾於下，或洗魚水澆之，卽止。冬青樹上接梅，則開灑墨梅花。枇杷開花時，將中間黑心摘去，則結果無核。榕樹勿近魚塘，令魚黑且傷魚。銀杏熟時，以竹篾箍樹本，擊篾，則自落。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植榴時，根下安僵石枯骨，則花實繁茂。橄欖樹高難採，以鹽塗樹，則實自落。枇杷生蟲，煮豬頭汁澆之，卽止。黃梅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花樹蟲蛀空，以硫黃末塞之。橄欖樹脂膏，用泥船隙，牢如膠漆，著水益乾。桑木白皮煮汁，染褐色，久不落。木犀蛀者，用芝麻帶殼懸樹上。阜角樹刺多難採，篾箍其樹，一夜自落。柑汁能合硃砂爲圓，名爲五金膠漆。續麻骨插竹圍四向，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桑樹下埋龜甲，則茂盛不蛀。桑生黃衣，其木將槁，謂之金桑。葡萄樹用麝香入樹皮內，則葡萄盡作香味。橘樹不宜肥，肥則春分後多死。柘木以酒醋調灰塗之一宿，則作間道爲木文。楊梅樹上生癩，以甘草釘之則已。黃楊歲長一寸，遇閏則不長。桂花作屑，布磚階縫中，不生草；桂木釘樹，立斃。橄欖樹作舟楫，撥著魚皆浮出。桃樹生蟲，以多年竹燈架掛樹上，卽落。李樹、石榴，以石安丫中堆根下，則結子繁。種柳，先於土坑中置蒜一瓣，甘草一寸，永不生蟲。

花草

牡丹得鍾乳而茂。菖蒲喜水。茉莉怕冷。葵稻枯時燒灰，藏火耐久。海棠得糟水而鮮。蜀葵楷作
火把，雨中不滅。葵葉可染紙。荷花梗塞穴，鼠自去。喚臘梅花生鼻痔。油紙燈入荷池，葉死。栽牡丹花
根下安白斂末，辟蟲穴中點硫黃，殺蟲為賊魚骨，鉞其葉必枯。種蘭去土，用水浮炭屑種之。牡丹根下放白
朮，諸般顏色皆是腰金。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鼠糞灑之。建蘭生蟲斑，以好冷茶和香油灑葉上，自除。水
中浮萍乾，焚煙薰蚊蟲，則死。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旋覆花即瀉瀉金，嗅之損目。
十月中以糠覆蕪荷根下，則過冬不凍死。龍舌草根杵汁，能奕鵝鴨卵。水萍以竹篩攤曬，下置水一盆映之，
即易乾。凌霄花不可近鼻聞，傷腦花上露入目，令昏朦。荷葉煎湯洗錫器，或用荷梗，或用糟醋。葵泥和馬
糞塗石上，則生苔。水木犀葉，搗爛加礬，染指紅過鳳仙。葵花乾，入香炭擊內，引火耐燒。芙蓉花初開第一
朵，秤其輕重，知來年米價貴賤。

種植

種菠菜子，過月朔乃生。種芋，開刷鍋聲，多不孳生。夫婦同種芝蔴，則茂。立秋時辰，扞花即活。欲知
來年五穀豐登，先視今年五木茂盛者種之。禾生於棗，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
水仙花犯鐵器，永不開花。白酒糟和水澆之，則茂。初起葉時，以磚壓住，不令即透，則花茁葉上。三月上旬取
諸果如擘指大好枝條，三尺長者，插大芋，或大蘿蔔，蕪菁中種之，皆活。三年後成樹，帶殼老蓮子，磨薄尖頭，浸
靛缸中，明年清明取種，開青蓮花。茄秧根上攪開，嵌硫黃一阜子大，以泥培種，結子倍多味甘。簸箕扇子撒
雞冠花種，則成大片立種，則與人齊坐，種則矮，手種成穗。頭生雞蛋，頂開小孔，去黃白，將菜子納入，紙固，毋雞
伏七七日，一雞不能換雞，伏足撒濕地，須臾菜出。市賣葱韭子，以銅鑊盛水，火上微煮，須臾生芽者，可種。菜

子在三代中曬過，須雜麻莖內心播之，頃刻即出。曬一年，長一寸，五七年，即長五七寸。葵菜子微炒，炸散，灑溼地，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清明前下藕豆種，以草灰蓋，不用土覆，則子盡出。葶前栽果，則茂；葶後栽實少。黃葵及金鳳花子，置手中高撒下種，則枝幹高。春分前栽荷花，則花出葉上。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撒在溼地，生羅勒。椰子樹初栽時，用鹽置根下，則易發。木綿子，雪水浸種，耐旱。鰻魚汁浸過，不蛀。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春育子。槿樹作籬，須一連插去，若少住，手便不相接。竹性西南行，移竹必擇西南方為盛。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根上第一節生雙枝者為雌。

培養

春花半開，折枝即插蘿蔔上，花盆內實土種之，灌溉以時，花過則根生，或插大芋頭內，醃肉滾汁，撇去浮油，熱入瓶，插梅花可結實，黃鯛魚湯亦可。荷花以亂髮纏折處，泥封其竅，先入瓶低，後灌水，不令入竅，則多存數日。養荷花，以溫水入瓶中，以紙墊固，將花削尖，管則花開且久。蜀葵花削爛，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滾水瓶中，塞口，開至頂，而葉不輟。鳳仙芙蓉同此法。養梅花，用黃肉汁，撇去面上肥油，其餘放冷，用養，則花盡開而久難謝。牡丹芍藥，扼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插花瓶中，加水養之。用青磁瓶入硃砂四兩，將梅蕊刀割一枝，插入瓶中，常澆水，開花結果可食。紅花膏曬乾，將大鳳耳花身開一孔，將紅花乾膏入孔內，仍用原物合口，用溼桑皮纏裹，長著如菊，將綻時，取膏并鳳耳花搗成一塊，水物貼之，每日數次，即成紅菊。缸破雞鴨毛，投莖菜一把，或入枇杷核，則毛盡爛，澆花甚肥。芭蕉初發分種，以油簪橫穿其根二眼，則不長大，可作盆景。栽桂宜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高壅於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忌人糞，宜豬糞，冬月宜搗豬湯澆一次。死蟹浸水澆花，不萎蟲且肥。養扼子花，將折枝根搥碎，擦鹽插入，則花不黃。馬糞調水澆花，能早開數日。凡養柔枝花，以

滾湯貯瓶，插下塞口，可觀數日。牡丹芍藥，戎葵萱花，養當燒枝。花被磨沖，急以艾雄黃於上風燒之，立解。欲菊葉青茂，時以薑汁澆根。蠹蟲生枝上，以桐油團梗，自死。海棠花用薄荷水澆之，則開。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獸類

犀角置穴，狐不敢歸。狐目狸腦，鼠去其穴。然犀可見水怪。沈象可驅水怪。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膽。馬食雞糞，則生骨眼。牛膽塗熱釜，自鳴。獺飲酒則斃。熊食鹽則死。鼠膽纒死便消。狗食番木鱉，即死。狐貉皮毛，見燕則毛脫。馬廐畜母猴，辟馬瘟疫。惡馬食牛肉，即馴。貓病以爲藥水灌之。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猿臂骨作笛，甚清亮。胡麻飯啖犬，黑光而駿。蝟令虎申蛇令豹止。虎食狗則醉，豺見狗則跪。蠶沙飼牛，可以代穀。牛乳去油。貉不渡汶水。鼠食鹽身輕，食砒即死。馬食穀則足重。白犬虎文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黑犬白耳，畜令富貴。養純白犬，家凶。龍喜嗜燕肉，而愛美玉空青，畏鐵及菌草蜈蚣，揀葉五色絲。臘月收雄狐膽，入卒暴亡。溫水微研，灌入喉，即活。移時，即無及矣。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蠅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冬瓜一顆和桐葉與豬食之，一冬勿與諸食物，自然不饑，長三四倍。獾齒骨極堅，刀斧火煨不壞，可詐充佛牙；以羚羊角一擊便碎。熊惡穢物及傷殘，捕者置此物於穴，則合穴自死。羶糞可爲兵切玉，尿能消鐵爲水。豺皮燒灰和酒，灌解槽牛馬，便馴良附人。乾蝟皮并刺作刷，治絨帛絕佳。鹿帶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蝮膏性利，銅鐵瓦器悉透，惟以骨盛，則不漏。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犬黑色者，養之能辟伏尸青斑者，識盜賊則吠。蝟脂燭鐵中，入少水銀，則柔如鉛錫。僵蠹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還

食桐梓二樹花葉飼豬，並能肥大。且易養。貓產止一子妨主，純雄純雌亦不吉。取貓尿，以薑或蒜擦其牙，或生薑搵鼻，即出。塵尾能辟塵，拂氈則不蠹，置茜帛中，歲久色紅不黠。

禽類

鴿聞降五香則降。鴿骨爲筴，甚清越。鴻毛作囊，可以渡江。鵲矢中蝟，蝟即返而受啄。雞吃貓飯，能啄人。畜蟲之家，雞輒飛去。燕畏艾葉。鴿糞能化石。鳩食桑椹則醉。羶雞夜鳴，主不祥。竹雞叫可去壁蝨白蟻。雄雞黃昏獨啼，主有天恩。雁食粟，足重不能飛。狗糞中米，鴿食則死。翡翠屑金。鸛巢有礬石。鸚鵡不渡濟水。燕肉和麵爲餌，得魚甚易。燕能制海東青鶻，故有鶻鳥之稱。鷹鷂食之則死，入水能致蛇龍。黑粟子二兩，硫黃二錢，共爲末，以米湯拌藥，與雞食之，食盡，其雞如拳，其毛五色可愛。硫黃雄雞黃，藤黃各七錢，共爲末，每日用藥一錢拌食，餵初出小雞，藥盡，其雞大，自退毛，另出絲毛可愛。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燒雞栖下，則夜鳴不止。禽翼右掩左爲雄，左掩右爲雌。故瓦書「契」字，置牆上，遇鳥鳴，投之不敢更鳴。毋雞生子，與青麻子喫，則長生不抱。燕巢有艾則不居。其營窠，燕避戍，以蝠伏庚申。雄雞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求必得。鴉鶻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飛，伏地喚則來。鵲上下飛鳴，以音感而孕，以視而抱。雉屬火雞屬木，雞煮則冠變，雉煮則冠紅。草烏頭末塗雞冠上，連關連贏。北絹黃色者，以雞糞煮之即白。鴿糞亦然。燕作窠，長能容二丈絹者，今人家富。南人養鴉鴿發瘴瘵戰，以餘甘子飼之即愈，否必死。

魚類

魚食茵草則醉。魚池邊種芙蓉，可辟水獺。蛙得牛膽則不鳴。金魚食肥皂則死。螺螄畏雪。燒蝦

鱷魚骨，蚊蟲化爲水。落蟹怕霧。香油抹龜眼，入水不沈。蟹同溼漆，則化爲水。春月勿食鯽魚，頭中有蟲。鱧魚燒煙熏，免蛙。置其骨於衣箱中，斷蠹燒，熏竹木不生蛀蟲。蠶嗜睡，力至猛，常於穴中掘之，百人掘，百人牽之；一人掘，亦一人牽之；不然，終不可出。身具十二生骨肉，惟蛇肉在尾，最毒。蠶魚皮殼，堅可爲冠，屈可爲杓，入香能發香氣，尾可作小如意，脂燒之能集鼠。蠶蟆二三月曳腸于水際草上，纏繳如索，日見黑點，漸至春水時，鳴以聒之，則出蝌蚪，謂之聒子，所謂一蝦蟆聲抱一是矣。月大盡，則先生前兩足，小盡，則先生後兩足，足生則尾脫。取魚子將雞蛋去黃白，以子入內，用雞抱廿一日，取出陰乾，放水中，卽成魚。魚池中納神守，則魚不走，神守驚也。柿子一兩，牽牛五錢，共搗塗蟹上，其殼自吐。魚食巴豆而死，鼠食巴豆而肥。魚瘦而生白點者，名益，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木瓜燒灰，勿撒池中，能毒魚。燒蠶脂，可以致驚，畧一鳴而驚伏，禱鳴則驚應。烏賊魚骨，淡鹽燉，亦能淡魚。

蟲類

麝香可驅壁蝨。陳茶葉燒烟可辟蚊。草索可驅青蠅。麻葉可辟蚊蟲。荊葉辟蚊。臺慈辟蠅。蕎麥稈鋪牀，辟臭蟲。小麥收時，以蠶沙和辟蠹。蛇畏蓮黃。蜈蚣畏油。園中種決明，蛇不敢入。蒼蠅叮蛋，則生肚蟲。蔓菁園中無蜘蛛。苧麻子近蠶種，則蠶不生。蜂交則黃退。蝶交則粉退。蜂蝶以類代奔。蜜蜂一日兩衙，應潮上下。蜂叮以野苺菜搗敷之。蠍螫以木盪合之。鳩步則蛇出。鴉鳴則蛇結。蛇觸菖荳，則目不見物。桑薪炙蛇，其足立出。蠍畏蝸牛。馬蟻畏肥皂。蘆粟地種年久，多蛇。穫黍置溝，則生蜻蛉。蜻蛉以背行，快於足。見蛇交則有喜。端午時收貯浮萍，陰乾，加雄黃，作紙纏香燒之，能祛蚊蟲。葦蘆爲末，酒拌放盤內，或洒在柳枝之上，蠅食之，卽昏迷並落地，令人掃去，不可傷命。草上花蜘蛛絲，能纏斷牛

尾；人遺溺絲纏，其陰亦至爛斷。水銀一錢，白果十枚，水粉一錢，用油帶縫內繫腰間，永不生蟲。令蛙不鳴三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死蟹拋坑內，取其糞燒成，蟲自滅。唾津抹胡蝶翅，則當空高飛。蛇蟠人足，淋以熱尿，或沃以熱湯，則自解。蜘蛛能制蜈蚣，以溺射之，節節爛斷。盆覆寒食飯於閣室地，入夏盡化爲赤蜘蛛。蠶畏鼓聲，則伏而不起；亦畏雷響。蛇入人窠，炙以艾炷，或辣以椒末，則自出。雷震人死，或取蚯蚓搗爛，覆臍中可活。臘寒水浸五穀種，則耐旱不生蟲；洒席間，則蠅自去。

果品

食梅牙軟，食藕解之。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銀杏多食能醉人。榧子同甘蔗食，則滓軟。吃西瓜，食子不噉。蘿蔔梗同銀杏煮，則不苦。臘雪水淹藏果食，不壞。食梅齒齲，嚼胡桃肉解。猪油炒榧皮自脫。果得磨則壞，酒得磨則敗。雞豆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久久益佳；他果煮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收一切鮮果，用臘水同薄荷一握，明礬少許，入不津器浸之，色味俱美。一云：一只近水氣不入水，一尤妙。霜後取沈水菓一斗，用鹽一觔，調水浸栗令沒，經宿漉起，曬乾，用竹籃或粗麻布袋，掛背日少通風處，日搖動一二次；至來春不損，不蛀，不壞。红柿摘下未熟，每籃用木瓜兩三枚放入，得氣即發，並無澀味。五月五日以麥麵煮粥，入鹽少許，候冷傾入甕中，收鮮紅色未熟桃納滿，外用紙密封口；至冬月如新。十二月洗潔淨瓶，或小缸，盛臘水，遇時果出，用銅青末與果同入臘水內收貯，顏色不變如鮮。凡青梅、枇杷、林檎、小蜜、葡萄、蓮蓬、菱角、甜瓜、綠橙、橄欖、薺菜等果，皆可收藏。揀完好橄欖，用好錫打有蓋瓶，裝滿紙封，放淨地上，至六月尚好。揀不損大梨，取不空心大蘿蔔，插梨枝在內，紙裹放暖處；至春深不壞。帶枝柑橘，亦同此法。地上活毛竹，挖一孔，揀有菩提桃裝滿，仍將口封固，夏開出不壞。用一大碗盛橙在內，再以一小盤蓋之，用泥密封固，可至四五月。每柿百

枚，用礬灰一升，湯調浸一宿，卽不澀；若要稍遲，卽停湯冷浸之。地中掘一窖，或稻草，或松茅鋪，厚寸許，將剪刀就樹上剪下橘子，不可傷其皮，卽逐個排窖內，安二三層，別用竹作梁架定；又以竹篾閣上，再安一二層，卽以缸合定，或爲盆亦可，四圍濕泥封固，留至明年不壞。紅楊梅一觔，白礬二兩，白糖水四鍾，入罐內，放陰處，至冬不損；梨與蘿蔔相間收藏，或削梨蒂，種於蘿蔔上，皆可經年不爛。佛手柑若安冰片於蒂，而以濕紙圍護，經久不壞；或搗蒜菴其蒂，則香更溢。平底栗二枚，一用香油塗底，一用白水塗底，合作一對，置鍋心中，逐旋，蓋粟在上，將鍋蓋密燒一飯頃，俱熟，不粘殼。檳榔同扶留藤及瓦壘子灰，或蠣蚌灰食，則柔滑甘美。藕以鹽水供食，則不損口，同油燂麵米果食，則無渣。胡桃與銅錢共食，則成粉。煮杏仁、栗子，入油紙攤在內，則皮自脫。煮菱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之，則色青。藕皮與菱米食，則輒而香甜。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而無渣。乾果子黝者，夜露之，味如新。爆栗子，銀杏拳一固在手，勿令人知，則不爆。藏金橘於菘豆中，則經時不變。楊梅核與西瓜子，用柿漆渣拌勻曬乾，自裂開。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菱煮過，以礬湯綽之，紅綠如生。石榴連枝藏瓦新缸內，以紙重封密收。食荔枝過多，飲蜜漿一盞，便可解。木瓜以鉛霜或胡粉塗之，失酢味，且無之。湘橘以煮湯錫瓶收之，經年不壞。核桃、松子，以粗布袋盛掛當風處，不油。柿置盆中，每百枚用肥皂二枚同放，不下二宿，卽熟。

瓜蒞

貓踏西瓜卽易沙。冬瓜內置茄子，至春不壞。燒稷黍則瓠死。茄柴灰可醃海螵。牛踐匏苗則子細。糟茄內入石綠，切開不黑。出窰新糞，自來不曾盛水并雜物者，於六月天大日中曬三五日，預先取莖葉截作寸許長，亦曬令十分乾，安茄之日，再與糞同曬至乾，旋滴帶蒂茄子，不可傷損，先鋪莖葉在窰底，安茄一層，又

鋪莖葉一層，如此層層安滿，莖葉并紙密封，口外加泥固，不令透氣，曬乾，安空屋地板上，至明年正二月取出，如新摘下者，味亦不改。種細腰壺蘆，一顆傍種全紅大莖菜幾顆，待壺蘆牽藤時，將壺蘆梗上皮刮破些須，再將莖菜梗上亦刮破些須，兩梗合爲一處，以麻葉裹之，不可搖動，結時俱是紅壺蘆，甚妙。長頸壺蘆結成，趁嫩時將根下土挖去一邊，劈開根，入巴豆肉一粒在根內，仍以土掩，俟二三日，輒斂欲死，任意作成條環式，取去根中巴豆，培養數日，依然生發。冬瓜切碎者，以石灰糝之，則不爛。染坊瀝過淡灰曬乾，包藏瓜茄，至冬可用。茄子以壺灰藏之，可至四五月。冬瓜蔓，上午時用荅帚打之，則多生。西瓜得酒氣近糯米，則易爛。紫色萹荳和土作器，火煨如銅色。壺蘆上以巴豆搗爛，將筆一楞楞畫之，則起楞。畜狐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酒中置茄子柴灰，則酒到夜成水。

卷下

飲饌

榧子煮素羹，甜美。櫻桃葉煮老鵝，易輒熟。橙合醬，不酸。爛橄欖研細，麪團魚甚香。燈心能煮江鰕。寸切稻草，可煮臭肉。薄荷去魚腥。蒜同生薑，棗子食，不臭。糟蟹入胡粉，不沙。洗豬臟肚子，用鹽，則不臭。粉餼畏椒。夏月魚肉安香油內，不臭。煮芋以灰湯易酥。食韭口臭，含沙糖解之。酒調羹，味美。胡椒煮臭肉，則不臭。用鹽搗椒，味佳。研芥菜子入豆腐，不生蟲。曬肉以油抹，辟蠅。洞器不用，盛酒過夜。芥子隔年者，辣。啖榆則眠，不欲覺。韶粉和梅食，牙不酸。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飲真茶，令少睡。茶與葦菜食，令人身重。入食豆三年，則身重。入常食赤小豆，令人枯燥。香油熱熟，入醬內，以之醬蟹，可以久留，且不沙澀。凡糟醬蟹，瓶口上蓋皂莢四五大片，即不沙。先將羊肉放在鍋內，用胡桃二三個，帶殼煮三四滾。

去胡批再放三四個，竟煮熟；然後開鍋，毫無腫氣，將胡桃敲開，則臭不可當。每酒一甌，用鉛一觔，炙令熱甚，投入酒中過一日，酸味盡去。酒酸用牡蠣、甘草等分，大甌用四兩，絹袋盛之，過夜重湯煮熟，卽不酸。每醬一瓮，用草烏五七個，每個切作四片，排醬釜下，四弦及中心，其蟲自死，永不再發。若加百部尤妙。又法：一端午日取桃，共其殼費入內，不生蟲，兼解毒，不生疥癬。一糟茄鹽中，若加白礬末些少，經歲不黑。又法：一糟茄時，右手握茄，從背後傳在左手，卽將來糟永不黑。九月間取新蟹黃和糟糟蛋一七，共蛋較如綿，用木匣盛，煮爲方蛋。雞子二三十枚，打放一處攪勻，裝入借尿胞內，懸於日月之下一日一夕，或蒸或煮，其蛋黃白自分一法。黃昏糞入井中，至三更取出煮之，似龍蛋。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內手攪之，得水則始起，散卒不滅。灰鹽鴨子上半口醃，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一日中醃一乾葛一兩，薄荷五錢，甘草三錢，兒茶一錢，研細末，爲梅肉丸，皂角子大，每一丸噙口，則飲酒不醉。葛花薄荷如意草、石菖蒲、草果、肉豆蔻、豨豆花各等分，煉蜜丸。桐子大，噙一丸，舌根下，可飲酒不醉。猪肚煮滾，乘熱撈起，安土地上，以磁盆蓋住，卽縮厚寸許，再煮再蓋，或以乾荷葉襯地。荷花蒂煮肉，精者肥，肥者沈。肉微煮，放臘月蒸熟，猪油內，雖夏天經久不變。凡雜色羊肉，入於子則無毒。猪肚及臟，不可入椒同煮，將熟，一入便起。芝麻花陰乾，漬汁搜麵食，至勦滑。煮老鷄，就灶邊取瓦一片同煮，易爛。羊肉亦然。煮蟹用蜜塗之，候乾煮則青。蛤蜊以枇杷核數粒同煮，則肉丁自落。糟蟹用皂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吃蟹後，以蟹鬚洗手，則不腥。韶粉去酒中酸味，赤小豆炒過入之，亦變好。糟酒醬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銅器蓋肉，汁氣回滴入，有毒。肉汁密藏，氣不泄者，令腹脹作瀉。烹硬魚肉，投鳳仙子數粒，易爛。多用戟人咽。日未出，或已沒，可下醬，無蠅。蟹用方柿蒂數個同煮，則色青如生。山查或白梅煮老雞，則易爛。枳實煮魚骨，軟白鳳仙花子亦妙。甌中若耳子七枚，燒灰投酒中飲之，卽不嗜。菘豆粉勿近杏仁，則爛不能索。糟醋醬蓋瓶內安蟬，退雖老無筋。米醋

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胡椒入鹽，併蔥葉同研，辣而易細。灌肺用蘿蔔汁，洗後入灌物，永不老。每肉一觔，同石花菜四兩煮化，夏月凝凍如水晶。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擺動，則不燻。人中酒不解，以湯浸即醒，湯亦作酒氣。火腿用猪鬃二個同煮油盡去。炙肉以芝麻花置肉上，則油不流。夏天以生芫菜鋪飯上，置涼處，經宿不燻。夏天銷饌，懸井中，經宿不壞。凡飲酒先食鹽一匕，則後飲必倍。草果爲細末，遇飲酒以少許置盞內，卽醉。煨皂角一挺，置鹽內，不走油。藏火腿於殼內，數十年不油。一云：穀糠一和麵時入鹽蜜少許，各等在內，可留三五日不硬。

服飾

無患子洗真珠，甚妙。香櫟浸汁洗葛紵，勝酸漿。滑石末塗去衣油。洗墨污衣，杏仁細嚼擦之。酒醋醬污衣，藕擦無蹤跡。芋子煮汁洗膩衣，白如玉。赤小豆湯洗色衣垢。梔子濃煎水洗，洗早衣如新。白礬土可以洗衣。槐花污衣，酸梅洗之。茶湯衣段發白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膏藥污衣，生蘿蔔擦洗卽去。將蘿蔔口嚼碎，吐油衣上，以手搓洗亦去。伏中熨棉布衣，無棉球，秋冬以燈心少許置棉上，亦無球。墨污白衣，大蒜敲碎，摩摻，用水洗卽白。杏仁亦妙，可去藍與墨。凡衣帛爲漆所污，卽以麻油先浸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著水令濃，再洗，麻油頃刻可盡，或細研杏仁，溫湯洗油，二三次無迹。白萼花未開者，裝鉛粉在內，以線縛口，久之傳面，經歲尚香。洗珠子，用人乳浸一宿，次日以益母草燒灰淋汁，入些麩炭，以絹袋盛，輕揉洗，鮮明如新。忌近麝香，最能昏色。被油透者，鵝鴨屎曬乾燒灰，入熱湯澄清，用絹盛洗，色焦黃者，以紫子皮熱湯浸水洗，研蘿蔔汁醃一宿，卽白。赤色者，以芭蕉水浸一夜，自然潔白。犯尸氣者，以益母草煎湯，入麩炭揉洗，自白。葛布年久色黑，將葛布洗濕，入烘籠內鋪着，用硫黃熏之，卽色白。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則垢

自落；或熟麵湯洗，亦妙。油污衣，甘子土末摻之，上熨，或河水調塗，曬乾即去。梅葉煎湯洗夏衣，黴點即去。楊梅及蘇木污衣，硫黃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落。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梅黴衣，以枇杷核研細末洗之自去。鱗魚鱗，石灰水浸過，層層起之，可作花鈕。蟹黃污衣，將蟹鬚搥洗自去。血污衣，用溺煎滾，以其氣熏衣一宿，來日洗之自落。多年血污跡，以生菱肉磨洗即去。綠縲百藥煎污衣服，以烏梅水洗之。衣裳黴壞，先以清水浸濕，次以蘿蔔水洗之。水內加醋少許，洗大紅衣鮮明。衣服書畫濕蒸者，用冬瓜或銀杏蒜洗之。甘土洗膩衣如灰汁，塗衣去油垢。衣服粘漆，杏仁爲末包在漆上，乾擦即去。油污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夏月衣點，以冬瓜汁洗則無跡。猪油污衣，以生栗子嚼細，放污處揉擦，即去。氈襪以生芋擦之，則耐久不蛀。絹作木棉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棉。紅莧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苧。用蒜擦絹，用白蘿蔔擦布，則寫字易上。墨污衣絹，用飯粘擦污處，搓即洗去。酒污衣，以淨荷水瀉之，令自乾，顏色不變。墨污衣服，口噴水，再橫安竹箸一頭，滴水洗即去。牛皮膠煎湯，洗瘡癩膿血污衣，即淨。新染青靛布，勿洗，用包貂皮狐貉等件，不蛀不脫毛。

器用

代赭拭寶劍，倍益精明。胡桃燒灰研細，藏針不鏽。石灰可以藏針器。鐵鏞，以煇炭乾擦則快。磨鐵致蝕。汗鞮引兔。香油蘸刀，則刀不脆。津唾畫鏡，令乾，呵鏡自見。羊血擦酒壺，則不漏。荷梗煎湯，洗鐵垢自新。磬畏菇菇。斧怕肥皂。鷓鴣脂塗刀劍，不鏽。油籠漏，用肥皂塗塞則止。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羊蹄葉可潔擦礮石。補玉石，用透明芸香五錢，土粉三錢，黃蠟三錢，前二味研碎，候蠟化開調勻，乘熱粘補，過七日方用。紅鳳仙花搗爛，煮犀杯，色如蠟，可充舊犀。初煮出，忌見風，即裂。錘刀用白馬蹄，或羊角一兩，用

頭髮五錢，煨灰，水銀三錢，共爲細末，錘之，卽明。鐵砧槌阜角，卽自損；鐵輾輾久則成孔，鍋下鑿之，多爆片落。補盤，用白菝末，雞子白調塗破處，以線緊縛，火上烘乾，任用，忌見雞湯。銀器上書黑子，礪砂一錢，雄黃五分，膽礬五分，硫黃三錢，米醋調書。缸甌碎縫，用鐵屑醋調擦縫上，鋪則不漏，或以芋頭煨半生，半熟擦之。商嵌銅器，以肥阜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燻之，則黑白分明。象牙黃者，用豆腐渣浸擦，洗之自白。錫器上黑垢，用鷄鵝湯洗之。熱盥足，蠶漆桌成跡，以錫注盛，以沸衝之自去。銅器或礪石上青，以醋浸過，洗之自落。椒木作搗槌，用久不臭，且香。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李塞之卽止。葶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鐵花出銀竈中，如塵，紫色輕者，可摩瑩銅器。葶薺善毀銅，合錢搗之則錢化。葶本湯布，拭酒器并酒桌，則蠅自去。竹器，蛙用生桐油點，蛙處則止。榆皮濕搗如糊，用粘瓦石極有力。細毬綠布，包猪牙阜角，揩玉器光潤。油籠滲漏，剝穿山甲裏面肉，嚙投入，自至漏處補住。

藥餌

乳香同燈心研，便細。乳香久留，能生舍利。藕皮能散血。大麥蘖多服消腎。大黃葉鋪薦上，去壁蝨。鼠食礬石則死，蠶食則肥。研乳香，口念延胡索。末茶屑可以收水銀。麝香置枕中，可絕惡夢。乳石忌參朮，犯者多死。銅青塗物，入水不腐。曾青塗鐵，色赤如銅。藕豆黑者，瀉人。肥阜水，殊見之，則不就。白青得鐵，卽化爲銅。鐵遇神砂，如泥似粉。金遇鉛則碎。津唾可溶水銀。磁石引針。稻草煮香附子，不苦。煮通草，茗飲之不睡。山茶花末，可代鬱金。不灰木，乃滑石之根，要燒成灰，但研破，以牛乳煮黃牛糞，燒之，卽灰。龍腦以杉木炭養之，更良，不耗，或同雞毛相思子，入小瓷罐，密收亦佳。取大麻子仁，以帛包置沸湯中，結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次日曝乾，就新瓦上揆去殼，簸揚取仁。艾難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輾。

立成細末。白蠟同礪砂罨鐵，一時卽輟。蟾蜍膏輟玉如泥，苦酒消之成水。夏月暴黃蠟百日許，自白；或洋納水中數徧，亦白。代赭石可點書，又可罨金益色。蟾酥入目，令赤腫盲，紫草汁洗點卽消。瘡藥中用硫黃者，以竹葉燒烟熏之則不臭。柴乾皁皮，顏色內入杏仁，則光且黑。赤小豆粉敷腫毒，加苧根汁，則易去不粘。通草以薄荷醬抹曬，磨成末。川椒以三四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生漆瘡。黃蠟合大棗咀，卽易爛，可度饑歲。艾火作炷，灸瓷甕，錐打卽成孔。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浮水金丹樟腦銀珠，搗爲餅入水卽遊走。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代赭以酒醋煮之，插鐵釘於內，扇之成汁。鹽湯煮雲母，可爲粉，煉之用礬則柔爛。草烏切碎，同米作飯，餒雀醉倒。紫草收時，忌人溺及驢馬糞，并煙氣，令草黃色。韶粉蒸之，不白，以蘿蔔瓮子蒸之，則白。黃占四兩，粘瀝青二兩，勻用蠟靴。無名異煮蟹殼腥，煎桐油收水，塗剪剪燈，則燈自斷。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傍，辟邪。笠子油污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冷疼痛。人參頻見風日，則易蛀，并忌鐵。醃水松香末攪勻，用篋圈撒去成毖。青皮最能發汗，有汗者不可用，人罕知之。血竭若同衆藥搗，則化作塵飛。石灰止血，但不可着水，着水卽爛肉。燈心以梗米粉漿過，曬乾研末，入水澄之，浮乃燈心。雌黃與胡粉同用，則兩色俱變。

居處

造屋有梓木，衆木不震。栗木作門關，可以遠盜。大樹不宜當門。中庭不宜種樹。屋後不可種芭蕉。門口不宜有水坑。堂前不可穿井。房門不可對天井。塞古井，令人盲聾。廳後不宜作灶。女子不宜祭灶。廚房不可對房門。上廁不可唾。掛帳用水，閉日無蚊蠅。大樹不宜近屋。井灶不宜相見。清明前兩日，夜鷄鳴時，炊黍米熟，取釜湯徧洒井口邊地，及洗滌，則百蟲不近。戊己日，燕不銜泥，慮巢不堅，凡宅舍

土工等事亦宜避土日。清明前三三日，螺螄浸水中，不拘多少；至清明日，以水洒牆壁，螯去涎蝨。窆漆樹作釘，用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月臺，拔易入，且堅如鐵。三月三日，取薺菜花鋪灶上，及牀席下，辟蟲蠹，收苦棟花，或葉藏薦下，可辟蚤蝨。入臘遇水日，勿令入見，以少水細洒薦蓆，辟狗蚤壁蝨。正月未日夜，蘆荳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上元盜取富家燈，盞置牀下，令人有子。端午取棟樹子碎投廁中，不生蟲。端午午時，硃砂寫「茶」字，側貼柱壁，蛇蝎不敢近。新造屋，柱下四隅埋蒲扇，蚊永不入。端午午時，取浮萍投廁中，絕青蠅。端午午時，望太陽寫「白」字，側貼於柱上，四處無蠅。杉木燂炭末入門，開門則響。端午午時，書「儀方」二字，倒貼柱脚上，辟蛇蝎。刀斧不宜安灶上，簸箕不宜安灶前。狗肝和土泥灶，令婦妾孝順。灶內燒阜角，其鍋底煤并突塵自落。梓木柱放下柱則響，云是爭位。水缸內養活魚兩三尾，則不生脚。甌鳴，釜鳴，男作女拜，女作男拜，即止。臘月掛猪耳於堂梁上，令人致富。臘月八日，懸猪脂於廁上，則一家無蠅。

人事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身上生肉丁，芝蔴花擦之。鳥銜人髮，夢飛。夜行叩齒，鬼不敢近。人氣粉屏。醉中飲冷水，令手戰。故窗紙治鼻衄。祀冢之黍啖兒，令不思母。甌帶懸戶，止兒夜啼。嬰兒號，婦乳出。青芝蔴葉，湯浸良久，涎出稠黃，梳髮甚佳，可作湯沐髮。凡人逃走，取其髮於緯車上，卻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生人髮掛果樹上，鳥鳥不敢來食其寶。脚跟厚皮，用有布紋瓦片擦之。取本兒初穿毛衫，放瓶內，則小兒夜啼自止。夜臥時以鞋一仰一覆，則無魘及惡夢。母哭，淚墮子目，令傷睛生翳。天行瘟疫，取初病人衣服於甌上蒸過，則一家不染。飛絲入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亂頭髮不可頓壁縫房內，招祟。本人衣裏磁石懸於井中，則逃人自返。下牀及出門，先左足，百事吉。男生而覆，女生而仰，胞胎及溺水亦然。以

男子裹脚布勒爛經宿，則婦乳卽回。人食鷓肉，入水爲蛟龍所吞。極熱扇手心，五體俱涼；或以點水濕手心扇之。婦以吹火筒吹兒陰，被蚯蚓呵腫，卽消。眉髮落者，生半夏擦之復生。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藥之。行路辛苦，夜向壁靠足睡，則明日足不勞。

韻籍

芝麻煙薰紙被無聲。穿山甲油和印色，則不滲。書筒中藏綠毛龜，辟蠹。香櫟帶上安芋片，則不腐。硯水慮凍，少着可解。鹽漬寫紙上，烘之字墨。撮鹽入火炭，不爆。礬水寫黃紙上，則成赤字。裱書畫，麵糊內加蘿蔔汁，則不瓦。一云：加紫蘿蔔汁少許，加生礬花，則蟲鼠不侵。畫上若粉被墨，或硫煙薰了，以石灰湯蘸筆拭二三次，則色復舊。起字，鶴糞、鷹糞各三錢，金鳳花子五錢，白丁香一錢，礪砂二錢，俱研末，用時取少許，水調勻，量字大小，攤塗在上，待少乾，卽拂；若要急去字，緊接半時，卽脫痕迹。梅花半開者，同蜜投入罐中，鎔蠟封口，用時挑三四朵，同蜜點湯，花開香如新摘。香櫟去蒂，以大蒜搗爛，罌帶上，則滿室生香，更以濕紙圍蓋。玉印以蟾酥塗擦，則易雕；或以吉祥草擦，亦妙。其銅章以葶藶擦之，則鬆脆易雕。紙被舊而毛起，將破者，用黃蜀葵根五七根，槌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木賊草於磁器內水煮象牙，乾卽添熱湯，煮三個時，卽軟，任意雕刻。以甘草水煮復硬。磨黃芩入白礬些須，寫字畫在紙上，以水洗去紙，則字畫脫淨水盃。墨無光彩，化黃明水膠加入磨之，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金箋及扇面誤字，以醱醋或醬油，用新筆蘸洗，或燈心措之，卽去。誤寫字，以雞子一枚，去黃留青，入白細砂末二錢，攪勻，紙封殼口，陰乾研細，新筆蘸水描字，將藥搽上，下再用石灰兩面鋪，火熨卽去。輭玉法，用地榆一兩，先煮一滾，再入蒜汁一盃，蔥汁一盃，再煮二滾，卽能入刀。聖燈法，浮萍、瓦松、遠志、黃丹、蛤粉各一兩，共爲細末，每油一兩，入藥一錢，點燈可久一月。

獸炭法，細炭十觔，鐵矢塊十觔，生芙蓉葉三觔，合搗爲末，糯米粥和成劑，塑炭獸形，曬乾，一枚可三日。水晶玉石，用吉祥草根搗爛，入銅鐵鍋內煮，光景易雕刻，若用砂鍋，則鍋亦軟矣。聖蠟燭，槐角子二觔，白膠香一觔，硫黃四兩，先將角子搗爛，以膠化開，入角子同熬爛，次下硫黃，槐條攪勻，用小母指大竹筒，長七八寸，灌入，陰乾去筒，每條可點一二十日。門神聯對紙，有禁水貼，不能上，以竹紙一層背之，半乾糊，卽上。書燈，用香油一觔，入桐油三兩，則耐點，又辟鼠耗，以鹽置盞中，可省油，以生薑擦盞邊，不生並。壺內茶跡，入冷水令滿，加酸三四分，煮淡，則茶跡自去。滿爐，金真水粉一兩，山煒炭二兩，共爲末，放入爐內，一點火星，卽刻滿爐。蔗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擦之，卽見字。一云：一杏仁尤佳。一琉璃，瑪瑙，玉石，以自然灰埋之，卽爛如泥，至易雕刻。肥皂水調顏色，可畫花燭上。墨寫水晶上，以苦茶浸過，夜則不落。石灰水煮竹片數沸，取出雕刻花，文易如切藕。藏書畫，以樟腦包放在內，不生蠹魚。案牘年久故案者，用水晶承日照之，則見。墨污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墨隨膠落，凡絹可用。白紙扇錯字，香爐火和水筆蘸洗，字卽去。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楮樹汁和白芨，飛麵調和，接紙永不脫解。樺皮燒煙熏紙，作故色，勝如墨泥。藏筆，以黃連或黃檗煎湯，調輕粉蘸之，候乾貯用。冬月以楊花鋪硯槽，則水不冰。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子水澆之，則成黑字。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鐵末浸醋，書字於紙背後，塗墨如碑字。棉布及絹上寫字，用薑汁磨墨及粉，則不散。墨用熟艾收，或藏風化石灰內，則不黠。彈琴士指甲薄者，用蠟蠶燻煙熏之，則厚。金箋上誤印圖書，急搓手掌，極熱按吸卽去。墨污絹畫，用燈草蘸水洗卽去。墨漆器上有硃紅字，以鹽擦之，則作紅水洗下。雌黃飛研極細，和膠成錠，磨之，校書甚良。留宿火好胡桃一枚，燒半紅，埋熟灰中，三五日不滅。洗硯，用蓮蓬或大半夏擦之，去滯墨。穀樹滋塗燈草，陰乾，又上硫黃少許，一梗可點一更。蠟燭抽去心中柴蘆梗，則剪燭花易。讀書不睡，磁石一錢，夜明砂一分，蒸酒調抹香上點。臘雪水調寒食麵爲糊，裱背書畫，不生蠹。炭加些禁，在炭

水內浸一宿燒，則耐久。

偶記

釜底煤可代草引火。煮象牙，用酢瀆煮之自軟。茨菇、乳香能啞銅。煎血入酒槽，不出水。酒能發香。伏鴨卵，聞響麻聲則不成。桐油吐人，得酒即解。夜臥停燈，與賊爲眼。雞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好，日中曬之，可以自升起地三四尺。鴨蛋以礪砂畫花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洗之，則黃直透內。鷄子作琥珀法，取伏卵段黃白混雜者煮，及尙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浸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煮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煮，用火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猾髓與樟腦相同，能水中生火，惟以酒噴則滅，不可於屋下收。蓖麻搗膏，以箸點鵝馬六畜舌根下，則不能食，或點肛門內，即下血死。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於有金寶處，即知金銀銅鐵鉛玉龜蛇妖怪，故謂之靈。弔脂透物，甚於醴醕，以銅瓦器盛，皆能走失，惟鷄卵殼或琉璃瓶盛，則不漏。地溲油，又如泥色，黃金氣腥烈，柔鐵燒赤投之，二三次，剛可切玉。石腦油，直透金銀，惟真琉璃瓷器可貯，入水涓滴，烈避焰發，餘力入水，魚鼈皆死，撲之以灰則滅。赤銅入爐，甘石煉爲黃銅，其色如金；砒石煉爲白銅；雜錫煉爲響銅。七月七日，取地榆根，不拘多少，陰乾百日，燒爲灰，復取生者與灰合搗萬下，灰三分，細末一分，合之，白石二三斗，以水浸過三寸，將藥入水攪之，煮至石爛可食乃已。甌尿管瓷器令軟，磨墨書石，能入數分，以豬鬃或松茅刺其鼻，尿即出。取芫花葉，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小人以之誣人。油手以鹽花洗之，可代肥皂。一云：一順手洗自落。一濃酒積油，得熱氣，則火自生。啄木鳥舌，好事者引之，令長，作穿拍板繩。櫟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處不着。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燻煙，薰盡了，蓋花，即白。煮紅鴨子，以金柵根同煮，白皆紅。葷家用炭，能使蟲蟻不入，竹木之根自回。天落水煮。

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猴猴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如人見錦繡。涸水之精，名曰「鱗」，一以名呼之，可取魚鱗。鐵內有硬處名鐵核，香油塗燒即散。銅錫相和，硬且脆，水淬便硬。池中混濁，以瓶入人糞，用箬包札之，投水中即清。漆器不可置蓴菜，雖堅漆亦壞。椿樹葉冬青葉絲瓜梗葉各等分，每四季燒煙熏堂屋中，其鼠遠避。

蘇東坡格物龜談終

蘇東坡格物龜談 卷下

蘇東坡格物彙談 卷下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目錄

總論	一
身體	二
衣服	二
飲食	三
器用	六
藥品	七
疾病	七
文房	七
果子	八
蔬菜	九
花竹	一〇
禽魚	一一
雜著	一二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 目錄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

總論

磁石引鐵。琥珀拾芥。蟹膏投漆，漆化爲水。皂角入竈突，烟煤墜。胡桃燒灰可藏針。酸漿入孟水垢浮。滑石去衣油，乾麪相與作。燈心能細乳香。榧子能軟甘蔗。撒鹽入火炭不爆。用鹽播椒，椒味好。川椒麻入水能解。胡桃煮臭肉，不臭。瓜得白梅爛。栗得椒攪香。猪脂炒榧皮自脫。韶粉和梅牙不酸。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井水蟹黃，沙淋而清。石灰可以藏鐵器。草索可以祛青蠅。夏月熱湯入井成冰。蕪湯洗盃，青蠅不來。煇炭斷道，行蟻自回。油殺諸蟲，亦殺螻蛄。狗糞中米，鴿食則死。桐油入水池荷死。紅茶入水池，菱枯。粉蠅畏椒。蜈蚣畏油。松毛可殺米蟲。麝香能祛壁虱。馬食雞糞，則生骨眼。蒼蠅叮蠶，則生肚蟲。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五月五日，收蝦蟆，能治瘧疾；又治小兒疳。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黑。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不沈。唾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烏賊過小滿，小青梅過小滿黃。蠶過小滿則無絲，蜀葵過小滿則長。乳香久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不宜糞。羚羊角能碎佛牙。人髮根可粘起舍利。銀杏能醉人。胡桃能碎錢。柿煮蟹不紅。橙合漿不酸。綠橘過江，爲枳。麥得濕氣，則爲蛾。缺兒肥皂，則不就。韃靼見酒，駱駝見柳。荆葉逼蚊蟲。臺慈逼蠅子。酒能發香，藕皮散血。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鶴知子午，貓眼亦能。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芝麻其烟熏紙，被不作聲。榧子煮素羹，則甜。薄荷去魚腥。葶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芒種日，螳螂一齊出。九月九日，蚊子嘴生花。燕畏艾人。蝎畏蝸牛。磬畏苾茹。斧怕肥皂。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 身體 衣服

二

蠟蠟畏雪。落蟹怕霧。河豚殺樹，狗膽能生。蜘蛛申日能口口。燕子戌日不歸家。燈心能煮江鯪。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

身體

身體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飛絲入人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搯之。一云「珊瑚」尤妙。人有見漆，多為漆氣上騰，着人而生漆瘡，用川椒三四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為漆所害。指甲內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蠶燒烟薰之，則厚。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食梅子牙軟，喫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飲酒後欲口中無酒氣，用理中湯調氣散合一處，乾服少許。冬月唇燥裂痛，不可以津潤，只用香麻油抹之，二三日便可酥油尤妙。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瓦片磨之。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一云「大蒜」亦妙。北絹黃色者，以雞糞煮之，即白；鴿糞煮亦好。墨污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凡絹可用。血污衣用箔煎滾，以其氣薰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自落。或有淨水一碗，逐口漱過，吐盆內，將衣擺洗無迹，或用蘿蔔擦之，或紙蘸水擦無迹。綠礬、白礬煎洗衣服，用烏梅湯洗之。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痛冷。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麪湯擺洗」亦妙。驗真紫，以舌舐之，不以唾嚙者便黑色。槐花污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蠟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粘瀝青入蠟，均用。絹作木棉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絹。伏中裝棉布衣，無棉珠，秋冬則有，以

燈心少許置棉上，則無珠也。紙被舊而毛起者，將破，用黃蜀葵梗五七根，捶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或用木槿針葉搗水刷之，亦妙。笠于油污或汗透者，以黑頭煎濃湯熱洗之。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蚊蠅糞污衣及物，以燈心蘸水擦之，則去。酒醋髒污衣，藕擦之，則無迹。梅苴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斑自去。氈氍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紅莧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苧。若蘆菜煎湯洗布衣，垢自落；但先打溼洗之，不作二色。楊梅及蘇木污衣，以硫黃烟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落。真紫衣油污者，用燒紅炭泡汁，乘熱擺之，候乾則無迹，不可經手。染毛段，以石灰湯浸之一宿，洗淨染之。又云：「先用酸漿熟者浸過，染之。」染舊紅纓，以醬合之，少時洗，則紅如新。染綠斜紋，以礬砂調銅綠染之。油污衣，用炭灰發之，或以滑石擦髮之，或水調麵塗之，乾後自去，或蘿蔔湯洗之。墨染衣帶溼，以油浸透，須用炭汁擺之。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溼，次用蘿蔔湯洗之。染頭巾，用黑荷湯洗之，綠紫染之。洗墨污衣，用杏仁細嚼擦之。紅纓以雪水洗之，則淨；醋洗之，則紅；染則用酸漿浸。

飲食

炙肉，以芝麻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入火中。煎烏賊，研入醬同煎，不出水，且味佳；或入蜜，最妙。糟蟹留久則沙，見燈亦沙，治用皂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或用煇炭少許，亦妙。糟蟹法詩云：「三十團臍不用尖，臘糟劬半半劬鹽，再加酒醋各半碗，喫到明年也不淹。」煮老雞，以山萸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打血不就者，用燈心在內，或壁土亦可。一云：「用一順攪則就，若逆攪之則不就。」醬內生蟲，以馬草烏碎切入之，蟲卽死；或用川椒亦可，或加熬熟香油百部入之。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或用黃道日則色黃，用線纏勒去蒂，不許用刀切。糟薑餅內安蟬殼，雖老薑亦無筋。煎白腸，用百藥末，臨熟撒之，則

香脆。一云「芝蔴花乾末糝，一亦好；或用鳳仙花爲末。煮魚羹，臨煮熟，入川椒，多則去鯉。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棗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蔴尤妙。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煮蟹用薑塗之，候乾煮之，則青；或用北五味煮之，或以礪砂水塗，候乾煮之。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滅。做飯入朴硝在內，則自各粒而不相粘。煮牛馬令易爛，入薑杏仁妙。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煮河豚，用荆芥煮三四次，換水，則無毒。用鹽洗猪臟，猪子則不臭；或以水洗猪，翻過洗淨，令乾了，以乾麪糝之一茶時，便洗去麪，垢隨麪去，久煮則肉爛了。煮紫羹，用枇杷葉爲細末入之妙。煮木犀蟹，用木犀花鋪釜底，少水煮之，則青。煮雞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做魚鮓，用礬鹽淹，去涎洗淨，如魚鮓法造。一云「以石灰水浸之。一凡雜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藕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研芥辣，用細辛少許，醋與蜜同研，則極辣。晒葫蘆乾，以藁本湯洗過，不引蠅子，鹽水亦可。煮猪肉，用白梅、阿魏煮，或用醋，或用青鹽同煮，則易爛。白血灌腸，用藕汁入血中灌之，則白。一云「用葶藶煮，以葱薑淹之，洗淨煮羹，則剔骨，茶能去涎殺腥。一桃花飯，做飯了，以梅紅紙盛之，溼後去紙和勻，則紅白相間。鴨子上以牛膽汁，或寫字，或畫花，令乾煮之，去殼，則青色透內。酒中置茄子柴灰，則酒到夜成水。煮黑豆，用荷花梗煮之，爛甚，黃豆兒煮用此。江茶點桐花，用針打攪攪少時，取針畫茶面成花，上作白路妙；或以皂礬百藥煎竹絲畫花。楊梅核、西瓜子，用柿漆粗拌了，晒乾自開，只揀取仁。鴨蛋以礪砂畫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黃直透內。乳齋淘，用乳餅醬內妙。梅油可淹梔子花、萱草花、牽牛花、林擒、藕、冬瓜、葫蘆，須得紫蘇葉入，則妙。灌肺，用蒲萄汁洗後入，灌物永不老。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摺在內，則皮自脫。臘肉內用酒、腳醋煮，肉紅；酒調羹，則味甜。夏月魚肉內安香油，久亦不臭。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用蘿蔔梗同煮銀杏，不苦。蛤蜊銀鮑，以蛤蜊洗淨，安桶盤內，月下露之，令口開，以真粉研料物鹽，以蛤蜊納之，則口閉，少時，便用汁攪之去殼，真粉在殼內外，如銀鮑。酒

漿面上不見人影，不可食。日月蝕時飲，損牙。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煮芋，以灰煮之則蘇。淡醋煮雞，錫盆盛蓋了，上以灰水淋之，則自凍。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撥動，則不鹹也。櫃子與甘蔗同食，其渣自軟如紙一般。（櫃子一作地栗）。鹽搗胡椒甚辣，葱青尤佳。櫃子殼反萊豆能殺人。油餅與藕同食，無渣更美。蜜扇律能敗酒，本草名枳椇。甘草去酒毒，小豆花亦妙。煮臭肉，每觔半用胡桃二十箇，殼上鑽孔令多，即同煮肉熟，則臭味不見矣。煮老猪肉，以水煮熟，以冷水淋肉冷，又浸冷，再煮即爛。花鱸可煮肉易爛。蘿蔔解醬豆腥，燕薯喫不噁。橘葉陰乾，收造臘肉，不炎膩氣，可留至五月，懸烟突上，按月水洗之，再懸。煎血入酒糟，不出水。靛靛煮菜，便宜食，不噁，蓋物未久也。入鮓亦得，或喫了食鮓。臘月收糟，以泥泥頭上，至二三月，以水澆泥頭則潤，不爾則臭。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秋夏月易壞，用白湯煤過，自然如初。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血肝鴨子，雞頭蝦，杏仁，鵝肺，脊血，皆可合汁清酒，後喫理中湯調氣散，一處乾嚼，則可口中無酒氣。無名異煮蟹，不變色。禁水煮亦不變。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過入，亦變。爛橄欖研細糖團魚，甚香。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沈。煮紅鴨子，以金柵根同煮，白皆紅。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飲酒欲不醉，服爛砂末。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剝之皮自脫。竹葉與粟同食，無粗。茄柴灰可淹海蜇。冬月就血不堅，安鍋上暖處，碗熱則血就。血不可就汁煮，煮則汁淡無味，須用湯煮之。豆兒水，黑豆或紫豆，以頭灰汁煮。寸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草內。煮燒肉，用朴硝，仍貫氣在肉內。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皆爛，以石灰糝之，則不爛。淹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鹹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則在日中晒。糟酒醬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煎鴨子黃絲者，用濟水同煎，有用蓮蓬梗灰汁煎。覬鮑皮，饅頭皮，用麪糊和，則易熟不破。煮烏賊魚，每十箇洗淨，入水一二盞，煮熟，令有汁半盞止，取起入蛤蜊醬酒一茶甌許，拌勻，少時喫妙。水蘿蔔瀆及鹽醬內，做甘露子，則不黑，以細篾穿

之易取。酒酸，用糠醋投之，則不酸惟淡；每酒一升，用醋半盞。煮麪令湯清，北方用花燧，南方用糠醋撮。煮猪脂及血臟羹，不可入椒同煮，作猪糞氣，臨熟後入就起。煮老鵝不爛，就竈邊取瓦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喫西瓜，喫子不喫。喫蟹了，以蟹鬚洗手，則不腥。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盞。五月不可做臘肉，餘月皆可造；六月須用酒醋鹽同淹，當日晒乾。豆油煎豆腐，有味。籬上舊竹篾縛肉煮，則速糜。餛飩入香葷在內，不喫。醬水內煮蟹不腥；青蝦蟹之類，嗜脚和煮不腥；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忌此不可用，引諸病。

器用

商嵌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燻之，則黑白分明。金鋼鑽鈍，取置口片土，令着物向上，以炭燒之，通赤，取出，冷則銳矣。一云：一用水晶珠磨之。一黑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洗下。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字塞之，即止。一云：一用肥皂搗爛塞之，一亦可。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作間道烏木。鑰石銅先燒赤，取出，冷以水淬之，槌打則不爆。漆器不可置葦菜，雖堅漆亦壞。新石銚用黃泥塗其中，貯水滿，煮一時方可用。棗木作匙者，為其不澀及不粘飯也。熱碗足燙漆桌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迹自去。銅器或鈴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琴阮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針眼割線者，宜用燈燒眼。錫器黑垢上者，用燻雞鵝湯洗之。酒瓶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水焯炭缸內，夏月可凍物。刀子鏽，用木賊草擦之，則鏽自落。淨水盂內水垢，酸漿浸之，經宿自落；漿熱者尤妙。以皂角在竈內燒煙，鍋底煤并突煤自落。胡桃殼燒炭收針，不鏽香油拌浮炭亦得；杉木炭末亦可。肉案上抹布，猪膽洗之，油自落。浮炭瓶中安貓食，不臭，夏月亦不臭。石灰燒過者，但是鐵器，以油塗之，安灰內，經久不鏽。葦本湯布拭酒器，并酒桌上，蠅不來。燭心散，以線縛之。餅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點桐油燈盞，以生薑塗之，令乾，入油點燈，不生垢。

呵鏡子，以津唾畫鏡令乾，呵鏡自見。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梓木爲舟，起蜃。香油蘸刀，則刀不脆。玻璃用醬湯洗，油自去。椒木作搗搥，不臭且香。礮不可細礮，皂角蝕作孔。鐵鏽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煇炭擦之則快。泥瓦火煨過，作磨石。牛皮膠內入乾麪粘篋子。乳鉢研乳香、松香、瀝青之類，欲洗淨者，以雪洗之；夏月用碎冰洗，或以沙土入鹽洗，則淨。醋桶漏，以未香桶內塞之，外更塗之，則不漏。

藥品

收香白芷，取其根，洗淨，寸以截斷，以乾石灰拌勻半晒，子不和爛矣。收薄荷，隔夜以大糞破水澆之；次日又澆一次，待乾收之，則涼，不爾則不涼。甘遂麪裏煮熟，毒自去。服茯苓，勿食醋。鉛白煎霜，入蜜中煎炒。瘡藥中用硫黃氣者，以竹葉燒煙熏之，則不臭。當歸晒乾，乘熱收入缸，不令透風，則不蛀。生地黃，乾土培之，不爛。巴豆、大黃同用，則以不能瀉人。服乳石，忌參朮，犯者多死。研乳香爲末，口念玄胡索。看附子，則露之，以不溼爲妙。乳香留久，有舍利子。稻草煮香附子，不苦。丁香數顆，裏裏作燒餅，與狗食，則死。草烏切碎，同米作飯，餵雀兒，盡皆醉倒。收大黃葉，鋪薦上，去壁虱。服丹石，不可食蛤蜊，腹中結痛病。

疾病

生瘡毒未愈，不可食生薑、鴨子，則肉突出作塊。霍亂轉筋，不可忍，用冷水浸至膝乃愈。霍亂吐瀉不止，飲米醋半盞即止。吃茶多，令人黃。蜂叮痛，以野苧菜搗傅之。故窗紙治鼻衄。

文房

研墨出沫者，用耳膜頭垢則散。或紙或文書督齊，須先以紙一二幅攤桌上，督則齊。打麪糊，用白芨濃煎汁入麪內，則不蛀生蟲。一云：入黃蠟、川椒在內。一云：蠟、梅樹皮、硯水、磨墨有光彩。合印色，須是極力研細，不爾則砂而不可用。禁水寫字令乾，以五倍燒之，則成黑字。絹布上寫字，用薑汁磨白芨粉，則不溼開。肥皂澆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肥皂水調顏色，可畫花燭上。櫟炭灰燒成花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磨黃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洗去紙，則字脫在水面上。畫上若粉被黑，或硫煙熏了，以石灰湯蘸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草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大黃用米泔水浸三宿，燒作沈香氣。燈心、乳香一處研，自細雲母亦然。糯稻草燒甘蔗，作麝香。杉木燂炭養龍腦，不折燈心亦可。礬紙上字可洗去。收墨用皂角柴燒石灰令黃，盒之。墨被尿浸或水浸，色敗而淡，以水煮熱黃蠟塗之，如磨用時去蠟包，色如故。冬月硯凍，入酒磨墨不凍。鹽滷寫紙上，烘之字黑。冬月令水不冰，以楊花鋪硯槽中，各文房春風膏。樺皮燒煙薰紙，作故色，勝如黑泥。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冬月花瓶中插花，欲不凍者，以頭灰汁插之，或每水一碗，酒二盃，亦妙。收畫法，未雨之先，晒乾，緊捲入匣，以厚紙糊縫，過梅月取出掛之。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用蜀椒、黃蘗煎湯，磨松煤染筆，候乾收之。評筆，筆貴鋒齊勁健，今世鋒少易損，禿不中用矣。

果子

收粟不蛀，以一層粟草一層粟，相間安之。收粟不蛀，以粟蒲燒灰，淋汁澆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覆，令厚一二尺。一方用燂炭拌勻，入缸藏之，要得地氣半月一拌為妙。生紅柿欲易熟者，用水梨子齧之，置盆內，密護之，不可通氣。一云：收桶內，用草拌不媽，可置三四月，橘葉尤妙。一云：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收

雞頭晒乾入瓶，紙蒙了，復埋之地中。藏金橘於菜豆中，則經時不變。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甜瓜生者，用石首煮魚骨，插蒂上一宿，便熟，勒養亦可。口口橘，用滾湯錫瓶收之，經年不壞。胡桃不可焙，焙則油了。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或削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圓，同此法。松子仁帶皮，則不油。橄欖樹高，難採，以鹽塗樹，則實自落。青梅小滿時，前嫩脆，過後則易黃。新榧子，以猪脂炒過，則黑，皮不着肉。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梅子與韶粉同食，不酸不軟；梅葉尤佳。鉛口口與木瓜同食，不酸澀，且無粗，胡粉亦可。以針刺破荔枝圓眼殼，沸湯綽之，肉白如新。炒銀杏，在十個以上，則不爆。西瓜要冷，以指甲搯破，打開，晒日中少時，安在陰處，則冷如冰。收水楊梅，鹽醃，澀之，如便喫，少用鹽，留久，鹽要多。石蓮試之，久者以十枚俱沈，造髻亦然。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梅仁以酸漿浸三日，炒之，如杏仁。菱煮過，以礬湯綽之，紅綠如生。爆栗子，銀杏，拳一箇在手，則不爆，勿令人知。薰橘皮及為梅荔枝，必先綽過，方熏焙則乾。收橘子，用葉同收，層層相間，入土壅之不壞。香圓蒂上安芋片，則不癆。水楊梅入焯，則不爛。西瓜宜懸高處，忌蒸苜蓿，即爛，并貓踏之，即沙。

蔬菜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收冬瓜，忌苜蓿風。生薑社前收無筋，秋分後次之，霜後則老矣。笋候出之時，去老嫩兩頭，於湯中煮熟，取出，令乾，入新瓶中，實按之，用淺盆中盛鹽酒寸許，將笋瓶口，覆蓋酒盆上，至冷取出用。合葷以箬籠盛貯，不可近泥壁，近則易壞。未霜時，不可收芋，為其多也。喫菜多腹脹，以醋解之。作羹，用醬油煮之妙。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豆豉內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了。晒時以爐灰糝之，不引蠅子。種蘿蔔法，以宣州大水梨切去心，留頂作蓋，如瓮子狀，以蘿

荀子實之，以頂蓋之，使埋於地，候梨乾或爛，取出蘿蔔子分種之，則實如梨圓，且有梨味。

花竹

種牡丹芍藥花，日間簪瓶中，晚間置溼處，以蒲包蓋之，可多開三五日；如經雷時，卽時零落。養荷花，用溫湯入瓶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又法削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插瓶中，方入水則開，或以火燒，或以針於花蕊上，扞數穴亦可，或於中間切少許亦可。蜀葵花削煨了，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瓶中，開至頂而葉不軟。冬青樹上接梅，則開洒墨梅。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梧桐樹閏月多生一葉（按六壬梧桐常年十二葉，閏年十三）。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洒之，根下以水洒之，蝙蝠糞亦可，或欲其直者，用綿裹筋上，每朝持之卽直。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之，插於瓶中，或用沸湯插之，亦開。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漸摘去，則又生花。種蘭去土，用水煇炭屑種之，上用青苔蓋了，則花茂且直，宜頻洒水，用燂雞鴨毛水澆蟲。葡萄樹用麝香入其皮，則葡萄盡作香味。花樹蟲孔，以硫黃末塞之。木犀蛀者，用芝麻梗帶殼東懸樹上。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犬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海棠花，用薄荷水浸之則開。葡萄以甘草作針針之，立死。牡丹樹以海螵蛸針之，立死。凡草生水，中其梗如藕狀，皆有孔，蓋欲舒其氣也。枇杷樹不可用糞澆。橘柚樹澆肥，春分後多死。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擲甲。銀杏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梅上接冬青，開梅花多；或冬青上接，亦然。葫蘆照水種，自正。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煙熏蓋子，蓋花則白。香圓去蒂，以大蒜搗爛醃蒂上，則滿室香；更以溼紙團蓋上。芝蔴柴掛樹上，無蓑衣蟲。牡丹根下放白朮，諸般顏色，皆是腰金。皂角樹下有刺，不可採，以一篋箍樹上，用木砧砧箍，箍緊自落。銀杏樹高，亦用此法。冬瓜蔓，上午時用苔帚

打之則生多。插鳳仙花，用石灰湯養，不爾，連根種餅添水，可半月開；石灰種，亦得。薑秋涼則益薑損蔗，蔗損則節密也。

禽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金魚生虱者，用新磚入糞桶中，浸一日取出，令乾，投水中。金魚浮水面上者，則雨必至，蓋其水底如沸湯也。橄欖粗，金魚食之即死。肥皂水能死金魚。莽草搗碎傾水中，魚即死。驚與蝥蟬，被蚊子叮了即死。殺鴨，灌醋活鴨口中，少刻殺之，則刺血易成，身不出二毛。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烏骨雞，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雞未抵者，以荳帚趕之，則抵毛倒生。蛤蚧以胡粉塗唇四邊，月下安之，過夜則肉肥壯。駱駝用力過度則死，以鹽和奶納入口中飼之，則三日不飢。小貓叫不絕聲，陳皮末塗之，則不叫。甘草食之則就死。蜈蚣引上竹筋者，令頭向上，插地自死，或插壁上，令頭向外，亦死，速不能回身之故也。母雞生子與青（一作「續」）麻子喫，則常生不抱卵。白馬蹄燒煙薰壁虱則死，饅頭燒煙薰亦死。臥牀下煎鰻魚，亦可，又能去蛀蟲。水中浮萍乾，焚煙薰蚊蟲則死。竹雞叫，可去壁虱并白蟻。雞食鹽嗜者，以香油灌之，或用香油搽冬瓜葉餵之，仍以香油敷濟灌之。鴉鶻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馬蝨甚肥皂。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雞。辟蚊法，於日蝕時，用紙搓左股繩，先外搓，合向裏，月蝕時，搓右股繩，先向內搓，合向外，各長五丈小尺，又可合作一繩如筋大，以此圍臥處，則蚊不敢入。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盡飛集索上。油殺諸蟲。蝸牛涎去蠍毒，以其涎圍蠍，不可去，蜈蚣亦然。貓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棗，辰戌丑未側如錢。」樓慈逼蠅，蠶畏鼓聲，則伏而不起，亦畏雷故也。燕聚魚。馬誤食雞糞，骨眼生。雞下卵，辰則雄，暮則雌，日中對日。

下亦雄。香狸生四箇外腎。鷹無肫而有肚子，喫肉故也。飛禽喫穀者有肫。土附魚不破肚煮，則子不熟。雞吃貓飯能啄人，浮萍草內抱鴨死。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逼蠅臘月豬脂，以餅懸廁上。麻葉燒煙，能逼蚊子。

雜著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爲末，入湯中卽冷而不沸。肥皂樹作柴，燒鍋鐵，作爆片落。米醋結蓋，取出，以鹽淹之，復爲醋，可治發背。池水渾濁，以瓶入糞，用箬包紮之，投水中，則清。醉中飲冷水手顫，切豬肉油汚手，以猪耳尖洗手，油自去。錫銅相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銀銅相雜，亦易鎔化。釜底煤，可代火草引火。陳茶末燒煙，蠅速去。油紙燈入荷池，葉死。金遇鉛則碎。作僞烏木，收油胡桃殼，燒煙薰之，次以胡桃肉擦之，透心黑。鐵內有硬處不可發者，名鐵核，以香油塗燒之，立散。代赭石以醋酒煮之，鐵釘插在內，扇之作汁。日未出及已沒下，不引蠅子。鹽酒好者，以石蓮投之，則浮飯亦可。灰莧能化細粉，銀杏亦可。躑躅柴怕硫黃煙觸之，則黃紅藕亦然。搽面粉亦怕觸，觸則青黑色。遇雌黃觸，則褐色。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韶粉蒸之，不白，以蘿蔔瓮子內蒸之。梨蒸沈香，入香茶妙。水銀撒了，以鎗石引之，皆上石。打落器中，白禁與韶粉研刷，真皮色不褪。蛇畏薑黃。續麻骨插竹圍四向，竹不沿出；芝蔴骨亦可。芝蔴骨插粟中，不蛀。胡麻麪啖犬，則黑光而駭。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響叫，云是爭位。杉木浮炭爲末，安門栢中，開門則自能響。釘月臺板，用窠漆樹削作釘，以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板易入，且堅如鐵。荷花梗塞鼠穴，自去。活溼松木段，柱頂上鑿一窩子，以桐油注內，閣起一夜，則水自下流，則乾；又不生白蟻。荷花葉煎湯洗鐵器，或用荷梗一方，用糟醋。柴乾皂皮顏色，入杏仁則光且黑。黃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蘿蔔提硝，則白煎亦然。馬糞與

石灰相拌，泥池水不漏，長青苔，不死魚。蜜煎鋪內，用肥皂洗抹布，拭盒子櫃上，則螻蟻不來。火筋燒紅，插入魚提出，筋上氣起，乃真蜜，煙起即有錫也。上路蜜，則以粟米粥入之，燒刀插之。有粘刀者，乃粟米也。看柿漆，取少許在手中，兩手磨，粘住手者為上，白色者多真，赤色者有假，以冬青葉取汁在內，則赤是飯湯。真香油，以少許擦手心，聞手背香者真。伏中不可鑄錢，汗不清，名爐凍。造雪竇，必須燒地赤，則冷不消。一云一窰底用石板砌，上鋪生炭一三尺，溝下流水入池，則冰難化。一楊梅樹癩了，以甘草釘釘之，即無。芝蔴一二升，亦可作油，先炒熟了，研細，沸湯入煮，設在湯內，油在湯面上。水缸內養魚三兩筒，則活不生脚。香油之性相反，炒熟則打出生油，生研則打出熟油，絞車則滑，鑽針則澀。伏火法，以杏仁燒灰，包火楊梅，不燒物，可在身邊帶。伏中合醬與麵不生蟲。臘水不臭，下醬不生蟲。養蚪不變，可過年。收蠶蛹不蒸，蛀用杉木炭層層收之。豆油可和桐油作船灰妙。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樟腦黃蠟和勻，染黑投水中，作科斗，自然水中走動，但欲潔淨，用了油手指則住。鳳仙花葉梗，同梅紅紙一處搗，其色甚鮮，可代胭脂用，且不膩。雞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收椒帶眼收，不帶葉收，不變色。伏中收松柴，研碎，以黃泥水浸皮脫，晒乾，冬月燒之，無煙，竹青亦可。花鴨子，以黃蠟鑄畫花了，以醋浸至夜，來日自軟。鎗石惟高麗者可磨下石汁，塗筆黃上，不惹氣水，庶得不鋪。看桐油法，以草圈蘸之，中有膜在草上者，謂之上秤。看漆法，揭起籠微扇之，如鏡面者佳。煮象牙，用醇酒煮之，自軟。漆中多是油煎，朴硝為假，點上紙上，少時無油滲者佳。或於沸湯中滴之，不散而無暈者妙。見風便變色者次之。銀中雜銅多者，鑄化時以錫相投，則其銅如在水上，作水片取出。銅與鎗石上貼金，欲取下者，以肥皂塗之，燒火中有金圈在肥皂上。以水銀聚之，鐵上鍍金，先用赤熟銅於鐵面上畫花，以飛箔梅鍋內，煤白，然後以金箔貼之。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終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 雜著

吐

物類相感志，相傳東坡所作，前輩已有議其僞者；此屬假託無疑。庶彙紛錯，有相反，亦有相成，造化之機妙，誠難測度；若必於此窮究其理，其爲格物，亦太疏矣！存之以資讌談可也。清江范梈德機

蘇東坡問答錄題辭

東坡以世法遊戲佛法，佛印以佛法遊戲世法。二公心本無法，故不爲法縛，而
談諧諠浪，不以順逆爲利鈍，直是滑稽之雄也。彼優髡視之，失所據矣。刻東坡佛印
問答錄。

萬曆辛丑九月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蘇東坡問答錄 題辭

蘇東坡問答錄目錄

與佛印嘲戲	一
納佛印令	一
佛印譏謔	一
題僧詩軸	二
爲佛印真贊題答	二
聯佛印松詩	二
遊藏春塢	二
聯句嘲僧	三
與佛印答問	三
因捫虱詰辨	四
佛印納東坡令	四
的對	五
佛印因坡見罪	六
與佛印商謎	六
佛印與東坡商謎	六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六

與佛印起令	七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七
因月素行令	七
宴同官行令	八
借意狀物名令	八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八
秦少游答短歌	九
井甕字詩一首	九
坡妹採蓮疊字詩一首	一〇
東坡亦和疊字詩一首	一〇
登廁譏行者	一一

蘇東坡問答錄 目錄

蘇東坡問答錄

與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待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羣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卽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佛印譏謔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玩，猶恨未獲！」東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

上帶家來。一蚌血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攜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爲佛印真贊題答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播鬚。」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髯也。

聯佛印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欸語間，因言：「窗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霄變，減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不已。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日，有徐都尉於所居之背，面山闢一花塢，廣植奇花異木，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爭妍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召佛印同往訪之，徐以他出不遇，洞門鎖鑰，無以啓扃者，忽見樓頭有一女，豔粧凭欄凝草，坡遂索

筆題詩於門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鎮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櫻頭半露小花梢。」佛印用坡韻，復題其後曰：「門掩青春春自鏡，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徐歸見所題詩，明日乃約二人來訪，久而不至，因用前韻以促之曰：「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須臾，東坡同佛印至，徐乃出家姬侍宴，徧賞紅紫，直勝集也。酒酣，坡卽席贈詞於姬曰：「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于中更一技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閒春晚，濃醉起，驚落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日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來自見慣。」徐乃卽席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逗晚。鶯誤入，觸海棠花片。只恨春心當時露見，小樓外曾勞日斷。樽前料想也，餓心飽眼，從此去，縈心有人可慣。」（詞名殢人嬌）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於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筍插銀河。」印云：「紅裙蘸碧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侵着老僧窠。」

與佛印答問

東坡得杭州棹，一日過天竺，與佛印遇於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峰峭拔，稍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旣來之，則安之。」及寺門，見捏塑金剛壯麗，問佛印曰：「二金剛何者爲重？」印曰：「握拳者尊。」及至殿，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復詢曰：「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印曰：「彼司門戶，恃勢張威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

人有詩嘲云：「撐肩努眼惡精神，捏合從來假似真；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後至上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耶？」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佛號？」印曰：「亦只念佛號。」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復見座前致經一卷，於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與本人。」坡喟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云：「南海大士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入，始知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閉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最為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餌（音不）鈇（音托）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於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鈇鈇。」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佛印納東坡令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

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

東坡黃魯直佛印禪師三人同在百花亭上賞花飲酒。至數盃後，佛印起去小解，子瞻遂問：「去那裏？」佛印答云：「小僧忙片時至。」佛印來坐，子瞻道：「我今行個忙令。」便先道云：「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云：「我有百箇蠶，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老，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養婆娘，相牽正上床；夫主外面入，問君忙不忙？」

蘇子瞻在正堂置酒會客，時黃魯直佛印禪師俱在，飲酒數盃，子瞻要行一個急急令，當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裏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却回來，靴裏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尺。」佛印云：「急急急，娘子放箇屁，走馬到慈利，走馬却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煨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思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鴛鴦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醫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佛印因坡見罪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於烏臺，按鞠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謫斥廢秩者，不下一二百人。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尉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一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輩擡我，便是夾頌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一聞者莫不大笑。』」

與佛印商謎

東坡即拾一片紙，畫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長柄筴籬。與佛印云：「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莫是關雎序中之語歟？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而已。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非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一東坡

答云：「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間。」東坡曰：「黃鸞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遠佛閣相視，鬼奎危巽。」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容易點，點茶須是吃茶人。」東坡答佛印云：「嫩蕊馨香兩味過，感師遠贈隔煙蘿；試烹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須多。」

因月素行令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於雲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撥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既清，殺有聲，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口還令云：「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枵腹貪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的。」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訪，未飲便論文與字。」坡大喜其以己自喻，意亦美也。因命入坐，遂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適入人預焉，佛印亦居其內。中席，東坡謂衆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一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東坡令云：「閒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閒，白鷺幾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番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間。」佛印云：「悲似樂，送禪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送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梢子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著得敝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又客云：「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若云：『戀戀緜袍有故人。』」

借意狀物名令

東坡令云：「水林檎，未是水林檎；菱荷翻雨灑鴛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云：「清消梨，未是清消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云：「清沙爛，未是清沙爛；六幅裙兒留半片，時恁方是清沙爛。」又客云：「紅娘子，未是紅娘子；凝脂二入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曰：「荔枝兒，未是荔枝兒；夜半婆娘生下子，恁時方是荔枝兒。」永叔云：「肉菘蓉，未是肉菘蓉；暮口口朝食龍，恁時方是肉菘蓉。」又客云：「地骨皮，未是地骨皮；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東坡之妹聰慧過人，博學強記，尤工爲文，有欲以秦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華視之，曰：「奉之文粗足以敵吾子由之才。」遂得偕伉儷。後子瞻在翰林，日妹往省行之，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其退休之意，坡讀之，尤少疑思，妹從旁適見之，一覽了然，歎曰：「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妹因喜得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价報書於秦，姑遲其歸。因錄佛印歌以示秦，云：歌曰：

野野鳥鳥啼啼時時有有思思，春春氣氣桃桃花花發發滿滿枝枝，鶯鶯雀雀相相呼呼喚喚，岩岩岩岩花
花紅紅似似錦錦，屏屏看看堪堪堪堪，山山山山秀秀，鹿鹿鹿鹿山山山山前前，煙煙霧霧霧霧起起，清清清清浮浮浪浪，促促潺潺
浚浚水水景景幽幽深深處處，好好好好追追遊遊，傍傍傍傍水水花花似似雪雪，梨梨花花光光皎皎，潔潔玲玲
瓏瓏似似墜墜，銀銀花花折折，最最好好好好柔柔，茸茸茸茸溪溪畔畔，草草青青雙雙蝴蝶蝶蝶飛飛來來，到到
落落落落花林林裏裏，鳥鳥鳥鳥啼啼叫叫不不休休，爲爲憶憶春春光光好好，好好好好楊楊柳柳枝枝頭頭，春春春春
秀秀時時常常共共，飲飲飲飲春春濃濃酒酒，酒酒似似醉醉開開行行，春春春春色色裏裏，相相相相逢逢，競競競競憶憶遊遊
山山山山水水心心息息悠悠悠歸歸去去，來來來來休休休休役役

秦少游答短歌

未及梵僧歌，詞重而意復；字字似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惟一覽，願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真類觸；汝其審思之，安表予心曲。

并疊字詩一首

蘇東坡問答錄

憶

別離時聞漏轉
期歸阻久伊思靜

秦之書信既到，值坡與妹遊湖上，得秦詩，且會其意，因覩物用其體，即成採蓮歌云：

坡妹採蓮疊字詩一首

一 闕新歌聲嗽玉
津楊綠在人蓮 採

東坡亦和疊字詩一首

酒

力微醒時已暮
飛如馬去蹄花 賞

東坡書字意成詩，比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議以東坡館伴之，使者索賦詩，坡曰：賦詩易事，觀書稍難耳。一因出長亭詩以示之。詩云：

亭 景 畫 老 拖 筇

首 雲 暮 江 蕪 峰

環壁字詩，及東坡效體詩，精緻者一見固可以決，又恐有如虜使終日疑思不辨者，今逐一明解於下：

錦印長歌云：一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煙霧起清淨，清淨

須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遊。追遊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最好。最好采茸溪畔草。采茸溪畔草青青。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枝素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開行春色裏。開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秦少遊詩云：「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難。憶別難。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東坡妹採蓮詩云：「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闌新。一闌新。歌聲歌玉。歌聲歌玉。採蓮人。」東坡詩云：「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東坡長亭詩云：「長亭無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小山峰。」

登廁譏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往來不常；一日去訪佛印，語言酬答，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廁，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一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留行，駭然。始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廁所，衆行者喧闐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以一腹一字代一福一字）不可靠靠那廁屎處。」

蘇東坡問答錄終

蘇東坡問答錄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引

堯夫漁樵問答，字字名理；東坡漁樵閒話，句句名喻。非理則不入，非喻則不啓；吾謂二書爲一經一緯。噫！理者其糟粕耶？喻者未嘗非筌蹄也。醉濃飽鮮，是在得其旨而已。是書前卷凡脫數則，俟博雅者續之。刻漁樵閒話錄。

萬歷壬寅孟秋朔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引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上篇

有客謂漁樵曰：「二老之談，於治世之鄙事，民間之俗務，可也。不然，則議論几席之間，有清風明月，可以嘯咏，有素琴尊酒，可以娛樂；高談而遣累忘懷，陶然以適物外之情，可也。奈何其間往往輒語及朝政故事，非所謂漁樵之閒話者，吾所以不取焉。獨不聞莊叟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之間而代之。』所以各存其分也。子得無失其分者乎？」二老相顧而笑曰：「是客也，烏知吾閒話之端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望釣於渭水之濱，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而不知之人也，心存乎先王之道。大率古者有道之士，雖不見用於時，而退處深山窮谷，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今之所談，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亦足以發也。又且何間於野人之論哉？」客深然之而退。漁曰：「人之有禍福成敗，盛衰得失，窮達榮辱，興亡治亂，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則事雖毫銖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勢不可以力回，豈非命歟？豈非素定歟？景雲初，有僧萬回者，善言人吉凶禍福，寓跡塵間，而出處言語，不循常而特異於人，自恐因此見疑於時，或佯狂以自晦也。然而人見之，莫非恭敬，亦不敢以狂而見忽。是時明皇爲臨淄郡王，因却左右而見之，萬回輒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已後不可知之。願自重！』言訖佯狂而去。及明皇卽位，開元天寶中，可謂太平矣。至祿山之亂，果五十年也。萬回之言驗如符契。然至於翠華西幸，蒙塵萬里，登橋遠望，納糲充飢，而困亦甚矣；揮涕馬嵬，馳雨棧道，貽羞宗社，受恥宮闈，辱亦至矣。華清蕭索，南內荒涼，節物可悲，嬪嬙零落，氣亦憊矣。此皆人生至困至苦至危至厄之事也。何爲萬回無一言以及之，抑知之而不言耶？如何？」樵曰：「非萬回之不知也。命之所有，分之所定，不可逃也。使當時言之，亦不足

爲戒也；雖誠亦不能免也。天命之出，其可易乎？嗚呼！學天下之權，擁天下之勢，賞罰號令，速於雷霆；一喜則軒冕塞路，一怒則伏尸千里，天下豈有貴勢之可敵哉？不幸一旦時違事變，艱戚萬端，大都興廢成敗，雖出乎天，係乎命，然亦必先有其兆，以成其事也。開元中，用姚元崇、宋璟，則天下四方熙熙然，豐富娛樂，無羨於華胥。天寶末，委國政於李林甫，此其所以召亂也。歸事權於楊國忠，此其所以召禍也。咸衰得失，豈不有由而然也？漁曰：天寶末，明皇倦於萬機，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而且將優游於宮掖之間，以自適也。無何，得李林甫，一以國政委之，自此姦謀詭論交結以熾，而忠言讖議不復進矣。日以放恣行樂爲事，一夕，因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其間偶有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是時明皇春秋已高，遇事多感，聞此歌，悽然出涕，不終曲而起，因問：『誰人作此歌？』對曰：『李嶠詩。』明皇歎曰：『李嶠真才子也。』及范陽兵起，鑿與幸蜀，過劍門關，登白衛嶺，周覽山川之勝，遊久而不憚，乃思水調所歌之詞，而再舉之又歎曰：『李嶠真才子也。』感慨不已，扶高力士而下，不勝嗚咽。樵曰：『天下之物，不能感人之心，而人心自感於物也；天下之事，不能移人之情，而人情自移於事也。李嶠之詩，本不爲明皇而作也，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蓋明皇爲情所溺，而自感於詩也。莊叟所謂山林歟，臯壤歟，使我忻忻然而樂，與夫山林之茂，臯壤之盛，彼自茂盛爾，又何嘗自知其茂盛，而能邀人之樂乎？蓋人感於情，見其茂盛而樂之也。此謂無故之樂也。有無故之樂，必有無故之憂，故曰：『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信哉是言也。漁曰：『舊事有傳之於世，而人或喜得之，可以爲談笑之資者，時多尙之，以助燕閒之樂，然而歲月浸遠，語及同異，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貴妃醉起舞，霓裳羽衣曲，明皇大悅，霓裳羽衣曲，說者數端，逸史云：『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擲一竹枝於空中，爲大橋，色如金，行十數里，至一大城闕，羅曰：『此乃月宮也。』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中，明皇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明皇素曉音律，乃密記其聲，及歸，使伶人繼其聲，作霓裳羽衣曲，及鄭愚作

津陽門詩云：「蓬萊池上望秋月，萬里無雲懸清輝；上皇半夜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秘樂天半聞，玳瑁玉石和瓊寢，宸聰聽覽未終曲，却到人間迷是非。」釋云：「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懷寒，不堪久，同至半天，尙聞天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音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作腔，名霓裳羽衣曲。又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鷹辭。」此下當有脫誤。樵曰：「不然，非欲天下之人皆愚也。當戰國之時，諸子紛然各持詭異之說，惑於當世，且欲游聞於諸侯，以張虛名，而求其用矣。故誕妄邪怪之說，充塞於道路，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於是各安於習尙，以爲耳目之新。既非聖人道德之言，又非先王仁義之術，宜乎焚之。又恐其徒呼噪不已，以亂天下，於是坑之，有何不可！」

下篇

漁曰：「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以謂既爲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而密者，莫若中冓之事，豈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閒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託以下情敷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與膚生於父母耳，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付韜光以獻。自妃之一逐，皇情慚然，至是韜光取髮搭之，肩以上奏，明皇見之，大驚惋，遽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祐不爲此詩，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亦名言也。」樵曰：「床簣之事，至隱密也，尙且暴揚於外，而况明目張口，公然爲不道之事，宜何如哉？隱衷潛慮，傾人害

物，而謂人不知，誠自欺也；人其可欺乎？世有爲是者，不可不戒。漁曰：「明皇以八月誕降，輔會於勤政樓下，命之曰千秋節。一大合樂，設連榻，使馬舞於其上，馬皆衣紈綺，被鈴鑼，驥首鬣舉，跋翹尾，變態動容，皆中節奏，故養之頗甚優厚。末年祿山寵數優異，遂將數匹以歸，而習之後，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殊不知其舞馬也。一日，大享士伍，作樂，其馬於檯上，輒奮首舉足以舞，圍人惡之，舉足以擊其馬，尙謂不盡技之妙，愈更周旋宛轉，以極其態度。廝役以狀告承嗣，承嗣以爲妖而戮之，天下有舞馬，由此絕矣。」樵曰：「禍之與福，命也，遇與不遇，時也；命之與時，禍福會違者，幸不幸在其間也。是馬也，當明皇之時，衣紈綺，被鈴鑼，論其身之所享，可不謂之福乎？謂其見貴於時，可不謂之遇乎？不幸一旦失之於廝役之手，而靠楚遠苦，其體可謂不遇也。既而欲求免於靠楚，愈竭其能，而反爲不知己者戮之，可謂禍矣。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誠哉是言也。嗚呼！馬之遇時，則受其福，及夫不爲人之所知，則身被其禍，士之處世，豈不然哉！仲於知已，屈於不知已，遇與不遇，乃時命也。」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爲虎也。忠旣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柴頭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返閉其室，旋聞啼吼之聲，穴壁而窺之，乃真虎也。悲哉！忠受氣爲人，俄然化之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於舌，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爲乎？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狼戾之心，而然耶！內積貪吝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蕙，而然耶！居常恃凶悻，恣殘忍，發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陽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已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托質於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於人之骨髓，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此邪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狗己之私意，非虎哉！刺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藉於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於世，又何足怪也。」漁曰：「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略云：

「碧月夜，瓊樓春，連舌冷詞調新；當時狎客盡風稜，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闌，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於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廛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刺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解道君臣獨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取慚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爲此等事，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勃然以發凶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名人，則慚謝之色形於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恥，向善之心，安得不謂之君子哉？樵曰：「此亦一端也。古今當於詞筆者，不爲不多矣；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士大夫雖聞之，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况有服膺樂善之心哉？以此知其無賴者，迹雖小人，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又豈知迹雖君子，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漁曰：「裴劬傳奇嘗記一事甚怪者，云有『唐魏博』大將聶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爲乞丐尼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後五年，尼輒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如領取。」尼亦遂亡矣。父母且驚且喜，乃詢其所學之事，隱娘云：「攜我至一岩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猿猴如飛，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刺鷹隼；四年，挈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過惡曰：『爲我取其首來！』某應聲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即時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僚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爲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移時，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云：「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已成，可歸。」遂回家。父母聞其語甚怪，但畏懼而終不敢詰，亦不敢禁其所爲。」後至陳許節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樵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之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取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

者，不可不畏隱微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是欲奸凶之人，絕嗣於世，尙恐流毒餘及於後，深可懼也。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拯，與山人馬紹相會於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扑野。得拯來，甚喜，及倩拯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斑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拯詰其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拯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拯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拯視僧之口吻，尙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給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遂乃變虎形也。於是壓之以巨石，而虎斃於井。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於道旁，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尙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悸慄，相與攀援而上，寄宿於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俵鬼也，乃曠昔嘗爲虎食之。」旣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使以屬前道。」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哮吼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逡巡向之，諸俵鬼奔走却回，俯伏虎之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旣爲虎之食，死又爲虎之役，使今幸而虎之斃，又從而哀號之，何其不自疚之如此邪！」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性命，旣爲虎之所食嚼，固當拚心刻志以報冤，今又左右前後旣以助其殘暴，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然終不知所謂禪師將軍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已至於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沈沒於下鬼也。」樵曰：「舉世有不爲俵鬼者，幾希矣。苟於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俵鬼歟？巧詐百端，甘爲入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走僞，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餘於妾婦；及旣得之，尙未離於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一旦失職，旣敗乃事，則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終不悟其所使，往往尙

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佞鬼歟！一漁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指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尾，而官臣爲佞魃焉。佞魃之狀，額佩丰（一作「鬚」）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王，以夏姬爲廉，以稅能爲魯，誦節義於寒泥，贊詔曼於嫺姆。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讒之狀，能使親爲疎，同爲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鑿，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嗜，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貪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貪魃之狀，項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頰鈎骨，環聯瓊瑤，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楛履校，裴棘死灰，僥倖得釋，他日復爲「嗚呼」義山，狀物之怪，可謂中時病矣。一樵曰：「然夫怪物之爲害，充塞於道路矣，何所遇而非怪也？傳聲接響，更相出沒，拊掖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怪物之爲害乎？殊不知此亦豕蝨之義也，何足以怪而自恃哉！」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終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下篇

蘇沈良方序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惟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攷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藏，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以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人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湯，或液，矯易其故常，裨摩其性理，搆而索之，投幾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雷電，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後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藏異稟，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衆人，此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清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捨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

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貴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藥之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灑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藥之於人，無似此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濟，宜其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而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知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或未喻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

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溼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折。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子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隴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溼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晰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焙煨，風雨燥溼，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常烘煜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子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子所以詳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爾。篇無次序，隨得隨註，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待完也。沈括序。

蘇
沈
夏
方
序

蘇沈良方目錄

卷一

脈說……………一

蒼耳說……………一

記菊……………二

記海漆……………二

記益智化……………二

記食芋……………三

記王屋山異草……………三

記元修菜……………三

記蒼朮……………三

記流水止水……………三

論藏腑……………四

論君臣……………四

論湯散丸……………五

論採藥……………五

蘇 沈 良 方 目 錄

論橘柚……………六

論鹿茸麋茸……………六

論雞舌香……………六

論金嬰子……………七

論地骨皮……………七

論淡竹……………七

論細辛……………七

論甘草……………八

論胡麻……………八

論赤箭……………八

論地菘……………八

論南燭草木……………九

論太陰元精……………九

論櫻米……………九

論苦枕……………一〇

論蘇合香……………一〇

論薰陸香	〇
論山豆根	〇
論青蒿	〇
論文蛤海蛤魁蛤	一
論漏蘆	一
論赭黏	一
論龍芮	一
論麻子	二
灸二十二種骨蒸法	二
唐中書侍郎崔知悌序	二
取穴法	三
用尺寸取穴法	四
艾炷大小法	四
取艾法	五
用火法	五
具方	五

論風病	一六
治風氣四神丹	一六
四味天麻煎方	一六
木香散治偏風癱瘓脚氣等疾	一七
治筋骨諸疾手足不隨不能行步運動左經丸	一七
治三十六種風二十四般冷五勞七傷一切痢疾脾胃久虛不思飲食四肢無力起止甚難小便赤澀累年口瘡久醫不瘥但依此法服之必愈燒肝散	一八
治鶴膝風及腰膝風縮伊邪丸	一八
治風烏荊丸	一九
治風氣不順骨痛或生赤點隱蹇日久不治則加冷痺筋骨緩弱沈香天麻煎丸	一九
服威靈仙法	二〇
治肝痿脚弱及傷寒手足乾小不隨煮肝散	二〇

卷二

烏頭煎丸治風毒氣攻眼久成內外障	二〇
痛楚努肉赤脈等病十年者皆可療	二〇
又方	二一
通關散治諸中風傷寒	二一
辰砂散治風邪諸癩狂言妄走精神恍惚思慮迷亂乍歇乍哭飲食失常痰發仆地吐沫目戴魂魄不守醫禁無驗	二三
治諸風上攻頭痛方	二三
側子散治筋脈抽掣疼痛不止	二三
四生散治腎臟風治眼治癰	二三

卷三

論聖散子	二四
聖散子啓	二四
聖散子方	二五
解傷寒小柴胡湯	二六
治傷寒解表止頭痛麻黃丸	二七
治暑暈透巡悶絕不救者	二七

治瘴木香丸	二八
治傷寒痞氣胸滿欲死枳殼湯	二八
加減理中丸	二九
治胸痺切痛梔子湯	三〇
五積散	三〇
順元散	三一
紫金丹	三一
治脾寒瘧疾七棗散	三二
治氣虛陽脫體冷無脈氣息欲絕不省人及傷寒陰厥百藥不效者慈覺法	三二
金液丹	三二

卷四

服茯苓說	三三
服茯苓賦（并引）	三三
治臟腑冷極及久冷傷憊口瘡下泄穀米不化飲食無味肌肉瘦頰心多嗔恚婦人產後虛冷下泄一切水瀉冷痢香	三三

木散	三四
治一切積滯化氣消食補益真氣砂煎丸產後逐敗血補虛損至善	三五
黑神丸	三六
神保丸	三七
小建中湯治腹中切痛	三七
進食散	三八
壓氣散止逆定喘治疎取多後氣乏控止上膈者	三八
消食化氣訶子丸	三九
治脾胃虛冷歲久不思飲食或發虛腫或日漸羸瘦四肢衰倦吐利無節應脾虛候狀皆可服椒朴丸	三九
無礙丸	四〇
治脾胃虛弱并婦人脾血久冷桂香散	四〇
治胃虛泄瀉老人臟瀉尤效健脾散	四一
香薑散治久患脾泄	四一
引氣丹理一切滯氣	四一

沈麝丸治一切氣痛不可忍	四二
治諸氣礫石丸	四二
消食化氣止泄瀉腹中諸冷疾褐丸	四三
神聖香薷散治胃氣霍亂吐瀉轉筋腹痛	四三
治腹中氣塊	四四
暴下方	四四
治瀉痢方	四四
茶方憲宗賜馬總治瀉痢腹痛	四四

卷五

與程東玉求地黃	四五
蘇合香丸治肺痿客忤鬼氣傳屍伏連殭殞等疾辛得心痛霍亂吐利時氣諸瘧瘵血月閉痰癰丁腫驚癲邪氣狐媚瘴癘等疾	四五
諸癆明月丹	四六
治久嗽冷痰欬嗽及多年哮喘服藥無	四六

效者火角法	四六
治積年肺氣九寶散	四七
何首烏散治脚氣流注頭目昏重肢節 痛手足冷重熱拘攣浮腫麻痺目生黑 花	四七
治消渴方	四八
治嗽并嗽血唾血經效阿膠丸	四八
灸欬逆法	四九
止欬逆羌活散	四九
治肺喘	四九
硃砂膏鎮心安神解熱及損嗽血等疾	五〇
藥珠丹鎮心空膈去入邪氣及婦人血 攻寒熱等疾但驚夢成病皆主之	五〇
至寶丹出靈苑本池州醫鄭咸慶歷中 爲予處此方以其屢效遂編入靈苑	五一
治血氣心腹痛四神散	五一
治急下涎半夏湯	五一
白雪丸治痰壅胸膈嘈逆及頭目昏眩	五一

困倦頭目脹痛	五二
龍膽丸解暴熱化痰涼膈清頭目	五二
卷六	
問養生	五三
論修養寄子由	五三
養生說	五四
續養生論	五四
書養生論後	五五
養生偈	五六
寄子由三法	五六
上張安道養生訣	五七
神仙補益	五九
穀子煎法	六〇
書辟穀說	六〇
陽丹訣	六〇
陰丹訣	六一
秋石方	六一

陰煉法.....六一

陽煉法.....六二

金丹訣.....六三

龍虎鉛汞說.....六三

記丹砂.....六五

記松丹砂.....六五

卷七

治眼齒.....六五

治內障眼.....六六

還睛神明酒.....六六

治諸目疾.....六七

點眼熊膽膏.....六七

靈苑治眼雜寶散.....六八

治內障青盲暈翳及時暫昏暗一切眼

疾狸鳩丸.....六八

偏頭痛方.....六九

頭痛硫黃丸.....六九

治氣攻頭痛蒹蘆巴散.....七〇

治鼻衄方.....七〇

治鼻衄不可止欲絕者.....七〇

治鼻衄刺薊散.....七一

又方.....七一

又方治鼻衄久不止昏暈.....七一

治熱吐槐花散.....七一

治吐紫粉丸.....七二

止吐軟紅丸.....七二

治吐逆粥藥不下者酒磨丸.....七二

治口瘡綠雲膏.....七二

灸牙疼法.....七三

服松脂法.....七三

卷八

治水氣腫滿法.....七三

博濟治水氣逐氣散.....七三

治小腸氣二薑散.....七四

治小腸氣下元閉塞不通川棟散	七四
治小腸氣倉卒散	七四
治小腸氣斷弓弦散	七五
治痢芍藥散	七五
治痢四神散	七五
陳應之療痢血方	七五
水瀉裏急後重數走園樛根散	七六
藥歌（并引）	七六
治腸痔下血如注久不瘥者	七六
治小便不通	七七
治小便數方	七七
治夢中遺泄茯苓散	七七
療寸白蟲	七八
卷九	
治癰疽疔久不合	七八
治癰疽	七八
小還丹治背疽癰癩一切膿腫	七九

治發疽柞葉湯	七九
治腫毒癰疽	八〇
登州孫醫白膏尤善消腫	八〇
雲母膏	八一
治癰疹久不瘥每發或先心腹痛痰噦	八一
麻痺筋脈不仁小珠散	八二
治發瘡癩不透畜伏危困者	八二
治瘰癧柴胡湯	八三
治瘰癧	八三
療風毒瘰癧	八四
治惡瘡地骨皮散	八四
治癩方	八五
治遠年裏外癩瘡不瘥者	八五
治下疳脚瘡火府丹	八六
療久瘡	八六
治瘡疥甚者	八六
治陰瘡痒痛出水久不瘥者	八六
又方	八六

治癱方久患用之即瘥……………八七

擊痛法……………八七

治甲疽努肉裹甲膿血疼痛不瘥……………八七

帶骨丸并治牙疼……………八七

治傷折內外損神授散……………八八

治骨鯁或竹木簽刺喉中不下……………八九

治諸癩……………八九

卷十

治婦人產乳百疾澤蘭散……………八九

治婦人血風勞朱貴琥珀散……………九〇

治少男室女骨蒸婦人血風攻疰四肢

心胸煩壅麥煎散……………九一

治婦人產後傷寒白朮散……………九一

治產後衆疾血氣崩暈腫滿發狂瀉痢

寒熱等唯吐瀉者雜瘥肉桂散……………九一

治產後血暈及傷折出損婦人血瘥血

瘥大黃散……………九二

治小兒急驚慢驚風黑神丸……………九二

治穉中小兒臍風撮口法……………九二

治小兒諸風諸疳諸痢青金丹……………九三

治小兒風熱及傷寒時氣瘡疹發熱等

桔梗散……………九三

治小兒傷寒風癩小異膏……………九四

治痘瘡無癍……………九四

治瘡疹欲發及已發而陷伏者皆宜速

治不速毒入臟必致困宜服此……………九四

治小兒驚熱多涎痰瘥久痢吐乳午後

發熱驚癇等疾辰砂丸……………九五

治小兒豌豆瘡入目痛楚恐傷目……………九五

治小兒走馬疳牙齦腐爛惡血口臭牙

齦脫落麝香散……………九五

治小兒走馬疳唇齒齦腐爛遠巡狼狠用

此即瘥……………九五

治小兒諸疳諸痢食傷氣脹體羸頭大

頭髮作穗壯熱不食多困齒爛鼻香丁

奚潮熱等疾牛黃煎	九六
治久患翻胃及小兒驚吐諸吐並胃田	九六
季散	九六
烏頭散	九七
萊菔丸	九七
治小兒疳瀉不止日夜徧數不記漸漸	九八
羸瘦衆藥不效者吳婆散	九八
治小兒之病多因驚則心氣不行鬱而	九八
生涎逆爲大疾宜服常行小腸去心熱	九八
兒自少驚亦不成疾寒水石散	九八
治小兒驚積鎮心化涎小珠砂丸	九九
治小兒虛中積潮熱寒熱心腹脹滿疼	九九
痛者妙香丸	九九
治小兒臍久不乾赤腫出膿及清水	九九
治小兒熱嗽	一〇〇
治小兒疳肥瘡多生頭上淫浸久不癒	一〇〇
及耳瘡等悉主之	一〇〇
雜記傳小說中有數方既著於書必有	一〇〇

夏願今錄於此
 于瞻雜記
 一〇〇
 一〇三

蘇 沈 夏 方 目 錄

蘇沈良方

卷一

脈說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調，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祕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掩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問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生平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蒼耳說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如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爲間。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如菜，亦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滿，肌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痺，癱瘓，瘰癧，瘡疥，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鼠黏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桑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多於茨棘，遷客之幸也。己卯二月望日書。

記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華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至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開後，考其理，菊性介然，不與百卉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記海漆

吾謫海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檄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味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則瑟瑟有聲，亦頗苦澀。兒童食之，或大便難通。葉皆白，如石葦之狀，野人夏秋痲下，食其葉，輒已。取膠以代柿漆，却愈於柿也。余久苦小便白膠，近又大臍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酒蒸焙燥爲末，酒糊丸，吞百餘，二臍皆平復。然後知奇藥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以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瀉晒煮，爲膏以劑之，不復用糊矣。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案蘇集酒爲丸，作酢爲丸，瀉煮作酒煮。）

記益智花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中上，亦如之，大有則實，凶歲皆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於藥者乎？其得名也，豈以知歲也耶？今日見儋耳圖，儒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好事者補註本草。

記食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調芋土芝云：「益氣充肌。」惠州富此物，人食者不免瘴。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溼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能益氣充飢。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二日夜，飢甚，遠遊煨芋二枚見啖，美甚，迺爲書此帖。」

記王屋山異草

王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於鬼手奪命，故山中人謂此草「墓頭回」。寒葆光託吳遠遊寄來。吾聞兵無刃，蟲無毒，皆不可任，若阿羅漢永斷三毒，此藥遂無所施耶？

記元修菜

蜀中有菜如豌豆而小，食之甚善，耕而覆之，能肥瘠地。性甚熱，食之使人呼呻；若以少酒晒而蒸之，則甚益人而不爲害。眉山巢穀元修始以其子來黃州，江淮間始識之。此菜名巢菜，黃州人謂之元脩菜。

記蒼朮

黃州山中蒼朮至多，就野人買之，一斤數錢耳。此長生藥也，人以其易得，不復貴重，至以薰蚊子。此亦可以太息。舒州白朮莖葉亦皆相似，特花紫耳。然至難得，二百一兩，其效止於和胃氣，去遊風，非神仙上藥也。

記流水止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即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子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惟鱸魚入江水輒死乃知鱸魚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論臟腑

古方言雲母籠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皆不可食食之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嚥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廣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爲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治家鼓鑪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共入腹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卽入二腸故人飲食及服藥旣入腹爲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質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其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爾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溼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泄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爾其質豈能到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論君臣

若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爲君其次爲臣爲佐

有母者多爲使；此謬論也。設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豈得不爲君也？

論湯散丸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惟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腸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用湯，稍緩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大概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者全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多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既力大，不宜有失，消息用之，要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論採藥

古方採草藥，多用二八月；此殊未當。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葦、黃蘗、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沈；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定，而又未衰。如今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花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驗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取（用芽者亦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數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綠土氣有早晚，天時有衝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須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篁竹筍，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橫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殞，諸越則桃李夏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同畝之稼，則糞澆者先芽；一坵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論橘柚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迺柑耳。

論鹿茸麋茸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皆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鹿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生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爲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須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沙漠中，有麋鹿，駝鹿極大而色蒼，尼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有文，堅瑩如石玉，其茸亦可用。

論雞舌香

千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尙未然。案齊民要術云：「雞舌香，世以其似丁香，故一名丁香。」卽今丁香是也。曰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舍雞舌香，欲其奉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謂雞舌香者，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

剉開，中如桔核，略無氣味；以此治疾，殊極乖謬。

論金嬰子

金嬰子止遺泄，取其溫且澀也。世之用金嬰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澀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論地骨皮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墟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小核，曝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論淡竹

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有淡筍，兩色。淡筍，淡竹也。

論細辛

東南方所田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色黃白，拳局，而胞乾則作圓，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生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論甘草

本草注引爾雅云：一薰，大苦。一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案釋本云：一葉似荷，青黃色。一今據夢溪筆談改正。）此乃黃蘗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稜，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齧嚼不破。

論胡麻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子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謂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棗麻，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論赤箭

赤箭，卽今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殊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或以謂其莖如箭，旣言赤箭，疑當用莖，此猶不然。至於鴛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用則用根，爾何足疑哉！

論地菘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旣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薇，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部成紛亂。今案地菘卽天

名精也，其葉似菘，又似蔓菁（名精，卽蔓菁也）。故有二名，鶴虱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燄法，乃是服地菘爾，不當服火燄。火燄本草名菘蕪，卽是菘蕪（案夢溪筆談作「苗」俟考定）後人不識，亦重複出之爾。

論南燭草木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白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燭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種於庭榴之間，莖如薔薇，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論太陰元精

太陰元精，生解州鹽澤大鹵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六角，端正似刻，正如龜甲。其裙袖小楠，其前則下刺，其後則上刺，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微，叩之則直理而析，瑩明如鑑，析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析，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于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元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爾，非元精也。楚州鹽城縣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硝，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元精，然喜暴潤，如鹽鹵之類，惟解州出者爲正。

論稷米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積皆曰祭，是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一糜子乃黍屬，詩云：『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皆黍屬，以色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論苦耽

苦耽，卽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論蘇合香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檣膠，今多用之爲蘇合香。案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案之則小，放之則起，良久不定，如蟲動，氣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論薰陸香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鑿壩在地上者，謂之壩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論山豆根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論青蒿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叢，其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

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頗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論文蛤海蛤魁蛤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臬，爲海水磐礫，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論漏蘆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苦苣，根似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園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一條，正謂之漏蘆。

論赭魁

本草所謂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鞣。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論龍芮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者，其葉毛而未銳；入藥用水生者。陸生者，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論麻子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柘（案夢溪筆談作屯俟攷）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曝乾，就新瓦上輕揆，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灸二十二種骨蒸法

崔丞相灸勞法，外臺秘要崔相家傳方，及王寶臣經驗方，悉編載，然皆差誤。邯鄲郡有石刻最詳，余取諸本參校，成此一書，比古方極爲委曲，依此治人，未嘗不驗，往往一灸而愈。予在宣城，久病虛羸，用此而愈。

唐中書侍郎崔知悌序

夫台靈受氣，稟之於五行，攝生乖理，降之以六疾。若岐黃廣記，蔚有舊經，攻灸兼行，顯著斯術。骨蒸病者，亦名傳屍，亦謂殘殍，亦稱復連，亦曰無辜。丈夫以癘氣爲根，婦人以血氣爲本，無問長少，多染此病，嬰孺之流，傳注更苦，其爲狀也，髮乾而聳，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多者乃至五六，或夜臥盜汗，夢與鬼交，肆目視分明，而四肢無力，且上氣食少，漸就沈羸，縱延日時，終於殞盡。余昔忝洛州司馬，嘗三十日灸活一十三人，前後瘥者，數逾二百。至於狸骨、獾肝，徒聞叢說，金牙銅鼻，罕見其能，未若此方扶危拯急，非止單攻骨蒸，又別療氣療風，或瘴或勞，或邪或癘，或患狀既廣，灸活者不可具述。略陳梗概，又恐傳受訛謬，以誤將來。今故具圖形狀，庶令覽者易悉，使所在流布，頗用家藏，未暇外請名醫，傍求上藥，還魂返魄，何難之有，遇斯疾可不務乎？

取穴法

先定穴，令病人平身立正，取一細繩攏之，勿令展縮，順脚底貼肉堅踏之，男左女右，其繩前頭與大姆指端齊，後頭令當脚根中心，向後引繩，循脚肚貼肉直上，至曲股中大橫紋截斷。又令病人解髮分兩邊，令見頭縫自顛門平分至腦後，乃平身正坐，取向所截繩一頭，令與鼻端齊，引繩向上，正循頭縫，至腦後貼肉垂下，循脊骨引繩向下，至繩盡處當脊骨，以墨點記之。（墨點不是灸處）又取一繩子，令病人合口，將繩子按於口上，兩頭至吻，却勾起繩子中心，至鼻柱根下，止如此，便齊兩吻截斷，將此繩展令直，於前來脊骨上墨點處，橫量取平，勿令高下，繩子先中摺，當中以墨記之，却展開繩子橫量，以繩子上墨點正壓脊骨上墨點為正，兩頭取中，勿令高下，於繩子兩頭，以白圈記，白圈是灸穴也。

以上是第一次點二穴。

次二穴，令其人平身正坐，稍縮臂膊，取一繩繞項，向前雙垂，與鳩尾齊，鳩尾是心歧骨，人有無心歧骨者，至從胸前兩歧頭下量取一寸，即是鳩尾也，即雙截斷，却背翻繩頭向項後，以繩子中停取心，正令當喉嚨結骨上，其繩兩頭夾項雙垂，循脊骨以墨點記之。（墨點不是灸處）又取一繩子，令其人合口橫量，齊兩吻截斷，還於脊骨上墨點橫量如法，繩子兩頭，以白圈記之，白圈是灸穴處。

以上是第二次點穴，通前共四穴，同時灸，日別各七壯，至第二次壯，累灸至一百或一百五十壯為妙。候灸瘡欲癒，又依後法灸二穴。（案：日別一二字疑誤）

又次二穴，以第二次量口吻繩子，於第二次雙繩頭盡處墨點上當脊骨，直上下豎點，令繩中停中心在墨點上，於上下繩盡頭，以白圈兩穴，白圈是灸穴處。

以上是第三次點兩穴，謂之四花穴，灸兩穴各百壯。三次共六穴，各取離日量度，度訖卽下火，唯須三月三日艾最佳。病瘥百日內，忌飲食房室，安心靜處將息。若一月後覺未瘥，復初穴上再灸。凡骨蒸候所起，辯驗有二十二種，並依上項灸之。

一、胞蒸（小便赤黃）

二、王房蒸（男遺尿失精，女月漏不調）

三、腦蒸（頭眩熱悶）

四、髓蒸（覺髓沸熱）

五、骨蒸（齒黑）

六、筋蒸（甲焦）

七、血蒸（髮焦）

八、脈蒸（急緩不調）

九、肝蒸（或時眼前昏暗）

十、心蒸（舌焦或瘡，或時胸滿）

十一、脾蒸（脣焦，或口瘡）

十二、肺蒸（口乾生瘡）

十三、腎蒸（耳乾焦）

十四、膀胱蒸（右耳焦）

十五、膽蒸（眼目失光）

十六、胃蒸（舌下痛）

十七、小腸蒸（下瀝不禁）

十八、大腸蒸（右鼻孔痛）

十九、三焦蒸（乍寒乍熱）

二十、肉蒸（別人覺熱，自覺冷寒）

二十一、皮蒸（皮生粟起）

二十二、氣蒸（偏身壯熱，不自安息）

用尺寸取穴法

凡孔穴尺寸，皆隨人身形大小；須男左女右，量手指中一節兩橫紋中心，爲一寸中。

艾炷大小法

凡艾炷，須令脚跟足三分，若不足三分，恐覆孔穴不備，穴中經脈，火氣不行，即不能抽邪氣，引正氣，雖小兒必以中指取穴爲準。

取艾法

端午日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其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時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此何疑焉？

用火法

黃帝曰：「松柏、柿、桑、榆、柳、竹等，依火用灸，必害肌血，慎不可用。」凡取火者，宜敲石取火，或水晶鏡子於日得者，太陽火爲妙。天陰則以槐木取火，亦良。灸後宜服治勞地黃丸。

具方

生地黃汁

青蒿汁

薄荷汁

童便

好酒（已上各二升煎成膏入）

柴胡（去頭）

鼈甲（醋炙）

秦艽（各一兩）

朱砂

麝香（各半兩研）

右五味爲末，入前膏和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溫酒下，切忌生冷毒物。

卷二

論風病

王旂元龍言：一錢子飛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一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邪？則藥不應復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爾。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子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以傅皮膚，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夏已，今當常以施人。

治風氣四神丹

熟乾地黄

元 參

當 歸

羌 活（各等分）

右搗為末，蜜和丸，梧桐子大，空心酒服，丸數隨宜。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采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頃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如此方者。」一師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病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略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己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儋耳書。

四味天麻煎方

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方，蓋古方本以四時加減，但傳藥料耳。春肝旺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當須去皮生用，治之薑搗為頭，無復毒。）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元參。依此方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

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

木香散治偏風癱瘓脚氣等疾

羌活（一兩）

麻黃（去節水煮少時去水二兩案館本去水作去沫）

防風（三分）

木香

檳榔

附子（炮去皮）

白朮

川烏頭（炮去皮）

草豆蔻（和皮用）

陳橘皮（去瓢）

牛膝（酒浸一宿）

杏仁（生去皮尖）

當歸（酒浸一宿）

人參

茯苓

甘草（炙）

川芎

官桂（不得見火各半兩）

右十八味，剉如麻豆，每服一兩，水一碗，薑七片，煎至一盞，去滓得七分，溫服。大腸不通，加大黃末，每服一錢，以老少加減，如久不通，加至三五錢，不害心腹脹，加葶藶并滑石末，每服各一錢。（案程本有一滑石湯成，下）「五字，成字似衍文，館本無此句。」如上膈壅滯，痰嗽氣急，加半夏、升麻、天門冬，知母末各二錢，同煎，其藥滓兩合為一服，用水一碗半，煎至一盞服。此藥福唐陳氏者，醫以自給，郡人極神之，未有得其方者。一日為其親戚，攘得與子，子作官處，即合以施人，如法煮服，以衣覆取汗，不過三五服，輒瘥，所至人來求藥者無窮，其驗如神。

治（案館本有小兒字）筋骨諸疾手足不隨不能行步運動左經丸

草烏頭（肉白者生去皮臍）

木鱉子（去殼別研）

白膠香

五靈脂（各三兩半）

當歸（一兩）

斑貓（百箇去翅足醋煮熟）

右爲末，用黑豆去皮，生杵粉一斤，醋煮糊爲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酒磨下。筋骨疾，但不曾鍼灸，傷筋絡者，四五丸必效。予鄰里胡生者，一女子膝腕軟，不能行立，已數年，生因遊淨因佛寺，與僧言，有一僧云：「能治。」出囊中九十枚，以四枚與生曰：「服此可痊。」生如其言，與服，女子遂能立。生再求藥於院，僧曰：「非有愛也，欲留以自備，必欲之類，合一料。一生與錢一千，辭不受，止留百錢，後數日得藥，并餘錢十餘，悉歸之。同院僧佐其理藥，乃剽得此方。予至嘉興，有一里巷兒，年十餘歲，雙足不能行，以一九分三服服之，盡四五丸，遂能行。自此大爲人所知，其效甚著。此藥能通榮衛，導經絡，專治心腎肝三經，服後小便少淋瀝（案館本作淋瀝）乃其驗也。

治三十六種風二十四般冷五勞七傷一切痢疾脾胃久虛不思飲食四肢無力起止甚難小便赤澀累年口瘡久醫不瘥但依此法服之必愈燒肝散

茵陳

犀角

石斛

柴胡

芍藥

白朮（已上各半兩）

乾薑

防風

桔梗

紫參

人參

胡椒

官桂（去皮）

白蕪黃

吳茱萸（已上各一兩）

右共十五味，同爲末，以羊肝一具，如無，卽豬肝代之，分作三分，淨去血脈脂膜，細切，用末五錢，葱白一莖，細切相和，以溼紙三五重裹之，搗地坑納，以火燒令香熟，早晨生薑湯嚼下。大段冷勞，不過三服見效。廬州刁參軍病泄痢日久，黑瘦如墨，萬法不瘥，服此一二服，下墨汁遂安。

治鶴膝風及腰膝風縮伊祁丸

伊 祁（頭尾全者）

桃 仁（生）

白附子

阿 魏

桂 心

白 芷

安息香（用胡桃麩研各一兩）

沒 藥（三分已前入物用童便五升無灰酒二升銀器內熬令厚）

乳 香（三分）

當 歸

北漏蘆

牛 膝

芍 藥

地骨皮（去土）

威靈仙

羌 活（各一兩）

右為丸，如彈丸大，空心煖酒化下一丸。胡楚望博士病風疰，手足指節，皆如桃李，痛不可忍。服此悉愈。

治風烏荊丸

川烏頭（一兩炮去皮）

荊芥穗（一兩案館本二兩）

右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九，酒或熟水下。有疾，食空時，日三四服，無疾，早晨一服。少府郭監丞少病風，羸瘠頤頷寬解不收，手承頷然後能食。服此六七服，即瘳，遂常服之，已五十餘年。年七十餘，強健，鬚髮無白者。此藥療腸風下血尤妙，累有人得效。予所目見下血入服此而瘳者，一歲之內已數人。

治風氣不順骨痛或生赤點隱癩日久不治則加冷痺筋骨緩弱沈香天麻煎

丸（出博濟）

五靈脂

附 子

白 朮

赤小豆（各一兩）

天 麻（半兩）

乾 蠍（炒）

羌 活

防 風（各一兩）

蘇 沈 良 方 卷 二

一 九

右先以沈香二兩，酒一升，煎爲膏，毋犯鐵器入藥，搗千下，爲丸，梧桐子大，空腹荆芥湯，或荆芥酒下二十九，過五日，加至三十九。（秋夏宜荆芥湯，春冬宜荆芥酒。）春末夏初，喜生赤根白頭瘡，服之瘥。

服威靈仙法

服威靈仙有二法：（別有一帖云：「以威靈仙雜牛膝服之，視氣虛實，加減牛膝；牛膝以酒浸焙乾。二物皆爲末，丸散皆可，以酒煮麵糊。」）其一，淨洗陰乾，搗羅爲末，雜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爲散，酒調，牛膝之多少，視臟腑之虛實而增減之。此眉山一僧患腳氣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其一，取藥廡細得中者，寸截之，七寸作一貼，每歲作三百六十貼，置牀頭，五更初，而東細嚼一貼，候津液滿口嚥下。此牢山一僧，年百餘歲，上下山如飛，云：「得此藥力。」二法皆以得真爲要，真者有五驗：一，味極苦；二，色深黑；三，折之脆而不韌；四，折之微塵如胡黃連狀；五，斷處有黑白暈，謂之鸚鵡眼。無此五驗，則葉本根之細者耳。又須忌茶（別有一帖云：「但忌茶，若常服此藥，當以皂角、槐芽爲茶，取極嫩者，湯中略煮一沸，便取出，布裏壓乾，入焙，以軟熟火焙乾，與飲茶無異。」）以槐芽、皂角芽至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臺秘要代茶飲子方，常合服乃可。

治肝痿脚弱及傷寒手足乾小不隨煮肝散

紫 苑

桔 梗

蒼 朮

芍 藥（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四錢，羊肝半具，大竹刀切，勿犯水，勿令血散入，鹽醋葱薑酒同煮熟，空腹食前日三服，穀熟尉宋鈞，傷寒病瘥後，雙足但有骨，不能立，服此散，見其肉生，一兩日間，乃復如舊。

烏頭煎丸治風毒氣攻眼久成內外障痛楚努肉赤脈等病十年者皆可療

黑豆（二兩小者）

川烏頭（一兩去皮生）

青橘皮（半兩去白同烏頭黑豆

爲末以水一升三合浸一宿緩火煎成膏子）

甘菊花（一兩）

牛膝

枸杞子

川芎

荊芥穗

羌活

地龍（去土）

白蒺藜（去角）

當歸

乾薄荷（各半兩）

右將前青皮煎和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九，空心茶酒任下，蜜湯下亦得。先君因失少女，感傷哭泣，忽目暝不見物，治之逾月復明，因盛怒呵一罪人，目復暝，踰年得此服不盡一劑，目復如故。

又方

羌活

防風（酒浸一宿）

黃芪

木賊

附子（炮）

蟬殼

甘草

蛇蛻（一條青竹炙）

荊芥穗

甘菊花

白蒺藜（去角）

旋覆花

石決明（泥裏燒通赤別研）

右等分，除附子、蛇蛻、決明皆剉碎，新瓦烙令上燥，爲散，每二錢，第二米泔煎熟，調下，空心日午、夜臥各一服。子少感目疾，踰年人有以此方見遺，未暇爲之，有中表兄許復，嘗苦目昏，後已都瘥，問其所以瘥之由，云：「服此藥。」遂合服，未盡一劑而瘥，自是與人莫不驗。

通關散治諸中風傷寒（案館本云：「治大人小兒諸風傷寒」）

旌德烏頭（四兩皺皮有蘆頭肌白者）

藁 本

防 風

川芎 藜

當 歸

白 芷

天南星

乾 薑

雄 黃（細研）

桂 心（已上各半兩並生勿近火）

右為細末，煨葱酒下一字或半錢，癰瘰加牛黃，麝香小兒減半，薄荷酒下。此散予目見醫數人，今聊記其一。二。曾在江南見市門有臥者，問之，乃客販，因病偏風，醫之，遂至病困，為邸家所委。時伯氏為邑，使人昇到令舍，請藥飲之，又與十服，數日，伯氏出市，有一人扶倚牀而呼曰：「昔日臥者，今能扶榻而行矣。」藥盡，願少繼之。伯氏又與十服，服訖能起。又一吏，病瘡而攣，踰歲月臥矣。伯氏與散二錢匕，為八服，吏謬以為一服，服已，懼眩嘔吐，幾困將殆，數日瘡斲悉除。大抵中風攣弛治之，須先去痰（案館本作「涎」）去已，乃用續命湯輩汗之，末乃用此為宜。蓋風病多挾熱，若未發散，便投烏頭蠶，或不相當也，更消息治之，必驗。

辰砂散治風邪諸癰狂言妄走精神恍惚思慮迷亂乍歌乍哭飲食失常疾發仆地吐沫目戴魂魄不守醫禁無驗

辰 砂（一兩須光明有牆壁者）

酸 棗 仁（微炒）

乳 香（光瑩者各半兩）

右量所患人飲酒幾何，先令恣飲沈醉，但勿令至吐，靜室中服藥，訖便安置牀枕令睡，以前藥都為一服，溫酒一瓊調之，頓服令盡。如素飲酒少人，但隨量取醉，病淺人一兩日，深者三五日，睡不覺，令家人潛伺之，覺即神魂定矣。慎不可驚觸，覺及他物驚動，一為驚寤，更不可治。上樞正肅吳公，少時病心，服一劑，三日方寤，遂瘳。

治諸風上攻頭痛方

地龍，穀精草爲末，同乳香、火餅上燃，以紙筒籠煙，鼻聞之，卽瘥。

側子散治筋脈抽掣疼痛不止

側子（炮裂去皮臍）赤箭

漏蘆

芎藭

酸棗仁（微炒）

海桐皮（各一兩）

桂心

五加皮

仙靈脾

牛膝

木香

枳殼

（煨皮妙去瓢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不計時候。服此藥尤治目赤痛，屢用每驗。蓋攻治肝風，凡目赤皆主於風，予於四生散論之甚詳，此方主療亦四生散之類也。

四生散治腎臟風治眼治癱

白附子（脚生瘡用黑附子）

腎形沙苑蒺藜

羌活

黃芪

右等分，皆生爲末，每服二錢，鹽酒調下，空腹，豬腎中煨服尤善。予爲河北察訪使時，病赤目四十餘日，黑睛傍黯赤成瘡，晝夜痛楚，百療不瘥。耶官丘革相見問予：「病目如此，曾耳中痒否？若耳中痒，卽是腎家風。」有四生散療腎風，每作二三服卽瘥。聞里號爲聖散子。予傳其方，合服之。午時一服，臨臥一服，目反大痛，至二鼓時乃能眠，及覺，目赤稍散，不復痛矣。更進三四服，遂平安如常。是時孫和甫學士帥鎮陽，聞予說大喜曰：「吾知所以自治目矣。」向久病目，嘗見呂吉甫參政云：「頃目病久不瘥，因服透水丹乃瘥。」如其言，修合透水丹一劑，試服二三十服，目遂愈。乃知透水丹亦療腎風耳，此可記爾。

凡病目人更當記一事，予在河北病目時，曾治浴具，洛州守閹君綬見訪云：「目赤不可浴，浴湯驅體中熱。」

併舉頭目，目必甚。一又轉運判官李長卿亦云然。予不信，卒浴，浴畢，目赤遂大作。行數程到鉅鹿，見陳彥升學士以病目廢於家，問其自病之因，云：「頃年病目赤，飲酒歸，過同舍村，僮邀同太學浴，彥升舊知赤目不可浴，堅拒之，不得，僮僞一浴，浴已幾失明，後治之十餘年竟不瘥。」此亦以爲戒也。又予之門人徐搆，病癬久不瘥，服四生散數口都除。

卷三

論聖散子

昔子覽千金方三建散，云：「於病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効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感，智不能知。今予得聖散子，殆此類也。自古論病，惟傷寒爲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狀至危篤，速飲數劑，而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瘥。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壅性小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便覺清涼，此藥殆不以常理而詰也。若時疫流行，不問老少，賤乎且，輒煮一盞，各飲一盞，則時氣不入，平居無事，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美，百病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而故人巢君穀，世寶之，以治此疾，百不失一。予既得之，謫居黃州，連歲大疫，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巢甚秘此方，指松江水爲誓盟，不得傳人。予竊隱之，乃以傳蘄水龐君安時。龐以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故以授之。且使巢君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聖散子啓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溥。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選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黎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富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楚巷住，出此方。一障無澤，三因方云：「此藥似治寒疫，因東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蓋寒疫流行，其藥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東坡便謂與三建散同類，一切不問，似太不近人情。夫寒疫亦自能發狂，蓋陰能發陽，陽能發厥，物極則反，理之常然，不可不知。今錄以備療寒疫，用者宜審究其寒溫二疫，無使偏奏也。」

聖散子方

草豆蔻 去皮麩 炮十箇 (案館本作「一箇」)

石菖蒲

高良薑

木豬苓 (去皮) 獨活 (去蘆頭)

附子 (炮裂去皮臍)

麻黃 (去根)

厚朴 (去皮薑汁炙)

藜蘆 去蘆土炒

芍藥

枳殼 (去蘆殼炒)

柴胡

澤瀉

白朮

細辛

防風 (去蘆頭)

藜蘆

半夏 薑汁製

茯苓 (各半兩)

甘草 (炙一兩)

右剉碎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清水一鍾半，煮取八分，去滓，熱服，餘滓兩服合爲一服，重煎，空心服。

解傷寒小柴胡湯

藥 胡（二兩）

黃 芩

人 參

甘 草（炙）

生 薑（各三錢，案程本云：「各三分」似誤） 半 夏（湯洗一兩半） 大 棗（十二枚破）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再煎，取九合，溫服三合，日三服。（案館本云：「取丸溫服，日三服。」似誤。）此古法也。今可作粗散，每服三錢，棗三枚，薑五片（館刻「三片」）水一盞半，煎至八分，溫服。氣實疾勢盛者，加至四五錢不妨，並去滓。此張仲景方，予以今秤量改其分劑，孫兆更名黃龍湯。近歲此藥大行，患傷寒不問陰陽表裏，皆令服之，此甚誤也。此藥傷寒論雖主數十證，大要其間有五證最的，服之必愈。一者身熱，心中逆，或嘔吐者，可服。（傷寒此證最多，正當服小柴胡湯。）若因渴飲水而嘔者，不可服，身體不溫熱者，不可服。（仍當識此。）二者，寒者（案館本無「寒者」二字）寒熱往來者，可服。三者，發潮熱，可服。四者，心煩，脅下滿，或渴，或不渴，皆可服。五者，傷寒已瘥後，更發熱者，可服。此五證，但有一證，更勿疑，便可服，服之必瘥。若有三兩證以上，更的當也。其餘證候，須子細詳方論（案館本無「方」字）及脈候相當，方可用。不可一概輕用。世人但知小柴胡治傷寒，不問何證便服之，不徒無效，兼有所害，緣此藥差寒故也。唯此五證的，不蹉跌，決效無疑。此傷寒中最要藥也。家家有本，但恐用之不審，詳故備論于此，使人了然易曉。本方更有加減法，雖不在此五證內，用之亦屢效。今亦載于此。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一兩，枳實根一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分。此一證最有驗，常時腹痛亦瘥。若脅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一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茯苓一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分。溫覆微汗愈。若欬，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

味子半兩，乾薑半兩。元祐二年，時行無少長皆歎，服此皆愈。（案館本止此，無下六十二字。）常時上壅痰實，只依本方，食後臥時服，甚妙。赤白痢尤效。痢藥中無如此妙。蓋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凡傷暑之人，審是暑喝，不問是何候狀，連進數服，即解。

治傷寒解表止頭痛麻黃丸（兼治破傷風及一切諸風）

麻黃（六兩去節沸湯炮去黃水焙乾） 烏頭（水浸三日頻換水去皮日乾炮去膽）

天南星（別搗） 半夏（湯洗七遍）

石膏（泥裏火燒通赤研已上各四兩） 白芷（三兩）

甘草（一兩炙） 龍腦（半兩只用樟木龍腦但要發散不必南番龍腦）

麝香（一分）

右爲末，水煮。天南星爲丸，如小彈子大，每服一丸，葱茶或（館本有「茶」字）酒嚼下。薄荷茶（館本無「茶」字）亦得。連二三服。此本予家白龍丸，已編入靈苑，後又加麻黃作六兩，寒水石（館本有「用」字）石膏末爲衣，治傷寒至佳。小小傷風，服之立瘥，解表藥中此尤神速。

治暑喝逡巡悶絕不救者

道上熱土 大蒜

右略等多少，爛研，冷水和，去滓，飲之，即瘥。此方在徐州沛縣城門上板書揭之，不知何人所施也。治暑傷，肌膚多瘡爛，或因搔成瘡者。

林才中嘗暑中臥病，肌膚多瘡爛汁出，有一乳姥曰：「此易愈。」取乾壁土採細末傅之，隨手即瘥。

治瘴木香丸

雞心檳榔

陳橘皮（去白各二兩）青木香

人參

厚朴

官桂（去無味者）大附子

羌活

荆三稜

獨活

乾薑（炮）

甘草（炙）

芎藭

川大黃（劉徽炒）

芍藥（各半兩）

牽牛子（一斤淘去淨者搗拭乾

熟搗取末四兩餘滓不用）

肉豆蔻（六枚去殼止瀉方用）

右十五味為末，磁器盛之，密封，臨服用牽牛末二兩藥末一兩同研令勻，煉蜜為丸，如桐子大。心腹脹滿，一切風勞冷氣，臍下刺痛，口吐清水，白沫，醋心，疥癬，氣塊，男子腎臟風毒，攻刺四體，及陽毒，腳氣，目昏，頭痛，心間嘔逆，及兩脅堅滿，不消，臥時橘皮湯下三十九，以利為度。此後每夜二十九。女人血痢，下血刺痛，積年血塊，胃口逆，手足心煩熱，不思飲食，薑湯下三十九，取利，每夜更服二十丸。小兒五歲已上，疳氣，腹脹，氣喘，空心溫湯下五七丸。小者減丸數服。凡胸腹飽悶，不消，脾泄不止，臨臥溫酒下，取利。食毒，癰疽，發背，山嵐瘴氣，纏覺，頭痛，背膊拘緊，便宜服之，快利為度。常服可以不染瘴疾。凡瘴疾皆因脾胃實熱所致，常以涼藥解膈上壅熱，并以此藥通利彌善。此丸本治嵐瘴，及溫一館本一廬一）瘧大效。李校理敦裕嘗傳刻石于大庾嶺，蒙效者不可勝數。子伯氏任閩中，嘗擁兵捕山寇，過瀾浦，軍人皆感瘴，用此治之，應時患愈。子在江南時，值歲發瘴，以此藥濟人，其效如神，皆以得快利為度。又記凡久瘴服藥訖，乃灸氣海百壯，又灸中脘三十壯，尤善。

治傷寒痞氣胸滿欲死枳殼湯

桔梗

枳殼（炙去瓢各一兩）

右判如米豆大，用水一升半煎，減半去滓，分二服。傷寒下早，則氣上膨胸，世俗即謂之結胸，多更用巴豆粉霜，膩粉下之，下之十有八七死。此蓋瀉其下焦，下焦虛，則氣愈上攻胸膈，多致不救。凡胸脹病，只可瀉膈，若按之堅硬而痛，此是結胸，如胸有水，須用大黃、甘遂輩下之，陷胸丸之類是也。若按之不甚硬，亦不（館本有一甚一字）痛，此名痞氣上（館本一正一）虛，氣熱鼓脹，只可用黃芩、黃連、大黃之類化之。嘗有人患胸脹已危，困作結胸痞氣治，皆不瘳。文（館本一史一）大夫以此湯飲之，下黃水一升許，遂瘳。予得此法，用之如神。若是痞氣，莫不應手而消。凡傷寒胸脹，勿問結胸痞氣，但先投此藥，若不瘳，然後別下藥。緣此湯但行氣下膈耳，無他損。又西晉崔行功方，傷寒或下，或不下，心中結滿，胸脅痞塞，氣急厥逆，欲絕，心胸高起，手不得近，二三日輒死，用瀉心，大小陷胸湯，皆不瘳。此當是下後虛逆，氣已不理，而毒復上攻，氣毒相搏，結於胸中，氣毒相激，故致此病。療之當用加減理中丸，先理其氣，次療諸疾，加減方如後。

加減理中丸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炙各二兩）

乾薑（炮一兩半）

枳實（十六片，麸炒或炙）

右為末，蜜丸，彈子大，一九不效，再服。子時用此，神速。下喉氣，即相接觸，復與之，不過五六彈丸，胸中豁然矣。用藥之速，未嘗見此。渴者更加栝蒌二兩，下利者加牡蠣二兩。子以告領軍韓康伯，右衛毛仲祖，光祿王道愼，臺郎顧君苗，著作殷仲堪，並悉用之，咸歎其應速。于時枳實乃為之貴。緣此病由毒攻于內，多類少陰，泄利之後，理應痞結，雖已泄利，毒尚未除，毒與氣爭，凝結于胸，時或不利，而毒已入胃，胃中不通，毒必上衝，或氣先不理。

或上焦痰實，共相衝結，復成此患。大抵毒之與氣，相干不宜，關津壅遏，塗徑不通，故瀉心療滿而不療氣，雖復服之，其瘥莫由。療氣理結（案館本云：「療毒氣結。」）莫過理中丸，解毒通氣，痞自消釋。然乾薑性熱，故減其分，茯苓通津，栝蘆除渴，牡蠣止利，謹審其宜，無不得矣。家人黃珍者，得病如上，其弟扶就叔尚書乞藥。余曰：「可與理中丸。」坐中數客，皆疑不可。予自決與，于箱中取一彈丸與之。竺法太調余曰：「此人不活，君微有緣矣。」與時合暝，許此至三籌，扶又來，便叩頭自搏，四座愕然，謂其更劇。叔問：「何如？」扶答：「向藥一服，便覺大佳，更復乞耳。」予謂竺向答曰：「上人不憂作緣，但恐夜更來乞，失人眠耳。果爾如何？」余復與數彈丸，明日便愈。叔遂至今用之。護軍司法（案館本作「馬」）劉元寶，妾病亦如此。叔復與之一服，如雞子一丸，便瘥。叔知故文武，遂多蒙救濟。傷寒難療，故詳記焉。此行功自斂也。余以此丸與枳殼湯兼服，理無不驗。理中丸所用枳實，只是枳殼，古人只謂之枳實，後人方別出枳殼一條。

治胸痺切痛梔子湯

梔子（二兩）

附子（一兩炮）

右每服三錢，水一大棗，薤白三寸，同煎至五分，溫服。泗州有人病歲餘，百方不效，服此二服，頓愈。

五積散（余家舊方博濟亦載小有不同）

蒼朮（二十兩）

桔梗（十兩）

陳橘皮（六兩）

白芷

甘草（各三兩）

當歸（二兩）

川芎（一兩半）

芍藥

白茯苓

半夏（湯洗各一兩）
麻黃（春夏二兩秋冬三兩）
乾薑（春夏一兩半秋冬二兩）

枳殼（炙炒去麩四兩以後三味別搗和）
肉桂（春夏三兩秋冬四兩）

厚朴（二兩薑汁炙）

右前十二味為籩末，分作六服，大鍋內緩火炒，令微赤香熟，即止，不可過焦，取出，以淨紙藉板牀上晾，令冷，入後三物，和之，和氣（案和氣即後所云和一切氣也。與下傷寒及難產一例，館本作一為丸一誤矣。）每服三錢，加薑棗煎至六分，去滓服。傷寒手足逆冷，虛汗不止，脈沈細，面青，嘔逆，加順元散一錢，同煎。熱服，產婦陣踈，難產，經三兩日不生，胎死腹中，或產母氣乏委頓，產道乾澀，加順元散水七分，酒三分煎，相繼兩服，氣血內和，即產。胎死者，不日當下。（案館本云：一不過三服當下。）其順元散多量產母虛實，傷寒發熱，脅內寒者，如葱白三寸（館本一二寸）一豉七粒，同煎，相繼兩三服，當以汗解。

順元散

烏頭（二兩）
附子（九）
天南星（各一兩炮）
木香（半兩）

右子叔祖錢氏時得此方，賣于民家，故吳中至今謂之沈氏五積散。大抵此散能溫裏外，但內外感寒，脈遲細沈伏，手足冷，毛髮拘慄，傷寒裏證之類，大啜三兩杯，當手足溫，或汗乃愈。今世名醫多用此散治氣極效，和一切氣通血絡，無出此藥。人病脾瘕，用紫金丸逐下，乃服此散數服，多愈。

紫金丹

硫黃、鐵沙各三錢，鐵粉五錢，膩粉十五錢，（案館本「鐵粉膩粉各五錢」）四味炒為末，粟米飯丸，如彈

子大，乳香湯下一丸；氣實，服一丸半至二丸。

治脾寒瘧疾七棗散

川烏頭大者一箇，炮夏久，移一虛再炮；凡七處炮滿，去皮臍，爲細末，都作一服；用大棗七箇，生薑十斤，蒸白七寸，水一碗，同煎至一棗，疾發前，先食棗，次溫服，只一服瘥。元祐二年，兩浙瘧疾盛行，常州李使君舉家病瘧，甚久，萬端醫禁不效，常時至效，萬服亦不止；遇客傳此方，一家服之，皆一服瘥。又長興賈耘老傳一方，與此方同，只爲頭不炮，卻用沸湯炮，以物蓋之，候溫更泡滿十四徧，去皮切，焙乾，依上法作一服。耘老云：「施此藥三十年，治千餘人，皆一服瘥。」

治氣虛陽脫體冷無脈氣息欲絕不省人及傷寒陰厥百藥不效者蔥熨法

蔥以索纏，如棗許大，切去根及葉，惟存白，長二寸許，如大餅，燄先以火脅一面，令通熱，又勿令灼人，乃以熱裏搭病人臍，連臍下，其上以熨斗滿貯火，熨之，令蔥餅中熱氣鬱入肌肉中，須預作三四餅，一餅壞，不可熨，又易一餅；夏久，病人當漸醒，手足溫有汗，卽瘥；更服四逆湯，盡溫其體。（案館本作「內」）萬萬無憂。千伯兄忽病傷寒，喉寂（案館本作「冥昧」）不知人八日，四體堅冷如石，藥不可復入，用此遂瘥。集賢校理胡完夫用此方，拯人之危，不可勝數。

金液丹（世博濟方）

硫黃十兩，精瑩者，研碎入罐子，及入分爲度，勿大滿；石龍芮兩握（又云：「狗蹄草一握」）水鑑草兩握。

（稻田中生，一莖四花如田字，亦名水田草，獨莖生。）以黃土一掬，同搗爲泥；只用益母草、井泥搗，亦得。

右固濟藥罐子，約厚半寸，置平地，以瓦片覆罐口四面，炭五斤，攤定，以熟火一斤，自上燃之，候罐子九分赤，口縫有碧燄，急退火，以潤灰三斗，覆至冷，剖罐取藥，削去沈底滓濁，準前再煨，通五煨爲足，藥如熟雞卵氣，（急用可三煨止）井取罐埋潤地一夜，又以水煎半日，取藥，柳木槌研，頓滴水候，揚之無滓，更研令乾，每藥一兩，用蒸餅一兩，湯釋化同搗，丸之暴乾。金液丹舊方，主病甚多，大體治氣羸。凡久疾虛困，久吐利不瘥，老人臟秘，傷寒脈微陰厥之類，皆氣羸所致，服此多瘥。大人數十丸至百丸，小兒以意裁度多少，皆粥飲下，羸甚者化灌之。小兒久吐痢垂困，藥乳皆不入，委頓待盡者，併與數十丸，往往自死得生，少與卽無益。予親見小兒吐痢極已，氣絕棄之在地，知其不救，試漫與服之，復活者數人。

卷四

服茯苓說

茯苓自是仙家上藥，但其中有赤筋脈，若不能去，服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當削去皮，切爲方寸塊，銀石器中清水煎，以酥軟解散爲度，入細布袋中，以冷水揉攪，如作葛粉狀，澄取粉而筋脈留布袋中，棄去不用。其粉以蜜和如溼香狀，蒸過食之尤佳。胡麻但取純黑脂麻，九蒸九暴，入水爛研，濾取白汁，銀石器中熬，如作杏酪湯，更入去皮核研爛棗肉與茯苓粉一處，攪和食之，尤有奇效。

服茯苓賦（井引）

予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

二、官於宛丘，或憐而授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予既泫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千歲舉，則爲琥珀，雖非金玉，而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治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卻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或效骨骼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狹，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微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以登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峰崖之顛，願桑榆之竊嘆，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根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脂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像鳥獸之蹲伏，類龜蛇之閉壘，外黝黑以鱗皴，中結白而純密，上蘂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卻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游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純，以遊夫無窮，又何求而何食？

治臟腑冷極及久冷傷僂口瘡下泄穀米不化飲食無味肌肉瘦頰心多嗔
患婦人產後虛冷下泄一切水瀉冷痢木香散

木香

破故紙

高良薑

砂仁

厚朴(薑汁炙各三分)赤芍藥

陳橘紅

肉桂

白朮（各半兩）

胡椒

吳茱萸（湯洗去黑水各一分）

肉豆蔻（四枚）

檳榔（一箇）

右爲散，每服三錢。不經水豬肝四兩許，去筋膜，剉爲薄片，重重摻藥，置一鼎中，入漿水一碗，醋一茶腳許，蓋覆，煮肝熟，入鹽一錢，葱白三莖，細切生薑，彈子許，搥碎同煮，水欲盡，空心爲一服，冷食之。初服微瀉，不妨，此是逐下冷氣，少時自止。經年冷痢滑瀉，只是一服，渴卽飲粥湯，下忌生冷油膩物，如不能食冷物，卽添少漿水暖服。張簡夫職方嘗久瀉，忽有人召食，以疾辭不往。主人曰：「吾有良藥，一服可瘥。」資藥而召之。簡至，先服藥，便就席熟醉而歸，竟不復瀉。簡夫得此方，與人服，莫不神應。嘉興謝醫得此方，惡其煩，只用漿水煮豬肝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九丸，粥飲下，其效亦同。若暴瀉痢，只是一服，唯熱痢熱瀉不治。《案館本云：「唯熱痢熱瀉不住，須加服。」蓋承承樂大典之誤。子家極寶此藥，可太驚異，非餘藥可比。

治一切積滯化氣消食補益真氣硝砂煎丸產後逐敗血補虛損至善

硝砂（一兩揀通明無石者別研令如粉）

舶上茴香（一兩微炒）

當歸（一兩無灰酒浸一宿去蘆丫薄切片子焙）

金鈴子（三兩洗過切破四面無灰酒浸一宿候軟

以刀子刮下瓢去皮核不用）

肉菘蓉（一兩無灰酒浸一宿薄切片子乾秤）

穿心巴戟（一兩無灰酒浸一宿去心用）

天雄（一兩無灰酒煮五七百沸候軟刮去皮）

檳榔（一兩）

木香

沈香

黑附子（各一兩）

阿魏（半兩米醋磨成膏入諸藥）

方為細末，以無灰酒煮，白麵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日午溫酒下。此方家家有，于家婦嘗病葶中下痢，日久甚困，篤方不瘥。士人李潛善醫曰：「葶中下痢，與他痢不同，常痢可用苦澀藥止之，葶中痢生於血不足，投澀藥則血愈不行，痢當更甚。」為子作礞砂法云：「此藥最能治產後痢。」先以桂小丸下之，（案館本云：「先以桂圓方小下之。」）次投礞砂丸，日九十九丸，痢頓減，半次日遂愈。礞砂丸產後雖無疾，亦宜服之，能養血去積滯，桂圓方，今附於後。

礞砂（研）

肉桂

甘遂

丁香

木香

芫花（醋炒焦）

巴豆（去心皮勿去油）

右各等分搗治，麵糊為丸，小菘豆大，每服二丸，三丸，溫水下，加減更量虛實，潛名醫也。云：「此丸取價最勝，不以久近皆能化。」

黑神丸

漆（六兩半生半用重湯煮一半日令香）

神麴

茴香（各四兩）

木香

椒紅

丁香（各半兩）

檳榔（四枚除椒外五物皆半生半炒）

右丸如彈丸大，取茴香末十二兩鋪蓋陰地，蔭乾候外乾，并茴香收器中，極乾乃去茴香。腎餘、育腸、膀胱、疝瘕、七疝、下墜、五膈、血崩、產後諸血漏下赤白並丸，分四服，死胎一丸，皆無灰酒下，難產炒葵子四十九枚，搗碎酒煎下一丸，諸疾不過三服，元氣十服（案此句疑有脫字）膈氣、癥瘕、五服血癢，三丸當瘥。于族于婦病腹中，有大塊如杯（疑痞字之訛，館本同）每發痛不可堪，時子婦已貴，京下善醫者，悉嘗服其藥，莫愈。陳應之曰：

「此血痕也。」投黑神丸，盡三丸，杯（當作「痞」）氣消盡，終身不復作。

神保丸（出靈苑）

木香（一分）

胡椒（一分）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

乾

蟻（一枚，案館本作「十枚」）

右湯釋蒸餅丸，麻子大，朱砂爲衣，每服三丸。心膈痛，柿蒂湯下，或燈心同柿蒂湯下，腹痛，柿蒂煎薑煎湯下，血痛炒薑醋小便下（案館本無）小便一字，小便不通，燈心湯下，血痢，臟毒，楮莖湯下，肺氣甚者，白礬、蚌粉各三分，黃丹一分，同研爲散，煎桑根白皮、糯米飲調下三丸（案館本作「三錢」）若小喘，止用桑皮、糯米飲下，腎氣脅下痛，茵香酒下，大便不通，蜜湯調檳榔末一錢同下，氣噎，木香湯下，宿食不消，茶酒漿飲任下。予三十年前，客金陵，醫人王珙傳此方。珙云：「諸氣惟膀胱氣脇下痛最難治，獨此丸輒能去之。」熙寧中，予病項筋痛，諸醫皆以爲風治之數月不瘥，乃流入背脊，久之，又注右脇，癢痛甚苦。憶珙語，方向已編入靈苑，取讀之，有此一驗，乃合服之，一投而瘥，後嘗再發，又一投而瘥。

小建中湯治腹中切痛

官桂（劑）

生薑（切各三分）

甘草（炙半兩）

大棗（十二枚，擘）

白芍藥（一兩半）

膠飴（二兩）

右以水二升，煮取九合，去滓內飴，更上火微煮，令飴化，溫服三合，日三服。嘗有人患心腹切痛不可忍，累用良藥治之，皆不效，灸十餘處，亦不瘥。士人陳承善醫，投一藥，遂定，問之，乃小建中湯也。此藥偏治腹中虛寒，補血，

尤主腹痛；常人見其藥性溫平，未必信之。古人補虛，止用此體面藥，不須附子、硫黃；承用此藥，治腹痛如神。然腹痛按之便痛，重按卻不甚痛，此止是氣痛，重按愈痛而堅者，當自有積也。氣痛不可下，下之愈痛。此虛寒證也。此藥尤扣當按外臺、虛勞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婦人少腹痛，宜服。張仲景傷寒論，陽脈滿，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此，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此二藥，皆主腹痛，予已於小柴胡湯敘之。若作散，即每服五錢，七生薑五片，棗三箇，大者，鉛一粟大，若疾勢盛，須作湯劑，散服恐力不勝病。

元豐中丞相王郃公，病少腹痛不止，宣差大醫，攻治備至，皆不效。凡藥之至熱，如附子、硫黃、五夜叉丸之類，用之亦不痛。尉馬張都尉，令取婦人油頭髮，燒為灰，細研，篩過，溫酒服二錢，即時痛止。婦人用男子頭髮，如前類用方。

進食散

青 皮

肉 桂（去外皮）

草豆蔻（三箇）

陳 皮（去瓢）

高良薑（薄切炒各一分）

訶 子（去核煨五箇）

甘 草（炙）

川烏頭（一箇炮去皮臍）

右每服一錢，水一中椀，生薑二片，煎至七分，食空時服。此廬州李潛方，治脾胃虛冷，不思食，及久病人脾虛全不食者，只一二服，便頓能食。潛，名醫也。予目見在真州治賈使君女子，已五十餘日，病脾多嘔，都不進食，醫絕無驗。潛投此藥一服，遂食蒸餅半枚，明日百味皆思。潛云：「此藥進食極神速。」予疑此藥太熱，潛云：「不然，用之三十年，無不效也。」

壓氣散止逆定喘治疎取多後（案館本無「疎取多後」四字）氣乏控上膈者

木香

人參

白茯苓

藿香

枳殼

陳橘皮

甘草(炙已上各等分)附子(炮減半)

右服一大錢(館刻無「服」字，一錢一作「錢」)煎紫蘇、木瓜、生薑湯，再入銀錢重湯煎五七沸，通口服。

消食化氣訶子丸

訶子皮(三兩洗炮)

木香

白豆蔻

檳榔

官桂

人參

乾薑

茯苓(已上各二兩)

牽牛子(一兩略炒)甘草(籠大者炙二兩)

右酒煮麵糊為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如有氣疾發動，喫食過多，築心滿悶，爛嚼茶酒任下。

陸子履學士知蔡州平輿縣，值石普南遷，子履與治行甚勤，普極德之，未幾，普召還，過平輿，見子履，敕南行之。惠曰：「他物不足以為報，有一藥方奉傳。」乃此方也。云：「普嗜物極多，常致憤悶成疾，服此輒愈。」子向子履求得之，家中常合食飽脹滿，及氣膨胸膈，只一服，如人手按下，極有驗也。

治脾胃虛冷歲久不思飲食或發虛腫或日漸羸瘦四肢衰倦吐利無節應脾

虛候狀皆可服椒朴丸

漢椒(法目)

厚朴(去蘘皮剉)茵香

青鹽(淘去沙土取淨)

右各二兩，以水二升煮令乾，焙燥，搗為末，麵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溫米飲及鹽湯下，病深者日三服。子中表訓君病脾踰年，通身黃腫不能起，全不嗜食，其甥為本道轉運使，日遣良醫治之，都不效。有傳。

主簿傳此方，服十許日漸安，自爾常服，肌膚充碩，嗜飲食兼人，面色紅潤，年六十餘，日行數十里，強力如少年。椒朴丸，博濟及諸集中多載，有加附子者，有加薑輩（案館本云：「有加薑皮者」）皆不快捷，此方得其精要，與病相當如神，慎勿增他藥。藥之中病處人多不識，看不上面，自有奇功，多因增益他藥，卻致不驗，此難可意測也。

湖州虞士劉某，其叔父病喘，手足皆腫，殆不能起，劉君夢有人謂之曰：「君叔父病脾病橫瀉（館刻「泄」）四肢非他也，子有隱德，吾能愈子叔父之疾。」手疏方以授之，曰：「無礙丸。」且誡曰：「慎勿服他藥。」劉君得方，以餌其叔父，三餌而疾間，君先迎醫於錢塘，後數日醫至，曰：「此肺逆，當治肺。」藥入口，疾復作。君論曰：「神人預嘗誠我。」急謝醫，復投無礙丸，遂瘥。

無礙丸

大腹皮（炙二兩）

蓬莪朮

三稜（皆溼紙裏煨熟一兩）

木香（麩裏煨熟半兩）

檳榔（生一分）

右為末，炒麥蘖搗粉為糊，丸如梧桐子大，服二三十丸，生薑湯下。

治脾胃虛弱并婦人脾血久冷桂香散

高良薑（剉炒香熟）

草豆蔻（去殼炒）

甘草

白朮

縮砂仁

厚朴（去麩皮剉各一兩）

青橘皮（去瓢炒黃）

訶子肉（各半兩）

肉桂（一分）

生薑（一兩切）

棗肉（一兩切二味同厚朴一處用水一碗煎令乾同枳為團焙乾用）

右同為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沸湯點空心服此藥偏療腹痛天台呂使君自來有腹痛遇疾發即悶絕連日不差有一道士贈此散飲之一服遂定自後每發即飲數服痛如失去予得之累與人服莫不神驗治冷瀉尤妙腹痛最難得藥此方只是溫脾耳特工止痛理不可知

治胃虛泄瀉老人臟泄尤效健脾散

為頭（炮三分） 厚朴（薑汁炙） 甘草（炙） 乾薑（炮各一分）

右服一錢水三合生薑二片（館本三片）煎至二合熱服併二服止予家嘗貯此藥治脾泄極驗

香薑散治久患脾泄（出博濟方）

生薑（四兩） 黃連（一兩）

右剉如豆大慢火一處炒令薑乾脆深赤色去薑取黃連為細末每服一錢（館本二錢）空腹臘茶清下不過二服瘥

引氣丹理一切滯氣

硃砂（研） 安息香（研） 麝香（研各一分）

白芥子（三百六十粒炒） 大戟末（一錢匕） 沒藥（一錢研入）

牛黃（半錢研入） 牽牛末（一錢匕） 五靈脂（一錢研入）

乳香（一錢研入）

班貓（二十七箇去頭翅足研入）

巴豆（二十七粒去皮研出油不出油助使快案館本二十七粒）

右件都研令勻，用紅米飯爲丸，如麻子大，臨時湯使下之。太醫潘璟帶囊中，常貯此藥，倉猝疾多用之。

沈麝丸治一切氣痛不可忍（端午日午時合）

沒藥

辰砂

血竭（各一兩）

木香（半兩）

麝香（一錢）

沉香（一兩）

右皆生，用銀磁器熬生甘草膏爲丸，早莢子大，薑鹽湯送下；（館本嚼下）血氣醋湯嚼下。松茲令萬君擬寶此藥，婦人血痛不可忍者，只一丸，萬君神秘之，每有人病，止肯與半丸，往往亦瘥。

治諸氣（館本作「痰」似誤）礞石丸

硝砂（一兩米醋三升化）

巴豆霜（二兩半以上先煮）

青礞石（半兩研）

三稜（一兩醋浸一宿煨以上次煮）

木香

大黃（一兩半分三分煨炒又次煎）

肉豆蔻

豬牙皂角（去皮炒一云炙）

肉桂

乾薑（炮）

丁香

蓬莖朮（各一兩）

芫花（醋浸一宿炒微有烟）

青橘皮

白豆蔻

墨（燒入分過各半兩）

胡椒（一分）

粉霜（一分研）

麵（二兩酒半斤化又次煎）

以礱砂醋，合巴豆糞兩食久，投礫石、三稜；又投酒麵，又投大黃，相去皆半食久，乃入衆藥，熬丸如菘豆大，每服三五丸，酒飲雜下。凡癥積，飲食所傷，氣凝穀食不化，皆能愈。

消食化氣止泄瀉腹中諸冷疾褐丸

烏頭（炮去皮）

桂

香附子（微炒）

乾薑（炮）

陳橘皮（微炒）

右先用川巴豆取肉，麻油內慢火煎，自旦及午，候巴豆如皂子色，即止，淨拭，冷水中浸兩日，日再換水；又拭乾，研如油極細，須研一日，方可用以鐵匙刮起，薄攤新瓦上，如一重紙厚，候一復（館本「伏」）時，以鐵匙刮下，再研極細，每巴豆霜一兩，即諸藥各五兩，為細末，與巴豆同研千萬市，再用絹羅過，更研令勻，用陳米一升半為細末，水調成膏，直候微酸臭，即煮為硬糊，細研令無塊硬處，乃與衆藥一處為丸，如菘豆大，每服五七丸，隨湯使下。此只是食藥，然食藥方至多，無如此方者。能和脾胃，消氣進食，止瀉，去積，凡食物壅滯，服之即消，應腹中不平，脾胃諸疾，服之莫不康泰。蘇州有人賈一朱砂丸食藥，無所不治，其效如神，以此致巨富，服其藥者徧天下，人無有得其真方者。後有親人竊得，乃與此一同，但加朱砂為衣耳。人家宜常合長少皆可服，的可賴。

神聖香薷散（出吳兢五臟論） 治胃氣（館本有「虛」字） 霍亂吐瀉轉筋腹痛

（案程本作「香薷散」，一方中香薷及製法內入香薷，俱作「香薷」，一疑誤，今遵館本。）

香薷穗（經霜者一兩半）

新厚朴（二兩取心）

川黃連（二兩）

白扁豆（一兩焙）

右先用薑汁四兩，一處杵黃連、厚朴二味，令細炒成黑色，入香薷、扁豆二味，都為末。每服五錢，水一椀，酒一椀，

共煎至一錢，入磁瓶內，蠟紙封，沈入井底，候極冷，一併服二服，瀕死者亦生。京師有人賣此藥，一服三百錢，治胃氣小腹切痛。

治腹中氣塊

大 黃

葶 撥（等分皆生）

右蜜丸，梧子大，麝香水下二三十丸，空心服，日三服。貴州守李承議得嵐瘴，夫婦兒女數人相繼而死；有二子歸嶺北，皆病腹中有塊如瓜，瘦苦欲死。陳應之與此方，服及三十服，氣塊皆消。應之云：「此寒熱相雜所致，當以寒熱二物攻之。」

暴下方

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贖之，求其方。久之，迺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為末，米飲下二錢七。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臟自止矣。」

治瀉痢方

肉豆蔻剉作麩子，入通明乳香少許，復以末塞之，不盡，即用麵和少許，裹豆蔻煨熟，焦黃為度；三物皆研末，仍以茶末對烹之。（案一類 蘇集作 麩一）

茶方憲宗賜馬總治瀉痢腹痛

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錢，并草茶相對煎服。元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得此疾，百藥不效；予傳此方而愈。案：大錢一蘇集作「大錢」，歐陽文忠公一作「文潞公」。

卷五

與翟東玉求地黃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復爲駒，樂天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能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予之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以爲煎也。

蘇合香丸治肺痿客忤鬼氣傳屍伏連殭碟等疾卒得心痛霍亂吐利時氣諸瘧瘡血月閉痲癬丁腫驚癇邪氣狐媚瘴癘等疾

蘇合香

白朮

硃砂

沈香

訶子肉

丁香

木香

香附子

白檀香

烏犀屑

乳香

華撥

安息香（各二兩）

麝香

龍腦（各半兩）

右爲末，煉蜜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溫酒嚼下；人參湯亦得。此方人家皆有，恐未知其神驗耳。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編入外臺千金等方。云：「真宗朝嘗出蘇合香酒賜近臣，又賜蘇合香丸，自此方盛行於世。」

一此藥大能安氣血，卻外邪，凡疾自內作，不曉其名者，服此往往得效；唯治氣症、氣厥、氣逆、氣不和、吐利、榮衛阻塞，尤有神功。予所親見者，嘗有淮南監司官謝執方，因嘔血甚久，遂奄奄而絕，羸敗已甚，手足都冷，鼻息皆絕，計無所出，唯研蘇合香丸灌之，盡半兩，遂甦。又予所乘船，有一船工之子，病傷寒日久而死，但心窩尚暖，不忍不與藥，棄而不救，試與蘇合香丸灌之，四服乃省，遂瘥。予友人為兩浙提點刑獄，嘗病大瀉，目視天地皆轉，神思不理，諸藥不效，服蘇合香至兩丸許，頓覺輕爽，腹瀉亦止。予目覩救人於將絕者，不可勝計，人家不可無此藥，以備急難。瘟疫時尤宜服之，辟疫尤驗。倉卒求人參不得，只白湯亦佳，勿用酒。古方雖云用酒下，多不效，切宜記之。東陽劉使君，少時嘗病瘵，日漸羸削，至於骨立，肌熱盜汗，勞狀皆具，人有勸服此藥，凡服八九兩，所苦都差。一方有牛黃半兩，古方本無，乃後人加之。

諸癆明月丹

兔 屎（四十九枚）

礞 砂（如兔屎相類大者四十九枚）

右用生蜜為丸，以生甘草半兩，碎浸一夜，取汁，五更初，下七丸，勿令病人知之。藥下後，頗看，若有蟲，急打殺，以桑火油煎使焦，棄惡水中，三日不下，更服，須月三日以後，草前服之。忌見喪服色衣，婦人貓犬之類，後服治癆補氣藥，取瘥。威慙孫元規藏此方，數能活人。江陰萬融病癆，四體如焚，垂困，一夜夢神腹擁一月，大如盤，明爛不可正視，逼人心骨皆寒，已而悸寤，俄有人扣關，乃威慙使人遺之藥，服之遂瘥，問其名，則明月丹也。始悟向之所夢，大抵此藥最治熱癆，又云傷寒煩躁骨熱，皆治瘵。

治久嗽冷痰效嗽及多年勞嗽服藥無效者火角法

雄黃（通明不夾石者一兩） 雌黃（不夾石者半兩二味同研極細末）

蠟（二兩案館本三兩）

右先鎔蠟，令汁下藥末攪勻，候凝刮下，用紙三五段，每段闊五寸，長一尺，鎔藥蠟塗其一面，令厚，以竹箭卷成筒子，令有藥在裏，幹令相著，乃拔去箭臨臥，發斗內盛火燃筒子一頭，令有煙，乃就筒子長引氣，吸取煙，陳米飲送下，又吸，每三吸為一節，當大效，咯出冷涎，即以衣覆臥，良久汗出。若病三五年者，二三節即瘥；十年已上，瘦甚，效聲不絕，胸中常有冷痰，服藥寒溫補瀉俱無效者，日一為之，不過五七日，良愈。先君戶部病痰嗽，胸中常如冰雪，三年而伯父繼感嗽，又六年，羸瘵殆困，百方治之皆莫愈，用此二三為之，皆瘥。

治積年肺氣九寶散

大腹（并皮）

肉桂

甘草（炙）

甘紫蘇

杏仁（夫皮尖）

桑根白皮（各一兩）

麻黃（去根）

陳橘皮（炒）

乾薄荷（各三兩館本各二兩）

右搗為粗末，每服十錢匕，用水一大椀，童子小便半椀，烏梅二箇，薑錢五片，同煎至一中椀，濾去滓，食後臨臥服兩浙張大夫，病喘二十年，每至秋冬輒劇，不可坐臥，百方不瘥，後得臨平僧法本方，服之遂瘥。法本凡病喘三十年，服此藥半年，乃絕根本，永不復發。凡服此藥，須久乃效。

何首烏散治脚氣流注頭目昏重肢節痛手足冷重熱拘攣浮腫麻痺目生

黑花（出靈苑）

何首烏（水浸一日切厚半寸黑豆水拌勻令溼何首烏重重相間蒸豆爛去豆陰乾）

仙靈脾葉

牛 膝（以上各酒浸一宿）烏 頭（水浸七日入鹽二兩半炒黃色各半斤）

右每服二錢，酒下，或粥飲調下；日三服，空心食前久患者半月效。先君同官王綽禮部，有女子病足攣痛二歲，得此方，半月愈。子老姨亦病手足骨髓中痛不能堪，久治不瘥，亦得此愈。

治消渴方

眉山有楊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個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元隱之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椇子為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憊，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脈極熱而腎不衰，當由果實酒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椇子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為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為藥，以去酒果之毒也。」宋玉云：「枳椇來巢，一枳音俱里切，（館本句里切）椇音矩，以其實如鳥乳，故能來巢。今俗譌謂之雞距子，亦謂之癩漢指頭，蓋取其似也。嚼之如乳，小兒喜食之。」

治嗽并嗽血唾血經效阿膠丸（案館本無雞蘇人參麥門冬防風四味）

阿膠（劉碎微炒）

卷 柏（去塵土）

乾山藥

生乾地黃（熟者不用）

雞 蘇

大 薊（獨根者最佳，日影乾）

五味子（淨各一兩）

茯 苓

人 參

百 部

遠 志（去心）

麥門冬

柏子仁（別研）

防風（淨各半兩）

右十四味，並擇好藥材，依方脩製，搗羅爲末，煉蜜丸如彈子大。不拘時候，濃煎小麥并麥門冬湯，嚼下半丸，加至一丸，若覺氣虛，空心不用服。

灸效逆法

予族中有病霍亂吐利，垂困，忽發效逆，半日之間，遂至危殆。有一客云：「有灸效逆法，凡傷寒及久疾得效逆，皆爲惡候，投藥皆不效者，灸之必愈。」予遂令灸之，火至肌，效逆已定。元豐間，予爲鄆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傷寒已困。一日，官屬會飲，通判延州陳平裕，忽言張平序已屬續，求往見之。予問：「何遽至此？」云：「效逆甚，氣已不屬。」予忽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平裕復來，喜笑曰：「一灸遂瘥。」其法，乳下一指許，正與乳相直，骨間陷中，婦人卽扁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穴。艾炷如小豆許，灸三壯。男灸左，女灸右，只一處，火到肌卽瘥，若不瘥，則多不救矣。

止欬逆羌活散

（出靈苑案館本云「三因方有丁香一兩」）

附子（炮）

茴香（微炒各半兩）

羌活
木香

乾薑（去土炮各棗許案館本各一兩）

右每服二錢，水一瓊，鹽一捻，同煎一二十沸，帶熱服，一服止。

治肺喘

蘇沈良方卷五

四九

蒲類葉（微似海棠葉，尤柔厚，背白，似熟羊皮，經冬不凋；花正如丁香，蒂極細，如絲倒懸之，風吹則搖搖然。冬末生花，至春乃敷實，一如山茱萸味酸可啖，與麥齊熟。其木甚大，吳人名半含，江南名棠，京師名曰紙錢棠，穠囊漢名黃婆嬌。）

右一物為末，每服二錢，水煎或溫水調下，發時服。有人患喘三十年者，服之皆愈；疾甚者，服後胸上生小癰，癢者，其疾即瘥。一方用人參等分服。

硃砂膏鎮心安神解熱及損嗽血等疾

硃砂（一兩別研細）

金末（一分用箔子研）

牛黃

麝香

生腦子

礪砂（各半兩）

生犀

玳瑁

真珠末（各一兩蚌末不可用）

琥珀（別研）

羚羊角（各半兩）

蘇合香（用油和藥亦可）

鐵液粉（各一分案館本作「銖豔粉」又云「各一兩」）

新羅人參（一兩）

安息香（半兩酒蒸去沙石別研入藥）

茯苓（各半兩）

甘草（一兩微炙參以下四味同搗）

右都為細末拌和，煉蜜破蘇合油刺諸藥為小錠子，更以金箔裹之，磁器內密封，每用一阜子大，食後含化。衛尉葉丞得效，并阿膠丸相雜服。此藥治血安神，更勝至寶丹。

藥珠丹鎮心空膈去入邪氣及婦人血攻寒熱等疾但驚憂成病皆主之

辰砂（一兩一分鳳尾草一握水研汁煮砂一食久水洗乾研） 桃仁（四十九枚生）

附子（二分半紙裹煨） 安息香（一分蜜一分酒少許煎成膏） 麝香（二錢）

阿魏（薄切微焙） 木香（各半兩） 牛黃（一分）

右丸如豆大，五七至十九，婦人桃心（館本「桃仁」下同）醋湯下，丈夫桃心鹽湯下。侍郎簡之妻，因悲憂病腹中有兩塊，皆如拳，每相衝擊，則悶絕，堅不可破，臥歲餘，服此藥兩塊，皆失所在。

至寶丹出靈苑本池州醫鄭感慶歷中為予處此方以其屢效遂編入靈苑

生烏犀 生玳瑁 琥珀 硃砂

雄黃（各一兩） 牛黃 龍腦 麝香（各一分）

安息香（一兩半酒浸重湯煮令化濾去滓約取一兩淨） 金箔（五十片）

右丸如皂角子大，人參湯下一丸，小兒量減。舊說主疾甚多，大體專療心熱，血凝，心膽虛弱，喜驚，多涎，眠中驚覺，小兒驚熱，女子憂勞血滯，血厥，產後心虛怔忡，尤效。血病，生薑小便化下。

治血氣心腹痛四神散（出靈苑）

當歸 芍藥 川芎（各一兩） 乾薑（半兩炮）

右每服二錢，暖酒調下。予每作以療婦人氣痛，常以服瘥。

治急下涎半夏湯（案館本作「千縉湯」）

齊州半夏（七枚，炮製四破之）

阜角（去皮炙一寸半）

甘草（一寸）

生薑（兩指大）

右同以水一碗煮，去半頓服。沈與宗待制，常病痰喘不能臥，人扶而坐，數日矣。客有見之者，曰：「我曾如此，得藥一服，我以為千緡酬之，謂之千緡湯，可試為之。」與宗得湯，一啜而愈。

白雪丸治痰壅胸膈嘈逆及頭目昏眩困倦頭目（案館本無「頭目」二字）脹痛

天南星（炮）

烏頭（炮去皮）

白附子（生）

半夏（洗各一兩，案館本云「各二兩」）

滑石（研）

石膏（研）

龍腦（研）

麝香（研各一分）

右稀麵糊為丸，極稀為妙，如菘豆大，每服三十丸，薑臘茶或薄荷茶下。予每遇頭目眩困，心神懵冒，胸中痰逆，憤憤如中酒，則服此藥，良久聞如，牽去重裘，豁然清爽，頓覺爽快，食後服為佳。

龍膽丸解暴熱化痰（館本作「涎」）涼膈清頭目

草龍膽

白礬（煨四兩，案館本云「燒沸定各四兩」）

天南星

半夏（各二兩，半水浸切作片，用漿水雪水各半同煎三五沸焙乾）

右為末，麵糊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食後臨臥服，麵糊須極稀，如濃漿可也。應痰壅膈熱頭目昏重，服之頓清，嶺南瘴毒，纔覺意思昏悶，速服便解，咽喉腫痛及口舌生瘡，凡上壅熱涎諸證，悉可服之。小兒尤良。

卷六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一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爲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一何謂安？曰：吾嘗自牛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返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願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入珍者必嘔，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論修養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卽還是翳，固不可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無明。夫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兒狗兒，已入佛地？故凡學者，當觀妄除，愛自籠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除，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僞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問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罵，聲

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若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關裏捉得些子，如何？元豐六年。

養生說

已飢先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腸空；每腸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用佛語，及老君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入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如此。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者，人望而畏之；水弱者，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正。廉正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一子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不邪者，雖上智之賢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不無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物者皆鉛，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為汞？凡水皆為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溼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

古之真人論內丹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一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淫邪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求龍之出於水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踴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火之出於火，有能出於火，有能出於水，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龍從火出，虎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一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謂之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在易爲離，離鷹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乘其妃也。旣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元英，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有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從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生肉，爲土，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元英，必歸於根，心火不炎，則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肢，浹於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去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出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爲長生不死之術矣。

書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稽叔夜養生論，頗中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鄭師。

養生偈

閑邪存誠，煉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煉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一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寄子由三法

吳子野云：芡實，蓋溫平耳，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水硫黃，何也？人之食芡也，必枚嚙而細嚼之，未有多嚼而亟嚙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嚼嚼，而芡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玉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人華液流通，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疥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一羊猶爾，况人乎？（食芡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懸澗澗，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澆於湯，決非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一和神氣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牀，暖薰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鄭於真人也。一此一段要訣，弟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

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煙，湯瓶嘴中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動。苦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黏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過欲吸時，不覺微吸，及其呼時，全不思呼，但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乎則又口口口口出入元不覺，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口口口口加意制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制勒，然終不口口口口自出者，少不出者，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口口口口輪，而生理備矣。兄悟此玄意，甚以爲奇，恐是口口口口神啓其心，自悟自證，可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口口口口時，小試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涼，稍稍置力，續見效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胎息法）

抄林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猶獲上壽。今但懸瑤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火候，皆未必真，縱使煉成，又畏火毒而不能服，何不趁此且服生丹砂，意謂煮過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蒸煉，草石之氣，亦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花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兄老大，別無見解，直欲以閉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取也。（藏丹砂法）

（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福害之者衆，恐未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得道得道之日，必卻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上張安道養生訣

某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輒有奇驗。今此閒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其效初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

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亦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具左：

每夜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皆可）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得）面東或南，盤足坐，扣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指第二指手紋，或以四指都握，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微細，即開口并鼻不合氣出也）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更求五臟圖，烟羅子之類，常挂壁上，使心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待腸滿氣極，則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撥牙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未得嚥下，復作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熟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又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微（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摩臍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埋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輕快，面目有光，久久不已，去仙不遠。但常常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為一息。某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須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臍耳目，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急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若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焉。方書口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窺見，以泄至道也。

神仙補益

王倪丹砂，無所不主，尤補心，益精血，愈痠疾，壯筋骨，久服不死。王倪者，丞相遵十二代孫。文明九年，爲滄州無棣令，有桑門善相人，知其死期，無不驗。見倪曰：「公死明年正月乙卯。」倪以爲妄，囚之。復令驗邑人，其言死者數輩，皆信。倪乃出桑門禮謝之曰：「爲死計，一忽有人不言姓名，謂倪曰：『知公愛死，我有藥，可以不死，公能從我授乎？』」倪再拜稱幸，乃出鍊丹砂法授之。倪緝之，過明年正月，迺復召桑門視之。桑門駭曰：「公必遇神藥，面有異色，且不死。」開元元年，倪妻之弟，亦遇異人授以杏丹法，曰：「吾聞王倪能鍊丹砂，願以此易之一。」倪以杏丹賜其子，弁而倪與授杏丹者，後皆仙去。刺史李休光表聞，賜其第爲道觀。開元十二年，上東封泰山，拜弁左散騎常侍，隱遁不知所終。此舊傳也。

光明辰砂（二十八兩）甘草

遺志（去心秤）

檳榔

訶梨勒皮（各二大兩）聖濟總錄云：「一兩。」紫肉桂（八大兩）桂一半留蒸丹砂時，拍碎用覆籍。

右甘草等四味，剉碎，以二大斗，釜用細布囊盛丹砂，懸於釜中，著水和藥，炭火煮之。第一日兼夜，用陰火，水紋動；第二日兼夜，用陽火，魚眼沸；第三日兼夜，用木火，動花沫沸；第四日兼夜，用火，火，汨汨沸；第五日兼夜，用土火，微微沸；第六日兼夜，用金火，乍緩乍急沸；第七日兼夜，用水火，緩調調沸。光期泥二釜，常暖水，用添水，莫藥釜水涸，卽添暖水，常令不減。二斗，七日滿，卽出丹砂於銀合中蒸，其合中先布肉桂一兩，拍碎，卽勻布丹砂，又以餘桂一兩覆之，卽下合置甌中，先布糯米厚三寸，乃置合，又以糯米擁蓋上，亦令上米厚三寸許。桑薪火蒸之，每五日換米換桂，其甌蓋可用莞（館本「完」）竹子爲之，不爾，蒸久，甌墮下釜中也。甌下側開一小孔子，常煖水，用小竹子注添釜中，勿令火減。第一五日兼夜，用春火，如常炊飯；第二五日兼夜，用夏火，猛於炊飯；第

三五日兼夜，用秋火，似炊飯，乍緩乍急；第四五日兼夜，用冬火，火緩於炊飯；依五行相生，用文武火助之。藥成，卽出丹砂，以玉確力士鉢中研之，當下礪如粉如麵，卽可服之。以穀子煎丸，如梧桐子大，每日食上服一丸，每日三食，服三丸，非頓服三丸。煉成丹砂二十兩爲一大劑，二年服盡，盡後每十年卽鍊服三兩，仍取正月一日起，服三月使盡。旣須每十年三兩，不可旋合，當宜預鍊取一劑藏貯，隨時服之。其辰砂須是上等丹砂。

穀子煎法

取赤穀子熟時絞汁，煎如稠錫，可用和丹砂；如無穀子，穀皮亦得。凡服丹砂，忌一切魚肉，陳宿生冷，蒜，尤忌生血物，及見血穢。江陰葛侍郎，中年病足幾廢，久治不差，得此服遂愈，而輕健過於少時，年八十餘，飲啖視聽不衰，竇此方，未嘗傳人。子治平中，感足疾，萬端求得之，然游宦竟今，未曾得爲之。又太醫孫用和，亦嘗得此方，仁宗時表獻之；其大槩雖相似，然甚麁略，非真方也。

書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不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詹耳米書，吾乃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陽丹訣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煉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磁器，皆有蓋，煇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還謹樸者掌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數，以穢氣盡爲度，淨磁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取盡。夏至後，仍依前法採之，却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慾，若不絕慾，真砂不結。

陰丹訣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美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來亦可，以朱砂銀作鼎與匙，如無朱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蒸煉，不住手攪，令如淡金色，可丸卽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

秋石方

凡世之煉秋石者，但得火煉一法而已，此藥須兼用陰陽二石，方爲至藥。今具二法於後：
凡火煉秋石者，陽中之陰，故得火而凝，入水則釋消散歸於無體，蓋質去但有味在此，離中之虛也。水煉秋石，陰中之陽，故得水而凝，遇暴潤千歲不變，味去而質留，此坎中之實，二物皆出於心腎二臟，而流於小腸，水火二臟，騰蛇元武，正氣外假天地之水火，凝而爲體，服之還補太陽相火二臟，上爲養命之本，具方如後：

陰煉法

小便三五石，夏月雖腐敗，亦堪用；分置大盆中，以新水一半以上相和，旋轉攪數百而，放令澄清，撇去清者，留濁脚。又以新水同攪，水多爲妙；又澄去清者，直候無臭氣，澄下秋石如粉，即止暴乾刮下，如膩粉光白，然可愛，都無臭氣爲度。再研取，用產男之乳，和如膏，烈日中暴乾，如此九度，須揀好日色，乃和蓋假太陽真氣也。第九度卽丸之，如桐子大，暴乾，每服三十九丸，溫酒吞下。

陽煉法

小便不計多少，大約兩桶爲一擔，先以清水掇好阜角濃汁，以布絞去滓，每小便一擔，入阜角汁一錢，用竹篦急攪，令轉百千遭，乃止。直候小便澄清，白濁者皆沉淀，乃徐徐撇去清者，不用，只取濁脚，併作一滿桶。又用竹篦子攪百餘市，更候澄清，又撇去清者，不用，十數擔不過，取得濃脚一二斗。其小便須是先以布濾過，勿令有滓。取得濃汁，入淨鍋中熬乾，刮下搗碎，再入鍋，以清湯煮令化，迺於箝其內布紙筋紙兩重，傾入箝篦紙內，丁淋下清汁，再入鍋熬乾，又用湯煮化，再依前法丁淋。如熬乾色未潔白，更準前丁淋，直候色如霜雪，卽止。乃入固濟沙盒內，歇口火煨成汁，傾出，如藥未成窩，更煨一兩徧候，瑩白玉色，卽止。細研入沙盒內，固濟頂火四兩，養七晝夜（久養火尤善），再研，每服二錢，空心溫酒下，或用棗肉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九丸，亦得。空心服陽煉日午服陰煉各一服。廣南有一道人，惟與人煉秋石爲業，謂之還元丹。先大夫曾得瘦疾，且嗽，凡九年，萬方不效，服此而愈。卽侍郎簡帥南海，其室病久，夜夢神人告之曰：「有沈殿中攜一道人，能合丹，可愈汝疾，宜求服之。」空中擲下數十粒，曰：「此道人丹也。」一夜旦，臥席中，得藥十餘粒，正如夢中所見。及先大夫到番禺，卽首問此丹，先大夫乃出丹示之，與夢中所得不殊，其妻服之遂愈。又予族子嘗病顛眩腹鼓，久之漸加喘滿，凡三年垂困，亦服此而愈，皆是火煉者。時予守宣城，亦大病踰年，族子急以書勸服此丹，云：「實再生。」

人也。一千方合煉，適有一道士，又傳陰煉法，云：「須得二法相兼。一其藥能潤入骨髓，無所不至，極秘其術；久之道士方許傳。依法服之，又驗。此藥不但治疾，可以常服，有功無毒。予始得之，甚艱難，意在救濟人，理不當秘。火煉秋石，世人皆能之，煎煉時須大作爐鼎，煎煉數日，莫達四鄰。此法極省力，只一小鍋便可煉，體如金石，永不暴潤，與常法功力不侔，久疾人只數服便效。」

金丹訣

用物之精，取物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種以戊己，耕以赤蛇，養以丙丁，灌以河水，乃根乃株，乃蕊乃花，晝煉於火，赫然形霞，夜浴於水，皓然素葩。金方自成，曰思無邪。

龍虎鉛汞說（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顛亦然，其所以爲堯顛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此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者，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予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定心，息微則徐閉之，（達摩胎息法，亦須

閉。若此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一方其通時，亦限一息，一息歸之以下丹田中也。爲之惟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如水，蒼然如雲，蒸於泥丸。蓋雜者，麤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墮而麤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墮，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妃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乘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離，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是不已，則乘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俟後次也。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一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繆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割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繆悠於此，真不如入矣。故數日來，發別願誓，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醫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牕之下，卽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啖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便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採日，有月採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謂龍虎訣耳。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慚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慚否。此書旣以自堅，又欲以發弟也。卷舌以舐懸離，近得此法，初甚祕惜，云：「此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子，千金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離，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爐，上一點雪，宜自祕之。

記丹砂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日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一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一爾朱雖以此語入，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梧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微不雜土石，遠止煉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陶隱居云：一符陵是涪州。一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一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耳。誠本草偶記之。

記松丹砂

祥符東封，有扈駕軍士晝臥東嶽真對觀古松下，見松根去地尺餘，有種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刺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逕走入地中。軍士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一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一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恨成疾，竟死。其法用朱砂精良者，鑿去松腹，以松氣使之，自然成丹。吾考矣，不暇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擇砂之良者二斤，以松明根節懸胎煮之，傍置沙瓶，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礎研七日，投熟蜜中，通油磁瓶盛，日以銀七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

卷七

治眼齒

前日血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一目忌點洗，齒便漱琢，自有

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故退而錄之。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乾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得，治久患內障眼有效。」屢試之，信然。其法細搗羅，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熱水任下。然三藥皆潤難搗，旋焙旋搗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還睛神明酒

沈存中撰

黃連（五兩）

石決明

草決明

生薑

石膏

麩仁

秦皮（程本佚據館本補）

消石（館本無「黃」字）山茱萸

當歸

黃芩

沙參

車前子

淡竹葉

朴硝

甘草（炙）

芍藥

柏子

川烏頭

澤瀉

桂心

薤子

地膚子

桃仁

防風

辛夷

人參

川芎

白芷

細辛

瞿麥（已上各三兩）

龍腦（三錢）

丁香（半兩）

真珠（生二十五顆）

右咬咀，練囊盛，用好酒五斗，藥中浸之，春秋十四日，夏七日，冬二十一日，食後服半合，勿使醉吐，稍稍增之，百

日後，目明如舊。忌熱麵、酢（程本一餅一）葵、穢臭、五辛、及雞、魚、豬、馬、驢肉、生冷、黏滑、入房、恚怒、大憂愁、大勞、大寒熱、悉慎之。惟不瘥、枯睛、損破者，但白睛不枯損，服此藥，更生瞳子。平復如故。出五符漢司空倉元明。兩目盲，經計五年，兩瞳子俱損，睛出如雲，赤白膚肉如乳頭，服此未滿百日，兩目還得清淨。夜任鍼，勝如未患眼時十倍。晉大夫于公，失明經二十餘年，不辨明夜，兩目俱損，無瞳子。時年七十，服此酒百日，萬病除，兩目明，見物。茲明子表親有病目者，服此酒不旬日，醫皆消盡。

治諸目疾

右盛湯熱滿器，銅器尤佳；以手掬熨眼，眼緊閉勿開，亦勿以手揉眼，但掬湯沃，湯冷即已。若有疾，一日可三四為之，無疾，日一兩次沃，令眼明。此法最治赤眼及臉背痒，子自十八歲，因夜書小字，病目楚痛，凡三十年，用此法遂永瘳。樞密邵興宗，苦目昏，用此法踰年後，遂能燈下觀細字。大率血得溫則榮，目全要血養，若衝風冒冷，歸即沃之，極有益於目。

點眼熊膽膏

古銅錢（二十一枚，用完）

菊花（一兩，案館本四兩）

黃連

鬱金

黃蘗（各二兩）

（以上菊花揉碎，黃連以下三物細剉，用水二升，

銀石器中慢火熬至一升，新布濾去滓，入後藥。）

鉛丹

玄精石

井泉石

龍骨

不灰木

燕蕒（去皮）

麩仁（去殼）

代赭石（各半兩）

滑石

烏賊魚骨（去堅處各一兩）

（以上細研成膏粉，入蜜六兩，并前藥汁和勻，銀器中重湯煮六時辰，再以新綿絞濾去，相入後藥。）

礪 砂

麒麟竭

沒 藥

青 鹽

銅 青（各半兩）

川牙硝（一兩）

乳 香（一分）

麝 香

生龍腦（各一錢）

水銀粉（二錢）

熊 膽（半箇）

雄雀糞（七粒）

礪 砂（一錢半）

右並細研，羅過，再研如麩，入前膏內，再用重湯煮，如稀餡；如要為丸，即更熬，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用一丸，水化，以銅筋點兩眦。此本舒州甘露山儼長老方，治目疾殊聖。久患瘀肉，臉爛諸疾，點此無不差者。暴赤目，風痒，只點三兩次，即差。有人瘀肉滿眼，用此亦消盡，清明如未病時。熬藥須用銀器，皆須上品藥，洗濯揀擇極細，方有效。

靈苑治眼糝寶散

煖藤子，以柳木製噉子磨之，馬尾篩篩過，取黃肉，其烏殼棄不用，每十兩可得四兩精肉，非柳木噉不能去殼；碾為末，取續豬肝薄切，裏藥中令相著，用緩火炙肝熟，為末，臨臥陳米飲調下二錢。一法，煎礮酸醋為丸，每服二十九。一法，取礮寶內蒸一炊，暴乾為末，或散或蜜丸，溫水下。予親家女子，兒童時病翳，一月中五翳，病十五年，治之莫愈；醫者皆以為不可療之疾。試用炙肝散，十許日，一翳消，踰月消盡，目如兒時。

治內障青盲翳暈及時暫昏暗一切眼疾狸鳩丸

花鳩（一隻去毛腸嘴足炙熟） 羊肝（一具炒）

防風 肉桂

牡蠣 甘菊花

白茯苓 羅麥（各四兩）

蔓菁子（二升蒸三炊） 麩仁（半升）

右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至三十九空心日午臨臥茶酒下，半月見效。忌房事、五辛、豬雞、魚、蒜。楚醫陳

中立雙盲數年，服此視物依舊。

偏頭痛方

裕陵傳王荆公偏頭痛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棗煎汁一蜆殼，仰臥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

鼻皆注，亦可。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已愈數人矣。

頭痛硫黃丸

硫黃（二兩細研）

硝石（一兩）

右水丸指頭大，空心蠟茶嚼下。予中表兄病頭風二十餘年，每發頭痛如破，數日不食，百方不能療。醫田滋見之，曰：「老母病此數十年，得一藥遂效。」就求得之，十九日服一丸，十餘日後，滋復來云：「頭痛平日食何物，即發。」答云：「最苦飲酒食魚。」滋取魚酒令恣食，云：「服此藥十枚，豈復有頭痛耶？」如其言，食之竟不發。自此遂瘥。予與滋相識數歲，臨別，以此方見遺。陳州懷醫有此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暑暈憎冒者，冰

冷水服，下咽卽豁然清爽；傷冷，以沸艾湯下。

治氣攻頭痛葫蘆巴散

葫蘆巴（微炒）

三 稜（剉醋浸一宿炒乾各一兩）

乾 薑（炮一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溫生薑湯，或酒調下。凡氣攻頭痛，一服卽癒。萬法不愈，頭痛如破者，服之卽愈。尤利婦人。姻家有病瘧差後，頭痛號呼十餘日，百方不效，用一服如失。小小頭痛更捷。

治鼻衄方

取河陽石炭心，如無，只用光明者爲末，新水下，立止。又法，鼻左衄，用綿塞右耳；右衄，塞左耳；神應。予自曾用之。

治鼻衄不可止欲絕者

用茅花，無卽以根代，每服一大把，剉水兩碗，煎濃汁一椀，分二服。林次中御史在楚州（館本作「中」）嘗訪一故人，久之不出，或問之云：「子婦衄血垂盡，方救視，未及延客，一坐中一客云：『竊有藥，一急令掇茅花一大把，煎濃汁一椀，帶囊中取一小紅丸二粒，令茅花煎湯吞下，一服卽癒。』問其方不言，後有人聞之，曰：『此正是茅花之功耳。』一試復問之，其人大笑曰：『誠如此。紅丸乃含香朱砂丸，恐不信茅花之功，以此爲記耳。』予在鄺延，一將官卒病衄甚困，以此療之，卽差也。又徐德占（館本作「沽」）一教衄者，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穴中三壯，立定。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頸後，尙可止衄，此灸法效無疑。

治鼻衄刺薊散

大薊根（一兩）

相思子（半兩）

右每服一錢（案館本作「十錢」）水一瓊，煎七分，去滓，放冷服。王朝散女子，大衄一日，已昏不識人，舉家發哭，用藥皆無效；人有傳此方，一服乃止。

又方（案程本佚，據館本補）

用青蒿納鼻中，卽止。

又方治鼻衄久不止昏暈（案程本佚，據館本補）

櫻櫚皮（不以多少燒灰）

右隨身左右搗之。

治熱吐槐花散

阜 莢（去皮燒煙絕）白 礬（熬沸定）

槐 花（炒黃黑色）甘 草（炙）

右等分爲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嘉興李使君曾病嘔，每食乾輒吐如此兩月，服翻胃藥愈甚。或謂有痰飲，投半夏散，旋服之，亦皆不驗。幕下樂判官授此方，服之卽時瘥。又有一老青衣，久病嘔，與服之，又瘥。大凡吐多是膈熱，熱且生痰，此藥能化胃膈熱，特有殊效。

治吐紫粉丸

鐵砂醋浸一宿，辟去醋，（案館本云：一劈破一）便帶醋炒，直候銚子紅色無煙，乃止；候冷細研，更用醋團火燒洞赤，取起候冷，再研極細，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粥飲下。服訖，便啜一瓊許粥，已不吐；如未定，再服決定。小兒小丸之，隨兒大小與此藥，極神異。然吐有多端，良方中有數法，皆累驗者，可參用之。

止吐軟紅丸

辰 砂（五錢） 信 砒（半錢強） 巴 豆（七箇取霜） 胭脂（一錢）

右鎔蠟少許，入油一二滴（案館本云：一入油三兩一似誤）和藥為劑，以油單裹之；大人如菉豆，小兒如芥子，濃煎槐花甘草湯，放溫下一丸，忌熱食半時久。此藥療人吐，只一服止，嘗與人一丸，偶兩人病，分與兩人服，兩人皆愈。

治吐逆粥藥不下者酒磨丸（万俟卨中濟急經驗單中生薑丸彈子大服法同）

五靈脂，狗膽汁和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煎熟生薑酒磨化，再湯蒸令極熱，先煮溫粥半升，持在手，令病人乘藥熱頓飲，便以粥送下。

治口瘡綠雲膏

黃 藥（半兩）

螺子黛（二錢）

右同研如碧玉色，臨臥置舌根下一字，嚙津無妨，遲明瘡。凡口瘡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瘡頓增。

灸牙疼法

隨左右所患肩（案館本伴「眉」似誤）尖，從近後骨縫中，小舉臂取之，常骨解陷中，灸五壯。予目覩灸數人，皆愈。灸畢，項大痛，良久乃定，永不發。予親病齒，百方治之，皆不驗，用此法灸，遂瘥。

服松脂法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百沸湯煮，俾水面者，以新竹單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末，爾拌勻，每日早取三錢七著口中，用少熱水攪嗽，仍以指如常法揩齒畢，更啜少熱水嚙之，仍嗽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贈米元章）

卷八

治水氣腫滿法（張微之屢驗。館案云：「聖濟總錄名商陸豆湯。」）

生商陸（切作麻豆大）

赤小豆（如商陸之多）

鯽魚（三尾去腸存鱗）

右二物實魚腹中，取盈線縛之，水三升，緩煮，赤豆爛，取去魚，只取二物，空腹食之，以魚汁送下，不汗則利，卽瘥。甚者過二日，再爲之，不過三劑，微之家乳姥病水飲一劑愈。

博濟治水氣逐氣散

白商陸根（去籠皮薄切陰乾或晒乾）

右爲末，黃頰魚三尾，大蒜三瓣，菜豆一合，水一升，同煮，以豆爛爲度。先食豆，飲汁送下；又以汁下藥末二錢，水化爲氣，內消。省郎王申病水氣，四體悉滿，不能坐臥，夜倚壁而立，服一劑頓愈。

治小腸氣二薑散（案程本無二薑散字今據館本補）

高良薑

乾 薑（等分炮八分留二分推）

右一大錢，用續隨子去皮，細研紙裏，出油，取白霜入一字，將熱酒一瓊，入豬膽汁十數滴，同調下，一服差。

治小腸氣下元閉塞不通川棟散（案程本無川棟散字今據館本補）

川棟子（一兩和皮破爲四片）

巴 豆（一兩并殼搥令碎）

右同和勻，入銚內炒令紫色，取出，去巴豆，只取川棟子，淨刷爲末。每服一錢，先炒茴香秤一錢，令香，用酒一瓊，沖，更煎三五沸，去滓，調川棟子末，連進二服，得下泄立瘥。此方同治遠年內外膿瘡，方於建安軍人吳美得之。

治小腸氣倉卒散

山梔子（四十九枚燒半過）

附 子（一枚炮）

右每服二錢，酒一小瓊，煎至七分，（館本八分）入鹽一捻，溫服。脾腎氣擊急極，痛不可屈伸，腹中冷重如石，痛不可忍，自汗如瀉，手足冰冷，久不瘥，臥欲死者，服此藥一劑，忽如失去，甚者兩服瘥，予自得效，亦歷以治人，皆驗效。

治小腸氣斷弓弦散

五靈脂

蒲黃（等分）

右二物，先用醞醋一合，熬藥成膏，以水一小瓊，煎至六七分熱，呷此。又名失笑散，療婦人血氣尤驗。曾有婦人病心腹痛欲死，十餘日百藥不驗，服此頓愈。

治痢芍藥散

芍藥（炒半兩）

黃連（炒）

赤芍藥（各一兩）

右二錢（案館本「二錢」作「三味」）水煎服。

治痢四神散

乾薑

黃連

當歸

黃蘗（皆炒等分）

右為末，烏梅一箇，煎湯調下二大錢。水瀉等分；赤痢加黃蘗；白痢加薑；後重腸痛加黃連；腹中痛加當歸；血空心食前服。子家常作此藥，夏月最獲用。大凡瀉痢宜食酸苦，忌甘鹹，蓄酸收苦堅，甘緩臧濡，不可不知也。

陳應之療痢血方

丞相曾魯公痢血百餘日，國醫無能療者，應之取鹽水梅，除核，研一枚，合臘茶，加醋湯沃服之，一啜而瘥。又丞相莊蕭梁公亦痢血，應之曰：「此授水穀，當用三物散。」亦數服而愈。三物散用胡黃連、烏梅肉、竈下土等分。

爲末，臘茶清調下，食前空腹溫服。

水瀉裏急後重數走圖樗根散

樗根皮（一兩）

枳 殼（半兩）

甘 草（炙一分案館本一錢）

右粥飲下二錢，食前一服止。

藥歌（井引）

眉山蘇子瞻撰

穢中散作幽憤詩，知不死矣；而卒章乃曰：「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升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屏影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採薇散髮，豈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神仙傳有數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疾，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于吾後，滋味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已往，且暮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抄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麵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尙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症爲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願採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麥麻茯苓多矣。」居士則以歌答之云：「百事治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茯苓麻麥有時而匿今，有卽食，無卽已者，與我無既今，嗚呼館客，終不以是爲媿今。」

治腸痔下血如注久不瘥者

古件，唯用市河中水，每遇更衣罷，便冷沃之，久沃爲佳，久患者皆瘳。予始得于信州侯使君，曰：一沃之兩次，卽瘳。予用之，亦再沃而瘳，併與數人用，皆然。神奇可驚，不類他藥。無河水，井水亦可。

治小便不通

琥珀研成粉，每服二錢，煎葶草根，濃汁調下，空心服。予友人曾小腸秘甚，成淋，每旋只一二滴，痛楚至甚，用惡藥逐之，皆不通。王郤公與此藥一服，遂通。人有病痔腸腫，因不能尿，候如淋疾，他藥不能通，惟此法可治。

治小便數方（并治渴）

右取純糯米，磁一手大，臨臥炙令軟熟，啖之，以溫酒送下；不飲酒人，溫湯下，多啖彌佳。行坐良久，待心間空，便睡；一夜十餘行者，當夜便止。予嘗以爲戲術，與人賭物用之，如有神聖。或言假火氣，溫水送，不然也。大都糯稻主縮水，凡人夜飲酒者，是夜輒不尿，此糯米之力也。

又記一事，予故人劉正夫，罷官閩州，次建溪，嘗呼一大家求舍，閉門不納；旣而使人謝云：「屬其父有甚病，不能延客。」劉問其狀，曰：「病渴殆死矣。」劉許爲其營藥，俄而其子弟甚至求治其父，劉卽燒藥與之。明日來，謝云：「飲藥一杯，是夜啜水減七八分。」此劉君目擊者。其方用糯稻，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器中燒作灰，每用一合許，一椀湯，沃浸良久，澄去滓，嘗其味如薄灰汁，乘渴頓飲之。此亦糯米縮水之一驗也，故因附此。

治夢中遺泄茯苓散

堅白茯苓爲末，每服五錢，溫水調下，空心食前臨臥服；一日四五服。方書言夢泄，皆云腎虛，但補腎澀精，然

亦未嘗有驗，予論之，此疾有三證：一者，至虛腎不能攝精，心不能攝念，或夢而泄，或不夢而泄，此候皆重，須大服補藥，然人病此者甚少，其餘皆只是心虛，或心熱，因心有所感，故夢而泄，此候差輕，人之患者多是此候，但服茯苓散自瘥。予累以拯人，皆良驗。又有少年氣盛，或鰥夫道人，強制情慾，因念而泄，此為無病，醫及攝生家，多言夢寐甚於房勞，此殆不然。予嘗驗之，人之病天行未復，而犯房勞者多死，至於夢寐，則未嘗致困，此決然可知，但夢寐自有輕重耳。

療寸白蟲

錫 沙（一作銀泥者，即以黃丹代油和梧桐子大）蕪 荳 檳 榔（二物等分為散）

右煎石榴根，濃汁半升，下散三錢，丸五枚，中夜服，旦日下。予少時病白蟲，始則逾梗米，數歲之後，遂長寸餘。古說蟲長盈尺，人即死，以藥攻之，下蟲數合，或如帶，長尺餘，蟠蟻如豬臟，熠熠而動，其末寸斷，輒為一蟲，蟲去病少已。後數月，復如初，如是者數四，後得此方服之，蟲悉化為水，自此永斷。

卷九

治癰疽瘍久不合

僕嘗讀本草，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每味取一錢七，酒調服，治瘡久不合，神驗。僕屢試之，燒灰略存性。

治癰疽

忍冬嫩苗（一握）葉尖圓，莖生，莖葉皆有毛，生田野籬落，處處有之；兩葉對生，春夏新葉梢尖，而色嫩綠柔薄；秋

多即堅厚，色深而圓，得霜則葉卷而色紫，經冬不凋。四月開花，極芬芳，香聞數步；初開色白，數日則變黃。每黃白相間，故一名金銀花。花開曳蕊，數莖如絲，故一名老翁鬚。一名金釵股，冬間葉圓厚似薜荔，故一名大薜荔。可移根庭檻間，以備急。花氣可愛，似茉莉、瑞香。

甘草（生用半兩）

右忍冬爛研，同甘草入酒一斤半，沙瓶中塞口，煮兩食頃，溫服。予在江西，有醫僧鑒清，善治發背疽，得其方，用老翁鬚，予頗神祕之；後十年，過金陵，聞醫王琪亦善治瘍，其方用水楊藤，求得觀之，乃老翁鬚也。又數年，友人王子淵自言得神方，嘗活數人，方用大薜荔，又過歷陽，杜醫者治瘍，嘗以二萬錢活一人，用千金藤，過宣州，寧國尉王子駿傳一方，用金銀花。海州士人劉純臣傳一方，用金釵股。此數君皆自神其術，求其草視之，蓋一物也。予以本草攷之，乃忍冬也。古人但爲補藥，未嘗治疽，其用甘草煮飲之法，製方皆同。若倉卒求不獲，只用乾葉爲服，每服三方寸匕，甘草方寸匕，酒煮服之，亦可，然不及生者。

小還丹治背疽癰癤一切膿腫

膩粉

水銀

硫黃（各一分同研）

大巴豆肉（十四箇，案館本四十箇）

右將大巴豆單覆排銚底，以三物按上，大巴豆令平，以磁器淺蓋之，四面溼底封，慎勿令氣泄；炭火四面緩緩燒，時於冷水中蘸銚底，少時又燒，類薰爲善；其淺上底內滴水一點如大豆，乾則再滴，以三滴乾爲度；候冷，研陳米飲丸，作二十三丸，每服一九，熱水吞下，疏下惡物，以白粥補之。予族父藏此方，未易與人，吳中人往往知此藥，莫能得真方，一九活一人，曾無失者。纔取下，即時不痛，其瘡亦乾。

治發疽柞葉湯

蘇 沈 夏 方 卷九

七九

柞木葉（乾四兩）

荷葉（乾四兩）

豈草根（乾二兩）

甘草節（生一兩）

地榆（一兩）

右細剉，每服半兩，水二椀，煎去半，分二服，早晚各一服，二服滓併煎作末者，有膿血者自安，膿血在內者自大腸下未成者自消，忌一切毒物，有瘡者貼後藥。

通明牛皮膠（一兩，水半升，熱令化）

黃丹（一兩，入膠中，煮三五沸）

右煎溫冷，以雞羽傅瘡口，有瘡即斂，未成瘡者塗腫處，即內消。元豐中，丞相荆公疽發背，醫攻之皆不效，漸覺昏愒，都不省人事，勢已危甚。上元知縣朝奉郎梁彥章有此藥，自言其效如神，秘其方，但得藥，荆公服之，利下惡物一升許，遂瘥。乃以方獻丞相，予從丞相得之。此藥常人服之，竝不疏轉，但逐膿血耳。

治腫毒癰疽

瘰癧毒癰疽，未潰令消，已潰令速愈。草烏頭屑，水調雞羽掃腫上，有瘡者先以膏藥貼定，無令藥著瘡。人有病瘡腫甚者，塗之，坐中便見皮皴稍稍而消，初塗病人覺冷如冰，瘡乃不痛。

登州孫醫白膏尤善消腫

柳白皮（半兩，搗洗陰乾）

白蠟（四錢）

黃丹（二錢）

胡粉（二兩）

商陸根（三分，案館本與胡粉各三兩）油（生四兩，熟三兩，入錢）

右先熟油入柳皮，候變色去滓，入諸藥，數攪良久下。（疑有脫文，館本同。）此藥尤善消腫，及壓擊所傷，登州孫醫每以三百錢售一罇。

雲母膏（出博濟方）

雲母（光明者薄搗先煮）

硝石（研）

甘草（各四兩）

槐枝

柏葉（近道者不堪用）

柳枝

桑白皮（各二兩）

陳橘皮（一兩）

桔梗

防風

桂心

蒼朮

龍骨

黃芩

高良薑

柴胡

厚朴

人參

芍藥

胡椒子

龍膽草（案館本作龍腦似誤）

白芷

白朮

白藜

黃耆

芎藭

茯苓

夜合花

附子（炮各半兩已上咬咀次煎）

松脂

當歸

木香

麒麟竭

沒藥

麝香

乳香（各半兩已上為末）

黃丹（十四兩羅）

鹽花（五錢）

水銀（二兩）

大麻油（六斤案館本佚）

右先煉油令香，下雲母良久，投附子已上藥，候焦黃住火，令冷，以綿濾去滓。始下末，皆須緩火，常以柳木篦攪，勿停手；漢畢，再入鑊中進火，下鹽花，至黃丹急攪，須臾色變，稍益火煎之，膏色凝黑，少取滴水上，凝結不黏手。

卽下火，先炙一磁器令熱，傾藥在內，候如人體溫，以絹袋子盛水銀，手彈在膏上如鐵頭大，以蠟紙封合，勿令風乾，可三二十年不損。發背，先以敗蒲二斤（館本一斤）水三升，煮三五沸，候如人體溫，將洗瘡帛拭乾，貼藥，又以藥一兩分三服用溫酒下，未成膿者卽癢，更不作瘡。瘰癧骨疽，毒穿至骨者，用藥一兩分三服用溫酒下，甚者卽下惡物，兼外貼。腸癰，以藥半兩分五服，甘草湯下，未成膿者，當時消，已有膿者，隨藥下膿，膿出後每日酒下五丸，梧桐子大，膿止卽住服。風眼，貼兩太陽，腎癰并傷折痛不可忍者，酒下半兩，老少更以意加減，五日一服，取盡，外貼包裹，當時止痛。箭頭在肉者，外貼，每日食少爛菜豆，箭頭自出。虎豹所傷，先以甘草湯洗後，貼，每日一換，不過三貼。蛇狗傷，生油下十九，梧桐子大，仍外貼。難產三日不生者，溫酒下一分，便下。血暈欲死，以薑汁和小便半升，溫酒下十九，梧桐子大，死者復生。胎死在腹，以榆白湯下半兩，便生。小腸氣，茴香湯下一分，每日一服。血氣，當歸酒下一分，每日一服。中毒，溫酒洗汗襪，汁每日一服。吐瀉出惡物爲度。一切癰疽瘡癰蟲虺所傷，並外貼，忌羊肉。

治癰疹久不瘥，每發或先心腹痛，痰噦麻痺筋脈不仁，小硃散

成塊赤土（有砂石者不可用）

右冷酒調下二錢，日三服，兼用塗藥。

當歸（各等分）

護火草（大葉者又名景天）

生薑（和皮不洗等分研）

鹽（量多少）

右塗摩痒處，如偏身癰疹，塗發甚處，餘處自消。

治發瘡癰不透，畜伏危困者

以人牙齒三五枚，炙令黃，爲末，乳香湯調下。余目見兩人用之，皆一服瘥，方如上法。又一方，燒過溫酒下，亦可服，訖片時，瘡便透。

治瘰癧柴胡湯

柴胡

荆芥穗

知母

當歸

藿香

甘松

川烏頭（炮）

地骨皮

白芍藥（已上各半兩）

京芎藭（一兩）

芋根（溼秤二兩碎剉）

右件藥，竝洗淨曝乾，搗爲麤末，每服二錢，水一瓊，入薑三片，大棗一箇，同煎七分，去滓服。早午食後，夜睡各一服。三服滓併煎作一服喫。忌一切魚麪等毒，仍忌房事，不善忌口及諸事者，服此藥無驗，又用貼瘡藥。

石行根不以多少，爲細末，蜜調如膏藥，用貼瘡口，三兩日一看後（館作類一）易之，此二方得於華亭陶中夫宰君。中夫先得柴胡一方，用之如神，又於里巷醫處得貼藥方，二方皆相須，冥若神契。中夫在華亭半年之間，治二十餘人，皆愈。此予寓秀州所目見者。

治瘰癧

取鯽魚長三寸者，去腸，以和皮巴豆，填滿腹，麻皮纏，以一束桿草，燒煙盡，研粳米粥丸，菉豆大，粟飲下一丸，未利加一丸，以利爲度。每日以此爲準，常令小利，盡劑乃安。甚者破者，效尤速。忌豬肉動風物。

療風毒癩瘰 (案館本標祛風丸)

阜 莢 (三十枚，十枚火燒過，十枚塗酥炙，去皮子，十枚水浸，搥去滓。)

何首烏 (蒸)

乾薄荷

元 參 (各四兩)

精羊肉 (半斤)

右以阜莢水煮肉使爛，細研和藥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九，空心溫酒下；薄荷湯亦得。伯父吏部，病癩瘰，百療不瘥，得此乃愈。梁氏老嫗，頷下有瘡如垂囊，服此藥，囊日消，至於都平。閩省嘉履，病癩瘰，服之半月愈。此皆予目擊者。

治惡瘡地骨皮散

地骨皮一物，先刮取浮皮，別收之；次取浮皮下膩 (館本作「二」) 白粉為細散，其白粉下堅赤皮，細剉，與浮皮一處為籠末，籠末細散各貯之。每用籠皮一合許，煎濃汁，乘熱洗瘡，直候藥湯冷，以軟帛裹乾，乃用細散傅之。每日洗貼一次，以瘥為期。梓州路轉運判官張君曾當胸下銳骨端，隱隱微痛，後月餘，漸有小瘰子，如豆粒，久之愈大如栗，遂潰膿成瘡，至痛楚不可臥，每夜倚物而坐至曉，如此三年不瘥。國醫仇鼎沈遇明，叢治之，都不驗。後赴梓州，行次華陰道中，有舊相識華山道士武元亨來迎，就客亭中見之。元亨首問胸瘡如何，張答以未瘥。元亨曰：「嘗得一藥，效驗無比，久欲寄去，不值便人，聞當道華陰，特來此奉候。」已數日，今日方欲還山，而公適至，殆此疾當瘥矣！遂手授此方。張如法用之，始用藥洗，極覺暢適，異常淋至夜深，方用散傅瘡，遂不痛，是夜得睡至曉。自此每夜一次洗貼，瘡不復痛矣，然尚未斂，間或一夜不洗貼，便復發痛，自此用之，更不敢闕。凡四箇月，瘡雖尚在，而起居飲食如常。一日瘡忽痛，通夕不寐，淋之亦痛不止，使人視之，瘡中生一肉顆，如石榴子，痛已漸定。數日

間，瘡口肉已合，自此遂瘥。太學博士馬君希孟之弟，亦嘗患瘡於胸腹間，久不瘥，瘡透腹見膜，醫皆闕手，得此散用之，卽瘥。揚州士人李君，在太學中，手掌心生一瘡，日久掌穿透，唯有筋骨，謁假歸廣陵，值張梓州得此藥，遂瘥。用之惟須久，暫用之未瘥，慎不可住，但勤施之，日久無不瘥者。要在勤志不怠，乃見奇驗。小疔瘡腫疼痛，只以枸杞根生剉，煎濃汁熱淋，亦效。

治癩方

苦胡麻（半升別搗）

天麻（二兩）

乳香（三分）

右荆芥臘茶下三錢，忌鹽酒房事動風物，凡一百二十日。服半月後，兩腰眼灸十四壯。此丞相長安公家方，已手醫人無數，又嘗與方揚州天長東氏，賣此藥，遂著于淮南。若頭面四體風瘡腫痒多汁者，只七八服卽瘥，予親試之。

治遠年裏外臙瘡不瘥者

橫 椰（半兩）

乾豬糞（燒存性半兩）龍骨（一分）

水銀粉（少許）

右三味爲細末，入水銀粉研勻，先以鹽湯（館本作「水」）洗瘡，熟絹裹乾，以生油調藥如膏，貼瘡，三日一易，三五易定瘥。忌無鱗魚酢熱麵，凡脛內外瘡，世謂之裏外臙瘡，最難愈。此方并前治小腸氣方，本建安一軍人吳美犯僞印坐死，司理參軍王炳之憐其曉事，常加存恤，其人臨刑泣念曰：「生平有兩方，治疾如神，常費以自給，可惜死而不傳！」遂以獻炳之，屢用有驗，予就炳之求，值其遠官，數年方得之。（許孫二真人方，用定粉，不用水銀粉，夏子益方，多地骨皮一味，并用地骨皮煎湯洗。）

治下疳脚瘡火府丹

甘遂（肥質連珠者一兩，薄切，疎布囊盛） 芎藭（一塊，剉如豆大）

右以紙籠大香爐，令至密，不漏煙，頂留一竅，懸甘遂囊於竅間，其下燒芎藭一塊，令烟入遂，欲過，再更燃一塊，芎藭盡，取甘遂爲末。三十歲已上，氣盛者，滿三錢，虛者平二錢半，羯羊腎一對，剉開，勻分藥末在內，淨麻皮纏定，炭火炙熟，勿令焦，臨臥爛嚼，溫酒下，隨人酒量，能飲一斗者，可飲五升也，以高物支起雙脚，一服卽瘥。

療久瘡

右用豬筒骨中髓，以膩粉和爲劑，復內骨中，泥裹，火煨香熟出，先以溫鹽水浴瘡，乃傅之。臨安陳令傳極效。

治瘡疥甚者

川烏（一兩，每箇四破之，案館本草烏頭） 大豆（一兩半）

右同入砂瓶內，浸極爛，每服一片，豆少許，空腹酒下。予兄之子病瘡，徧體拘攣，立不可臥，臥不可起，服此卽瘥。

治陰瘡痒痛出水久不瘥（出靈苑）

臘 茶

五倍子（等分）

膩 粉（少許）

右先以漿水蔥椒煎湯，洗後傅之，未瘥再爲之。

又方

銅錢（一百枚）

烏梅（七箇）

鹽（二錢）

右水一碗半，煎至一碗，熱洗。二方相須，用之無不即驗。

治癬方久患用之即瘥

決明子（不以多少）

右爲末，加少水銀粉，同爲散；先以物擦破癬上，以散傅之，立瘥。

繫瘤法

右取稻上花蜘蛛十餘箇，置桃李枝上，候垂絲下，取東邊者撚爲線，繫定瘤子；七日候換，瘤子自落。沈興宗侍制家老姥，病瘤如掌拳，用此法繫之，至三換，瘤子遂乾，一夜忽失所在。天明於枕邊得之，如一乾粟。（袁當時方，瘤落後，以白花蛇頭燒灰和輕粉傅之。）

治甲疽努肉裹甲膿血疼痛不瘥（出靈苑）

膽礬（燒）

右先剔去肉中甲，傅藥瘡上，縱有努肉，一傅即乾落。

續骨丸并治牙疼（出靈苑）

臘月猪脂（五兩）

蠟（半斤以上洗煎）

鉛丹（羅）

自然銅

蜜陀僧（各四兩研細）白礬（十二兩）

麒麟竭

沒藥

乳香

朱砂（各一兩細研）

右新鼎中先鎔豬脂，次下蠟，出鼎於冷處，下蜜陀僧、鉛丹，自然銅，緩火再煎，滴入水中不散，更出鼎於冷處，下諸藥，用柳篋攪勻，瀉入磁盆內，不停住手攪，至凝圓如彈丸，且用筍皮之類襯之，極冷收貯。凡傷折，用一丸，入少油，火上化開，塗傷痛處，以油單護之，其甚者，以燈心裹木夾之，更取一丸，分作小丸，熱蔥酒下，痛即止。如藥力盡，再覺痛，更一服，痛止即已。骨折者，兩上便安，牙疼甚者，貼之即止。此方小說所載，有人遇異人得之，千家每合以拯人，無不應驗。

治傷折內外損神授散

川芎歸（半兩洗淨別杵）

鉛粉（半兩洛粉最上）

細砂（二錢）

右同研勻細，每服二錢，濃煎蘇枋汁調下。若損在腰以上，即先喫淡麵半碗，然後服藥；若在腰以下，即先服藥後，方喫麵，仍不住，呷蘇枋汁，更以糯米爲粥，入藥末（案館本作「沒藥」）三錢拌和，攤在紙上，或絹上，封裏損處，如骨碎，則更須用竹木夾定，外以紙或衣物包之。有長安石使君一日謁尹至園園中，忽有人呼其姓名，石願之，稠人中不及識，明日過市，復聞其呼，願其人近在馬後，問「何以見呼」，其人曰：「我無求於人，以爾有難，特來救爾，昨日何以不應？」石辭謝之，欲下馬與語，其人止之曰：「市中非下馬之所，一褌衣領中出一書授之曰：『有難則用之。』」稠人中遂引去，石歸視之，乃此方也。石到京師，趨朝立馬右掖門外，爲他馬所踢，折足墜地，又爲馬踏手臂折，昇至家，屢氣絕，急合此藥服，且裹，半夜痛遂止，後手足皆完，復石有子爲朝官，知名關中人，往往聞此事。熙寧中，府界教保甲，時四方館使劉君提舉，每有墜馬或擊刺所傷，皆與藥用之，即瘥，好

事者欲其方，賂主方者竊得，只有兩物，而無當歸湯，使悉同。後子見兩浙提點刑獄使者云：「親得其方於石君，恐保甲主方者隱其一味耳。」

治骨鯁或竹木簽刺喉中不下（出靈苑）

右臘月取鮭魚膽，懸北簷下，令乾；有鯁，即取一皂莢子許，以酒一合，煎化溫啜。若得逆便吐，骨即隨出；若未吐，更飲，以吐爲度。雖鯁在腹中，日久疼痛，黃瘦甚者，服之皆出。若卒求鮭魚不得，鱘魚、鰻魚、鱒魚皆可，然不及鮭魚膽。臘月收者最佳。有邏卒食雞，鯁在腹中，常楚痛，但食粥，每食即如錐刺。如是半年，支離幾死，杖而後能起。與此一服，大吐，覺有一物自口出，視之，乃雞骨，首銳如刺，其尾爲飲食所磨，瑩滑如珠。

治諸鯁

以木炭皮爲細末，研令極細；如無炭皮，堅炭亦可，粥飲調下二錢，日四五服，以鯁下爲度。此法人家皆用，予在漢東，乃目覩其神。有劉士人，鄰家一兒，誤吞一錢，以此飲之，下一物如大烏梅剖之，乃炭末裹一錢也。池州徐使君極寶此方，數數用之，未有不效者；近歲累有人言得此方之效，不復悉載。

卷十

治婦人產乳百疾澤蘭散

治婦人產乳百疾，安胎調氣，產後血暈，衄血，血積，虛勞無子，有子即墮，難產，子死腹中，胎衣不下，血注，偏身生瘡，經候不調，赤白帶下，乳生惡核，欬嗽寒熱，氣攻四肢，處女任脈不調等，常服益血，美飲食，使人安健有子。

澤 蘭 (嫩葉九分)

石 膏 (八分研)

當 歸

赤 芍 藥

川 芎 (微炒)

甘 草 (炙)

白 蕪 蕒 (各七分)

生 乾 地 黃 (六分)

肉 桂 (五分)

厚 朴 (薑炙)

桔 梗

吳 茱 萸 (炒)

卷 柏 (并根)

防 風

白 茯 苓

柏 子 仁

細 辛 (各四分)

人 參

白 朮 (米泔浸一宿，切麵炒黃色)

白 芷 (炒)

藁 本

椒 紅

乾 薑 (炒)

烏 頭 (炮)

黃 耆

五 味 子 (各三分)

白 薇

丹 參

阿 膠 (炒各二分)

右為細末，空心熱酒調下二錢。子家婦人女子羸弱多疾者，服此藥悉瘥，往往有子。

治婦人血風勞朱貫琥珀散

琥 珀

沒 藥

木 香

芍 藥

白 芷

羌 活

延 胡 索

川 芎 (各半兩)

土 瓜 根

白 朮

桂 (各一兩)

當 歸

右件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瓊，煎至七分，益酒三分，復煎少時，并滓熱服；重疾數服，則知效。

乾 地 黃

牡 丹 皮

治少男室女骨蒸婦人血風攻注四肢心胸煩壅麥煎散

饒甲（醋炙）

大黃（溼紙裹煨熟）常山

柴胡

赤茯苓

當歸（酒浸一宿）乾生漆

白朮

石膏

乾生地黃（各一兩）甘草（炙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錢，小麥五十粒，水一瓊，煎至六分，食後臥時溫服。有虛汗，加麻黃根一兩。此黃州吳判官方，療骨熱黃瘦，口臭，肌熱，盜汗，極效。麥煎散甚多，此方吳君寶之如希世之珍，其效可知。

治婦人妊娠傷寒白朮散

白朮

黃芩（等分新瓦上同炒香）

右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瓊，生薑三片，大棗一箇擘破，同煎至七分溫服。但覺頭痛發熱便可服，二三服即瘥。唯四肢厥冷陰症者未可服。此方本常州一士人賣此藥，醫工皆論斤售去，行醫用之如神，無人得其方，予自得此治疾，無有不效者，仍安胎益母子。

治產後衆疾血氣崩暈腫滿發狂瀉痢寒熱等唯吐瀉者難瘥肉桂散（靈苑）

黑豆（二兩炒熟去皮）

肉桂

當歸（酒浸）

芍藥

乾薑（炮）

乾地黃

甘草

蒲黃（紙包炒共為末各一兩）

右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疾甚者，三服瘥，無疾日二服，七日止。

治產後血暈及傷折出損婦人血癥血瘕大黃散（出靈苑）

羊脛骨（燒赤酒淬十過五兩） 大黃（小便澀七日日一易以溼紙裏煨熟切焙）

巴豆肉（漿水煮黃色焙各三兩半） 古銅錢（用半兩錢燒赤米醋淬為粉新水飛過去麤取細者二兩）

右和研，一日每服半錢，當歸一分，小便煎濃，稍溫調下。產後血暈百病，且當逐血者，至甚乃服。口噤者，挖開灌下，候識人，更一服。累經生產，有血積癥瘕塊，及敗血風勞寒熱諸疾，當下如爛豬肝片，永無他疾。墜擊內損，當歸酒下一字。醫瀋步墜下折脊，當折處陷入肌中，痛不可忍，服此藥，如人以手自內拓之，筋骨遂平。

治小兒急驚慢驚風黑神丸

膩粉（一錢半） 黑土（案館本作「墨土」） 白麩

蘆薈（炙各一錢） 麝香 龍腦

牛黃 青礬 使君子（去殼麩裏煨熟各半分）

右麩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半丸，薄荷湯研下，要利即服一丸。楚州小兒醫王鑑賣此藥，致厚產，鑑神之，未嘗傳人子得之，乃常人家睡驚丸，小不同耳。治驚風極效，前後用之，垂死兒一服即瘥。

治襍中小兒臍風撮口法

右視小兒上下齦，及當口中心處，若有白色如紅豆大，此病發之候也。急以指甲正當中掐之，自外達內，令斷，

微血出，亦不妨；又於白處兩盡頭，亦依此搯，令內外斷，只搯令氣脈斷，不必破肉，指爪勿令太鉅，恐傷兒甚。予爲河北察訪使，日到趙郡，有老人來獻此法，云：「篤老惜此法，將不傳，願以濟人。」詢之趙人，云：「此翁平生手救千餘兒矣。」瓊趙數邑人，皆就此翁治，應手就愈。」

治小兒諸風諸疳諸痢青金丹（出博濟方）

青黛（三分研） 雄黃（研） 胡黃連（各二分） 朱砂（研）

膩粉 熊膽（溫水化） 白附子 蘆薈（研各一分）

麝香（半分研） 蟾酥 水銀（各阜子大） 鉛霜

龍腦（各一字）

右同入乳鉢內，再研令勻，用獾豬膽一枚，取汁熬過，浸蒸餅少許，爲丸，黃米大，曝乾，一歲可服二丸，量兒大小增之。驚風諸痢，先以一丸溫水化，滴鼻中，令嚏，戴目者當自下，癰癧亦定，更用薄荷湯下。諸疳，粥飲下，變蒸寒熱，薄荷湯化下。諸瀉痢，米飲下。疳蚘咬心，苦楝子煎湯下。鼻下赤爛，口齒疳蟲，口瘡等，乳汁研塗。疳疔眼，雀目，白羊子肝一枚，竹刺開內藥肝中，以麻縷纏，米泔煮令熟，空腹服。乳母當忌毒魚、大蒜、鷄鴨、豬肉。此丸療小兒諸疳至良，予目見小兒疳疔瘡盡，但餘有氣，服此或下蟲數合，無不即瘥，而肥壯無疾，幾能再生小兒也。

治小兒風熱及傷寒時氣瘡疹發熱等桔梗散

桔梗 細辛 人參 白朮

瓜蘗根 甘草（炙） 白茯苓 芎藭

右各等分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一片，薄荷二葉，同煎七分。三歲以下兒，作四五服；五歲以上，分二服。予家常作此藥，凡小兒發熱，不問傷寒風熱，先與此散數服，往往輒愈，兼服小黑膏，尤善。〔此桔梗散，與活人書方同名，惺惺散。孔氏家傳云：「惺惺散加鈎藤、蟬蛻，與小兒喫甚妙，理上壅風熱。〕

治小兒傷寒風痲小兒黑膏

天南星（一枚，大者燒通赤，入小瓶內，溼紙密口，令火滅，取刮之，中必存白處，如皂莢子大爲度，須燒數枚，擇其中度可用者一枚） 烏頭（一枚） 薄荷（一握） 元參（五錢各爲末）
右爲末，蜜和葱白湯下。（案：慈蜜不宜同食，此或有誤。）豆許，頻服，筋緩急，加乳香，同葱白煎湯下。潤州傅醫，專賣此藥，累千金。予家小兒傷風發熱，與二三丸，令小睡，及寤，則已涼矣。

治痘瘡無癩

豆瘡欲無癩，頻揭去痂，勿令隱肌，乃不成癩；縱揭傷有微血，但以面膏塗，無苦也。瘡痂，不可食雞鴨卵，食即時盲，瞳子如卵色，其應如神，不可不戒也。

治瘡疹欲發及已發而陷伏者皆宜速治不速毒入臟必致困宜服此

豬血（臘月取瓶盛，挂風處令乾）

右取半棗大，加龍腦、大豆許，溫酒調下。潘醫加菘豆、英粉、半棗塊，同研。病微有卽消，甚則瘡發亦愈。予家小女子病傷寒，但腹痛甚，晝夜號呼，手足厥冷，漸加昏困，形症極惡，時例發瘡子，予疑甚，爲醫以藥伏之，先不畜此

藥，急就屠家買少生血，時盛暑，血至已敗，惡無可奈何，多以龍腦香和灌之，一服遂得少睡，須臾一身皆瘡，點乃安，不爾幾至不救。

治小兒驚熱多涎痰瘧久痢吐乳午後發熱驚癇等疾辰砂丸

辰砂

粉霜

膩粉（各一分）

生龍腦（一錢）

右軟糯米飯爲丸，菘豆大一歲一丸，甘草湯下，大人七丸。

治小兒豌豆瘡入目痛楚恐傷目

浮萍（陰乾）

右每服一二錢，隨兒大小，以羊子肝半箇，入棗子內，以杖子刺碎爛，投水半合，絞取肝汁，調下，食後服；不甚者一服瘡已，傷目者十服瘡。邢州杜醫用此藥，前後效者甚多。

治小兒走馬疳牙齦腐爛惡血口臭牙齒脫落麝香散

黃連（末三錢）

銅綠

麝香（各一錢，案館本二錢）

水銀（一錢，煮棗肉一枚同研）

右嗽口淨，以藥傅瘡上，蘭香葉覆之，內蝕爲坎者，一傅卽生肉。

治小兒走馬疳唇齒瘡爛逡巡狼狽用此卽瘥

砒霜

粉霜（二味先研極細）

石灰（羅過次研）

右等分相合，左右轉研，多千下，當極膩如麪，每以雞翎拭少許掃瘡上，其瘡即乾，慎勿多用，恐入腹中有大毒，慎之。海州東海縣民家賣此藥，每一病只一掃，如米許大，無不瘥者。

治小兒諸疳諸痢，食傷氣脹，體羸頭大，頭髮作穗，壯熱不食，多困齒爛鼻瘡。

丁奚潮熱等疾，牛黃煎。

大蚶蚶（一枚，去皮骨腹胃，炙為末，以無灰酒一瓊，積豬膽一枚，同熬成膏。）

訶子（炮）

使君子

胡黃連

蟬殼（不洗）

墨石子

蘆薈

燕蕒

熊膽

朱砂

夜明砂

雄黃（各一分研）

木香

肉豆蔻（春夏各半分，秋冬各一分）牛黃（二錢）麝香（一錢）

龍腦（五分）

右為丸如麻子大，飲下五七丸。驚疳，金銀薄荷湯下；肝疳腹脹，桃仁茴香湯下；疳蟲，東引石榴苦楝根湯下；五歲以上十九。此藥尤治疳痢，協熱而痢者，不可服。

治久患翻胃及小兒驚吐諸吐，並醫田季散（案館本陰陽二勝散）

好硫黃（半兩細研）

水銀（一分與硫黃再研無星）

右同研如黑煤色，每服三錢，生薑四兩，取汁，酒一瓊，同薑汁煎熟，調藥，空心服，衣被蓋覆，當自足指間汗出，透遍身汗出，即瘥。嘗有人病反胃，食輒吐出，午即發，經三年不瘥，國醫如孫兆輩治，療百端無驗，消羸殆盡，杜

黑骨立。有守庫辛季吉者見之，曰：「此易治也，一服藥可瘥。一始都不信之。一日，試令合藥，與少錢市藥，僕次日持藥至，止一服。如法服之，汗出皆如膠，腥穢不可近。當日更不復吐，遂瘥。楚人田醫善治小兒諸吐，亦用此藥，量兒長少服一錢至一字，冷水調下，吐立定。此散極浮難調，須先滴少水，以至緩緩研投，稍稍增湯，使令調和。若頓入湯酒，盡浮泛不可服。又予舊官屬陳宣德之妻，病翻胃亦彌年，得一烏頭散服之，一服瘥。又楚人孫生有一茱萸丸，亦療翻胃，其人自有傳，今皆附於此。予按此三方，惟田季有陰陽理，故自勝捷。烏頭茱萸二方，皆性熱，用者更量其臟寒溫投之。

烏頭散

烏頭（三兩炮去皮）川棟子（一兩半）檳榔 木香（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瓖，煎至七分，鹽一捻，溫服。

茱萸丸

孫生傳曰：一年深膈氣翻胃，飲食之物，至晚皆吐出，悉皆生存不化，膈上常有痰涎，時時嘔血，胸中多酸水，吐清水無時，日漸羸瘦，腹中痛楚，時復冷滑，或卽閉結，候狀不可盡述。自患此疾六年，日可吐及五七度，百方無驗。因遇此法，服及兩月，諸疾悉瘥。嘗願流傳救人，具方如左：

吳茱萸（三分瓦上出油） 胡椒 人參 當歸（各五錢）

甘草（半兩，一半生，一半紙裏五七重，醋浸令透，火內慢慢煨乾，又浸如此七徧） 半夏（一兩，用薑四兩，研汁入砂罐子內，用薑汁并水煮候破，看存二分白心，取半夏研爲膏子） 白礬（半兩，炒乾存性）

案館本脫「白礬」字。

右爲末，半夏膏丸，如稍硬，添薑汁，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桑柳條各三十莖，上等銀器內煎湯吞下，日三服，忌諸毒物，惟可食油豬胰脾軟飯。此孫生自敘如此。

治小兒疳瀉不止日夜徧數不記漸漸羸瘦衆藥不效者吳婆散

黃 蘗 (蜜炙)

黃 連 (微炒)

桃 根 白 皮

蕪 蕒 (去皮各一分)

木 香

厚 朴 (薑汁炙)

丁 香

檳 榔 (各一錢)

沒 石 子 (一錢半)

棟 根 白 皮 (七分，案程刻半分似誤，今從館本)

右爲末，每服一字；三歲以上半錢，五六歲一錢，用紫蘇木瓜米飲調下，乳食前，一日三服。予家小兒曾有患瀉百餘日，瘦但有皮骨，百方不癒，有監兵鍾君見之，曰：「何不服吳婆散？」立可癒也。予因問：「吳婆散何藥？」曰：「古方也，人家多有之。」乃問求方，合與兩三服，便效。又一孫男亦疳瀉，勢甚危困，兩服遂定。若病深者，服一兩日間，決瘥。此藥若是疳瀉，無不驗者；藥性稍溫，暴熱瀉者，或不相當。

治小兒之病多因驚則心氣不行鬱而生涎逆爲大疾宜服常行小腸去心

熱兒自少驚亦不成疾寒水石散

寒水石

滑 石 (水研如泔，揚去麤者，存細者，漚乾更研，無聲乃止，各三兩)

甘 草 (粉一兩生)

右量兒大小，熱月冷水下，寒月溫水下。凡被驚及心熱，不可安臥，皆與一服，加龍腦更良。

治小兒驚積鎮心化涎小朱砂丸（出博濟方）

朱砂（一分）

巴豆（三十粒去皮膜出盡油）

半夏（湯洗七遍為末炒二錢）

杏仁（五枚炮去皮尖）

右麪糊丸如荳豆大二歲一丸，荆芥薄荷湯下；三歲二丸，五歲三丸。如驚伏在內，即行盡仍舊藥出如無驚藥更不下。

治小兒虛中積潮熱寒熱心腹脹滿疼痛者妙香丸

辰砂（一兩研）

牛黃

生龍腦

麝香（各一分）

金箔（十四片）

粉霜

膩粉（各一錢）

蠟（二兩）

巴豆（一百二十箇肥大者）

右丸量虛實加減龍腦漿水下，夜半後服。臟虛即以龍腦米飲下，每服三丸，如小豆大，藥勢緩即按令扁。疾堅者加至十丸，皆以針刺作數孔，以行藥力。小兒取積丸如荳豆，治小兒吐逆尤效。此藥最下胸中煩及虛積。

治小兒臍久不乾赤腫出膿及清水（出聖惠方）

當歸（焙乾為末研細）

右著臍中，頻用自瘥。予家小兒常病臍溼五十餘日，貼他藥皆不瘥。聖惠方有十餘方，從上試之，至此方一傳而乾，後因尿入瘡皮，復病又一貼愈。

治小兒熱嗽

馬牙硝

白礬(各半斤)

黃丹(一分)

右同研入合子固濟，火燒令紅，覆潤地一夜再研，加龍腦半錢，甘草湯下一字，或半錢。

治小兒疳肥瘡多生頭上淫浸久不瘥及耳瘡等悉主之

石 录

白芷(等分)

右以生甘草洗瘡傅藥，一日愈。

雜記傳小說中有數方既著於書必有良驗今錄於此

北夢瑣言記火燒瘡方法：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火爐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痕。一是知俗說，亦不厭多聞。

朝野僉載記：一毒蛇傷，用艾炷當嚙處灸之，引去其毒氣，即瘥。其餘惡蟲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亦效。

又記：一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取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一蜀兒如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廣五行記治噎疾：一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命令破喉視之，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偏體悉是肉鱗，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置鉢中，悉化為水。時寺中方刈藍作靛，試取少靛置鉢中，此蟲遠鉢畏避，須臾蟲化為水，世人以靛治噎疾。

國史補言：「有白岑者，療發背，其驗十全。後爲淮南十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不其效。岑後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囊中得其真方，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後魯國孔南得岑方，爲王傳號靈方至今，具於后。」（案方缺）

呂君子西華，洛陽人，孤貧無家，著作郎韋顥與其先有舊，以其子妻之。應秀才五舉不第，與同志張元伯入王屋山，時莫知之者。俄西華疽發背，膿血被身，筋骨俱見，告元伯曰：「吾將死矣，扶至於水傍俟天命而已。」元伯無可奈何，因從其言，露臥數宿，忽有一胡僧振錫而至，視其瘡曰：「膿尚完，可治也。」乃出合中藥塗於軟帛上，貼四五日，生肌入九日，肉乃平，飲饘如故。僧云：「吾將他適，處再發此疾，無藥療。」因示其方，約令秘之。西華頓首曰：「微吾師，遺骸丘畝矣，雖力未能報，願少申區區，何遽言別乎？」僧曰：「始以君病而來，今愈吾去矣，安用報焉？」乃去。數步之間，不復見。西華歸，以事白韋，韋因請其方。西華不與，韋知其終不可得，乃白於考功裴輝卿員外，請以名第陷而取之。裴如其言。西華對曰：「愚修文以求名，不沽方以求進，一竟下第而返，後河南尹聞之，謂韋曰：『有一計取之。』」韋曰：「何計？」曰：「陷於法禁，免其罪而購之。」逾月，果羅其罪，獄成，引決，親喻之，令出其所秘方，可以免雪。西華守死無求免之色，尹無奈，何乃釋之。西華知失考功之旨，又見薄於外舅，雖精苦日甚，而文趣轉疎，如是五經稔，見黜於春官，乃罷去。薄遊梁宋間，值姨弟李潛尉封丘，淹延半歲，以酒肉過量，疽復發，既篤，欲以前方療之，懼人知之，憂疑阻喪，久不能決。潛知其意，乃喻之曰：「聞兄有神授名方，今病亟矣，奈何懼潛見方之故，忍死而不治，豈保生承購之意耶？」西華不得已，乃口授之。潛欲審其意，皆三反覆之，及藥成，潛親傳之。尋疾平，乃遊荆蠻，不知所之。潛於是手疏五十本，徧饋親識，以矯西華之僻。前潤州金壇縣尉得其方，每貯其藥物，嘗遊西蜀，活將死者五六人，每欲傳其事貽於後，以家故行役未諧，以意。貞元十年冬十月，偶於秋浦與霍愿同詣周南宅，夜話既久，言及方書，遂授之於周南，令志之。方曰：「發背者，自內而出外者也，熱毒中隔。」

上下，不以蒸背上虛處，先三五日，隱脈妨悶，積漸成腫，始出皮膚，結聚成膿也。其方如後：（館案云此節文義不甚可解，疑有錯落。）

白麥飯石（顏色黃白，類麥飯者尤佳。炭火燒，取出，醋中浸，十得止。案館本「顏色黃」無「白」字）

白斂末 鹿角（二三寸截之，不用自脫者。元帶腦骨者，即非自脫。炭火燒，煙盡為度，杵為末。

與前二味各等分。）

右並搗細末，取多年米醋，於銚中煎，令魚眼沸，即下前件藥末，調如稀餈，以篋子塗傅腫上，只當瘡頭，留一指面地，勿令合，以出熱氣。如未膿，當內消，若已作頭，當撮小，若日久瘡甚，肌肉損爛，筋骨出露，即布上塗藥貼之。瘡上乾，即再搗，但以膏中不穴，無瘡不癢，切忌手觸，宜慎之。劉夢得傳信方亦出，不如此之備。

北齊書：楊遵彥患發背腫，馬嗣明以煉石塗之，便瘥。其方取龕黃石如鵝卵大，猛火令赤，內礬醋中，因有屑落，醋中頻燒石盡，取屑暴搗和醋塗於腫上，與白岑方相類也。

獨異志：一唐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衛士，嘗因下直歸，陽路逢少年，敗微，劉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難也。」一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乳煎，搗撥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搗撥有功。」復命進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後，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斤，搗撥三錢，七同煎，減半，空心頓服。

馬提刑記醫先祖忠肅公，天聖中以工部尚書知濠州，家有媪病漏，蓋十餘年，一日，老兵掃庭下，且言：「前

數日過市，有醫自遠來，道瘡漏可治，特頃刻之力耳。媼曰：「吾更醫多矣，不信也。」其黨有以白忠禱公者，卽爲召醫視之，曰：「可治無疑，須活鱖一竹，鍼六七枚。」醫乃擲鱖於地，鱖因屈盤就盤，以竹鍼貫之，覆瘡良久，取視，有白蟲數十，如鍼著鱖，醫卽令置杯中，蠕動如線，復覆之，又得十餘枚，如是五六醫者，曰：「蟲固未盡，然其餘皆小蟲。」竟請以常用藥傅之，時家所有槓，黃連爲散傅之，醫未始用藥，明曰可以乾艾作湯，投白礬末二三錢洗瘡，然後傅藥。蓋老人血氣冷，必假艾力以佐陽，而艾性亦能殺蟲也。如是者再，卽生肌，不一月當愈。旣而如其言，醫曰：「瘡一月不治，皆有蟲，蟲氣喘動，故血亦隨之，瘡漏則不可違，合則結痛，實蟲所爲。」又曰：「人每有疾，經月不痊，則必憊虛勞，婦人則補脾血，小兒則防驚疳，二病則并治瘡癩。」醫無名於世，而治病有效，亦良醫也。又其言有理，故并錄也。（案此條後數行，似有脫誤。）

子瞻雜記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內陽而外陰，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知此也。劉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陰淫寒，風淫末疾，雨淫腠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一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肝，而蒸晦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左氏春秋書此。

奈耳井根苗葉實，皆濯去沙土，懸陰乾，淨埽地上，燒爲灰，湯淋取濃汁，泥連二甌煉之，灰汁耗，卽旋取傍釜中已滾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磁瓶盛之，每服早晚臨睡，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不可備言。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每洗面及浴，取少許如澡豆用，尤佳，無所忌。昌圖之父從諫，宜州文學家，居於邕。

服此十餘年，今八十七，紅潤輕健，蓋專得此藥力也。杜甫詩有除菰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球，毛芒可畏，觸之如蠶，薰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

僕有一相識，能治馬背騷。有富家翁買馬，直百餘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飲人，求爲治之。酒未三行，而騷以正舉座大笑。其用味烹豬湯一味，煖令熱，浴之，其騷隨手卽正，不復回。良久乃以少冷水洗之。此物能令馬尾軟細，及治焦禿，頻以洗之，不月餘，效極神。良秘之秘之。

馬肺損，鼻中出膿，醫所不療。云：「肺藥率用涼冷，須食上飲之，而肺痛甚，草所制，不敢食草。若不食而飲涼藥，是速其死也。故不醫。有老辛教予以蘆根煮粳米作粥，入少許阿膠啖之，馬乃收食。食已用常肺藥入訶梨，勤皮飲之。涼藥爲訶子所澀，於肺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